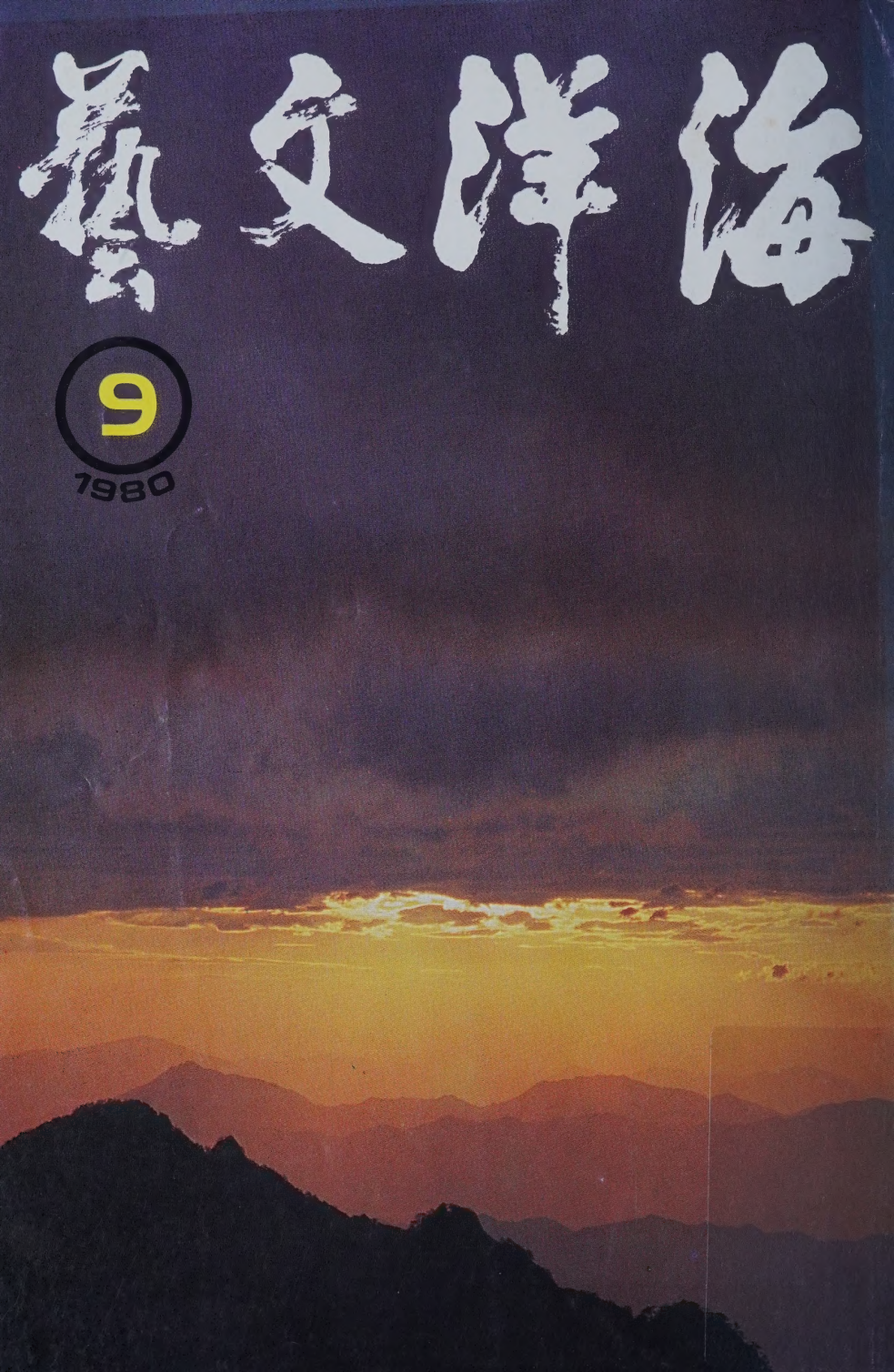
藝文洋海

9

1980



阿拉伯少女（寫速筆竹）　林信作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APR 28 2026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九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題字：劉海粟

論說・訪問・回憶・書評

鄭愁予和他的詩	葉如新	七〇
《王維寶畫集》序	黃蒙田	三八
魯迅與李叔同	張向天	六二
淺談曹禺劇作	憶 揚	一〇九
寶劍鋒芒磨礪出	陳煥展	四八
夢裏《邊城》四十載	徐昌霖	四二
眞情的詩篇	夏 雲	一一三
讀文雜寫六題	東 瑞	一一六

劇本・小說・散文・雜記

鬼蜮花殃（《紅樓夢》話劇本）	趙清閣	四
富有	雙 翼	七七

木石與鋼鐵　秦　松　五四
遙遠的夢　陶　然　一〇六
記生命的一天　竹紫君　一二八
活葉雜記　馬國亮　五八
漫談稱謂　錢歌川　一四〇

兒童文學・比較文學

從果園裏看到的……　郭　風　一〇一
黃貓　襄　汀　一二三
福爾摩斯探案中的中國古代傳說　枕　書　一三二

詩歌・譯文

夜　蔡其矯　九〇
地球的搖滾樂　秦　松　九七
有一本詩集賣我七十八塊　原　甸　八八
迷幻的夢　洪　荒　九四
旅途詩草　陳浩泉　九二
我又看見海了　田　野　一二二

傣家少女　周艮沛　一一九
臨江仙　許峨　一二〇
絳秋詩草　李學鑫　四一
古文體自由詩試製四題　歐外鷗　一二一
關於短篇小說（英）史丹·巴斯吐作　李昕譯　六六
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故事（新加坡）CATHERINE LIM作　林桐譯　一二五

外國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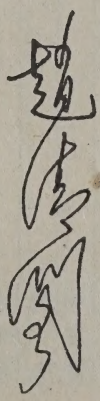
肯雅女小說家麗貝卡的《連漪》　明華　九六
尼日利亞小說家阿米廸　馬利　一三九
印名作家昌德誕生一百週年　童曼　三七
加拿大和瑞士聯合設立文學獎金　秦毅　三六
女作家版稅收入壓倒羣雄　米葦　一一五
詩人坦尼森手稿以十萬英磅賣出　童曼　一〇五

畫頁

黃山之霞（攝影）　水禾田　封面
阿拉伯少女（竹筆速寫）　林信　封二
暗香（國畫）　張綬葆　封三
秋葉（彩墨）　郁風　封底

鬼蜮花殃

——《紅樓夢》話劇本



人物表

晴　雯：十四五歲到十七八歲。賈寶玉的大丫環，也是朋友。美貌而不喜修飾。性行純真、倔强，而不諳世故；是一個「身居下賤，心比天高」的女子。雖遭嫉妒誣陷，迫害致死；而始終清白，倨傲，不爲富貴所淫，不爲威武所屈。所以深得賈寶玉的同情、敬重。

襲　人：十五六歲到十八九歲。賈寶玉的大丫環，又是「未開臉」的侍妾。貌似賢惠，巧僞奸險。自命爲封建正統的衛道者，甘充王夫人的耳目心腹，舉附統治階級，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而不惜出賣同儕。

賈寶玉：十五六歲到十七八歲。賈家「榮國府」的貴公子。風流儒雅，才情橫溢。對奴僕貧寒，平等相待，沒有尊卑之分。但徒具叛逆封建禮教的思想，也只是忍氣吞聲，不敢反抗。

麝　月：十四五歲到十七八歲。賈寶玉的大丫環，襲人的助手。平庸簡單。

芳　官：十二三歲到十五六歲。原是賈府買養學戲的優伶，後來又派了服侍賈寶玉。秀麗，天眞，有志氣。關鍵時刻敢於抵制强權勢力，反抗壓迫。

紅　玉：十六七歲。賈寶玉的二等丫環。俊俏，伶俐，要强，好勝。

茜　雪：十五六歲。賈寶玉的小丫頭。老實溫順。

墜　兒：十四五歲。賈寶玉的小丫頭。幼稚，貪小利。

王夫人：五十多歲。賈寶玉的母親。是個口唸阿彌陀佛心似蛇蠍的假冒僞善者。

王熙鳳：二十二三歲。王夫人的侄女，賈璉之妻。「榮國府」的管家主婦。風韻雍容，精明能幹。

平　兒：二十歲。王熙鳳的心腹丫環，又是賈璉的侍妾。仁義厚道。

芳官乾娘：四十多歲。芳官的養母。兇悍粗暴。

宋媽媽：四十多歲。賈寶玉的女僕。

王善保家：五十多歲。王熙鳳婆婆那夫人的心腹陪房。刁鑽險惡的勢利小人。

周瑞家：五十多歲。王夫人的心腹陪房。

茗　烟：十五六歲。賈寶玉的小廝，天眞憨厚。

焦　大：七十多歲。寧國府祖上的老僕。忠誠耿直，剛正不阿。

賈　蓉：二十歲。寧國府賈珍之子。紈袴子弟。

其　他：小廝甲、乙、丙。小丫頭們、婆子們

序　幕

時間：清朝乾隆初年間的一次上元節後

人物：賈寶玉　王熙鳳　賈蓉　焦大　茗烟　小廝甲、乙、丙、小丫頭、婆子。

佈景：賈家榮、寧兩府大門外。舞台左首露出門樓一角，珠漆大門，門楣上有金字匾額，寫着「勅造寧國府」。舞台右首稍偏，是榮國府大門，門楣上也有金匾。兩府門前都蹲着一對石獅子，仰首翹尾，潔白可人。兩府大門關閉，靠裏有角門供出入。

幕啓：榮寧兩府大門口都懸掛大紅宮燈，輝煌如晝，雖然上元節已過，節日氣氛依舊很濃。老僕焦大滿臉于頦鬍子，坐在寧國府石階上，身邊放着一壺酒，自斟自酌，醉態矇矓地信口笑罵。兩個小廝坐在兩旁聽他講話，和他打諢。這時茗烟提着燈籠自右角門走來。

小廝甲：茗烟來啦！

茗　烟：來接我們寶二爺和璉二奶奶，轎子等在角門外了。

小廝甲：還早哩！

小廝乙：坐會兒，聽焦爺講故事。

茗　烟：（走過去）講什麼故事？焦爺！

焦　大：（瞇起眼睛，神往地）就是這一次出兵，太爺打了敗仗，我把太爺從死人堆裏背了出來，才算得了命。（說罷喝乾一杯酒）

小廝甲：那你的功勞可不小！

焦　大：（得意）嗐，救出了太爺，沒的吃，我就去偷點東西給他吃，可我自己只好挨餓。有兩天沒見水，我好不容易向人家討了半碗給太爺喝，我自己渴的要命，只好喝馬尿。（呷了一大口酒）

茗　烟：（笑）哈哈，焦爺，馬尿是什麼味兒？

焦　大：壞小子，你上馬廄裏去嚐嚐就知道了。

〔衆笑。小廝丙從左角門走來。

小廝丙：焦爺，賴總管派你去送秦相公。茗烟，璉二奶奶說燈火亮堂堂的，轎子不用抬進來了。

小廝乙：（笑向焦大）聽見沒有？老爺子，裏頭叫你去送秦相公回家。

焦　大：（瞪大了眼睛）不去！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有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客的事就派我！

〔寧國府裏傳來男女談話聲，笑聲。

聲　音：（是王熙鳳）大嫂子，你們娘倆留步吧，蓉兒媳婦身子不好，鬧了她半天也該讓她歇着了，有蓉兒送我出去就行了。

聲　音：（是尤氏）那我就不送你了。還有秦相公呢？

聲　音：（是賈蓉）外頭派了焦大送秦兄弟，請秦兄弟等等，我出去看看。

〔小廝們聞聲都站了起來，只有焦大不動。

焦　大：（乘着酒興更叫罵起來）你姓賴的也不想想，焦太爺翹起一條腿，比你的頭還高呢！

〔王熙鳳和賈寶玉、賈蓉，在幾個丫環婆子的簇擁下走出左角門。茗烟連忙打着燈籠迎上去。

小廝甲：（小聲）焦爺，蓉哥兒出來了。

焦　大：（大聲）蓉哥兒怎麼樣？你焦爺眼裏就沒有這些王八羔子！

〔賈寶玉好奇地走向焦大。

王熙鳳：（聽了焦大的話吃了一驚）蓉兒，這成什麼體統？咱們這樣人家，連個王法規矩也沒有了，倘或給親友聽見，豈不笑話！快打發他遠遠的去。

賈　蓉：是！一定又喝醉了。（向小廝們）你們站着幹什麼？快給我捆起來，等明天酒醒了再問他還尋死

不尋死了？

〔小廝們去拖拉焦大。

焦　大：（霍地站了起來，揮開小廝，指着賈蓉撒野地）蓉哥兒，你別在焦大面前使主子性兒，甭說你，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沒有焦大，你們休想作官兒，享榮華富貴；是焦大救了你祖宗，你祖宗才掙下這份家業。如今不報我的恩，倒和我充起主子來了！哼，不跟我說別的便罷，若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賈　蓉：（怒喝）把他拖到馬圈裏去，用馬糞填他的嘴！

寶　玉：（不禁動容，制止賈蓉）不要這樣！

王熙鳳：寶兄弟，快過來，咱們該回去了。

〔小廝們撲上去揪住焦大往左外首拖。

焦　大：（掙扎着邊走邊嚷嚷）別拉我，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哪裏承望他老人家生下這些畜牲來；每天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都知道；咱們是肮臢折了，往袖子裏藏，除了這兩頭石獅子，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乾淨。

〔賈蓉氣急敗壞地跑過去幫着小廝們把焦大推出去。

寶　玉：（震驚地呆住了）啊！

王熙鳳：（拉住賈寶玉）走吧，寶兄弟！

寶　玉：（走了幾步，詫異地）姐姐，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

王熙鳳：（責叱地）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溷浸的壞話，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裝作沒聽見，還要問！等回去我告訴老太太，看撻你不撻你！

寶　玉：（孩子氣地）好姐姐，我再也不問了。我只是想，咱們這裏是個什麼家呢？（言下有些困惑）

〔王熙鳳沒理賈寶玉，疾步走向右角門，賈寶玉只好隨着走去。茗烟執燈護送。

（幕落）

第一場

時間：同上

人物：晴雯　襲人　麝月　茜雪　紅玉　賈寶玉　小丫頭

佈景：絳芸軒，賈寶玉的書房。舞台左側下首有門，懸布帘，門斗上貼着「絳芸軒」紅紙黑字。左上首有門通套間。舞台右側有窗。上首置書案、書架、古玩

櫥。下首置火盆。中間置圓桌，椅子。室內陳設各種盆景，如蘭草、水仙、紅梅，都已盛開。

幕啓：晴雯和茜雪，小丫頭在圓桌上玩牙牌，麝月和紅玉坐在一旁看他們玩。燈火明亮，溫暖如春。晴雯坐庄，開牌不妙，茜雪開牌大喜。

茜　雪：（拍手笑着）晴雯姐姐輸了，我們都贏了，快給我們瓜子，多給一點！

晴　雯：（抓瓜子給大家）再來！（又開牌）哈，這回我贏了，茜雪怎麼不開牌？

茜　雪：（稚氣地搖着頭）這回不算！

晴　雯：壞蹄子，不許賴，快伸手讓我打！

（茜雪放下牌逃了，晴雯一把捉住茜雪就打。麝月和紅玉都笑了。這時賈寶玉自外面走來，攔住了晴雯，茜雪乘隙跑了，紅玉和小丫頭也都向門外走去。

賈寶玉：罷了，你是大姐姐，饒了她吧！大節下別打人。

晴　雯：你不知道，講好的輸了打手，贏了吃瓜子，小蹄子只要吃瓜子，不許打手！

賈寶玉：爲什麼不賭錢呢？輸贏都給錢好了。

麝　月：說的方便，誰有錢？

賈寶玉：（笑指套間）我那床底下堆了許多錢，還不夠你們輸的？（環顧，茜雪已不在）咦，茜雪他們怎麼都走了？

晴　雯：爺回來了，他們小丫頭子不敢在屋裏。（說着收拾了牙牌）

賈寶玉：這是爲什麼？

麝　月：（端茶給賈寶玉）二爺忘了，這是老規矩。（說罷走出去）

賈寶玉：（坐下感慨地）嗐，這些束縛人的規矩，以後免了吧！（想起什麼）晴雯，早上我寫的三個字呢？

晴　雯：（天眞地笑了）還說哩，早上你叫我研了許多墨，可你只寫了三個字，丟了筆就走了，哄的我等了一天，現在你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才行。（拉起賈寶玉）

賈寶玉：字在那裏，讓我看看。

晴　雯：你這個人眞是喝醉酒了，你出去的時候囑咐我把字貼在門斗上，我還怕別人貼歪了，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手都凍僵了。你來瞧！（開門，指門斗上的字）

賈寶玉：（看字）我竟忘了，有人看見沒有？

晴　雯：林姑娘看見了，她說這字寫的好，明兒還叫你給她寫字哩！

賈寶玉：（轉身一笑）這是她哄你。襲人呢？

晴　雯：（關上門，向套間呶嘴）在屋裏忙着。

賈寶玉：哦，今兒我在那邊東府裏吃飯，有一碟子豆付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就和珍大奶奶要了，叫人送過來。你可吃了？

晴　雯：（爽朗地）別提了，一送來我就知道是給我的，偏巧我剛吃了飯，就擱在那兒，誰想李奶奶看見了，說拿給我孫子吃吧，她就拿家去了。

賈寶玉：（不高興）這是怎麼說！我也常常送東西給他，還要拿這裏的，也太貪了。

〔襲人從套間走出來，已聽見賈寶玉和晴雯的話，妒嫉地暗暗搖頭。

襲　人：二爺回來了，今天在東府裏玩些什麼，講給我聽聽。（坐桌旁）

賈寶玉：（也坐桌旁）告訴你們，我今天玩的眞高興，東府裏會芳園的梅花盛開，珍大奶奶擺酒賞花，這倒不稀罕，稀罕的是我結識了一個出色人物。

晴　雯：（坐火盆前）什麼出色人物？

賈寶玉：（贊嘆地）就是蓉兒媳婦的兄弟秦鍾，他出身貧寒，却是人品出衆，性行清高！看了他，我就比成泥猪癩狗了！可恨我偏生在這侯門公府，若是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和他結交了，都爲貧富限制了我們。

襲　人：這話奇怪，人家盼着生在侯門公府還不能哩！就是我們，得在這裏當丫頭也是福氣。

晴　雯：（白了襲人一眼）只有你這樣想，我可不——

襲　人：（打斷晴雯，嚴肅正經地）依我看，你是金枝玉葉之身，原該結交些王孫公子，爲官作宰的人，清寒子弟再好，那裏比得他們？

晴　雯：（不服）難道清寒子弟都是壞人麼？可你我不也是窮苦人家的女兒嗎？

賈寶玉：（拍手）晴雯說得有理！其實好人多是出身貧賤，你看我比秦相公尊貴，其實我不過是錦繡綾羅裹的一根朽木，美酒羊羔塡了我這糞窟，富貴二字讓我們這種子弟塗毒了！（言下不勝感喟）

襲　人：（嬌嗔地）二爺，你又胡說了！

賈寶玉：我沒有胡說，剛才回來的時候，那府裏的焦大也在罵我們，他爲我們這些不成材的子弟生氣！

晴　雯（好奇地）焦大敢罵你們？

襲　人：好妹妹，你就少問一句吧！誰不知道焦大是那府裏的一個沒王法的東西！

賈寶玉：（爭辯）焦大是那府裏的忠心老僕，跟太爺打過仗，出生入死，有功勞，我們應該尊重他才對。

襲　人：時候不早了，小爺，快睡覺吧！明兒也該溫溫書了，上元節一過，老爺就要催你上學了。

賈寶玉：你不用操心，過幾天我就到家塾去。我已經回了老太太，讓那秦相公也到我們家塾讀書，因爲他父親沒有錢給他請先生。以後有他陪我讀書，我也不冷清了。

晴　雯：（譏笑）爺上學去了，襲人姐姐可要冷清了！

襲　人：小蹄子，就會磨牙，看我來撕你的嘴！（追打晴雯）

晴　雯：（躲到賈寶玉背後）二爺！

賈寶玉：（護住晴雯）不要鬧了，我再告訴你們一件事，聽珍大嫂、璉二嫂子說，大姐姐明年上元節回來省親，我們家就要造園子準備迎接她了。

襲　人：（額手稱頌）噯呀，這可是皇恩浩蕩，古今少有的事，貴妃娘娘眞福氣！

賈寶玉：還說，皇上大開方便之恩，不但大姐姐可以回來，今後一個月裏還有兩天，准許家屬親人進宮去探望大姐姐。什麼皇恩浩蕩，這原本是應該的。

晴　雯：（率直地）對，誰家女兒沒有父母姊妹，偏一進了宮，就永世隔絕了，眞不講理！

賈寶玉：（頻頻點頭）等園子造好了，我們就有玩的地方了。說不定大姐姐遊幸以後，我們還能住進去呢！

晴　雯：（拍手）那才好哩！

襲　人：可以安歇了，二爺，有話明兒再說吧！（說着向套間走去）

賈寶玉：晴雯，幫我脫衣服去！

晴　雯：（連連擺手）我不會幹這些，你找襲人麝月去吧！

（說罷向門外跑去）

（賈寶玉目送晴雯去後，興猶未盡，走向書案前坐下順手拿起一本書翻了翻，又厭惡地撂下，站起來端着茶杯準備倒水。這時紅玉自門外走進來。

紅　玉：（見賈寶玉要倒水，忙上前阻止）二爺，我來倒，仔細燙了手！（拿過茶杯倒了水）

賈寶玉：（猛然一驚）你從哪裏忽然來了？嚇我一跳！

紅　玉：（乖巧地）我才從外頭進來，以爲二爺睡了，好收拾收拾燈火。怎麼二爺就沒聽見我的脚步響？

賈寶玉：（打量紅玉）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

紅　玉：是的。

賈寶玉：（注視）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

紅　玉：（莞爾一笑）二爺不認得的多哩，我們從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的，眼見的事一點不作，二爺在屋裏我們又不敢進來，所以不認得。

賈寶玉：那是說小丫頭們，你已經不小了。

紅　玉：（環顧，輕聲抑鬱地）這話我也難說。（說罷收拾火盆）

賈寶玉：你叫什麼？

紅　玉：我原叫紅玉，因爲玉字犯了二爺、林姑娘的名諱，如今改叫小紅。

賈寶玉：（搖頭，大聲地）豈有此理！你叫紅玉礙我們什麼，不要改，只管叫紅玉！

麝　月：（悄悄走來，先聽了一會紅玉講話，不滿地）小紅！你在屋裏作什麼？

（賈寶玉看看他們，有點怕是非，欲言又止，向套間走去。

紅　玉：我何嘗在屋裏，只因二爺要茶喝，姐姐們不在，我就進來給二爺倒了茶。

麝　月：（冷笑）這倒是個巧宗兒，你多等幾個巧宗兒，就好上來了。

賈寶玉：（從套間探頭向外叫了一聲）麝月！

麝　月：（應了一聲，睨視紅玉一眼，走進套間。）

紅　玉：（目睹麝月走後，淡淡一笑，喃喃自語。）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左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就要幹各人的去了，誰能守着誰一輩子不成?!（說罷憤憤地一口吹熄了燭燈）

（黑暗寂靜中紅玉走了出去。

（幕落）

第二場

時間：一年後的夏天

人物：晴雯　襲人　王熙鳳　賈寶玉　紅玉　芳官　茜雪　墜兒　芳官乾娘　王善保家的　小丫頭

佈景：大觀園怡紅院。舞台正中門楣上懸匾，寫着「怡紅快綠」四字，門旁有窗，掛紗帘。門外有株欄廻廊通庭院。舞台左首爲庭院一隅，有籬笆圍墻，墻邊一排薔薇架，花開正茂。置石桌、櫈、涼榻。舞台

右首芭蕉成蔭。一派怡紅快綠的景色。

幕啓：紅玉和墜兒站在芭蕉葉下。庭院靜悄悄的，只聽見蟬鳴不息。

墜　兒：（從身上拿出一條手絹）小紅姐姐，你瞧這手帕子可是你前幾天丟的那塊？

紅　玉：（接過手絹看看）你是哪裏撿到的？

墜　兒：不是我撿的，是芸二爺撿的。如果是你的，你就拿着；不過要謝我，還要謝芸二爺。

紅　玉：帕子是我的，等會子謝你。

墜　兒：芸二爺呢？他說了，你不謝他就不許我給你帕子。

紅　玉：（收起手絹，不屑地）胡說！一個爺們家撿了我們的東西，原該還的，討什麼謝？眞不害臊！

（這時王熙鳳和襲人從屋裏走出來，邊走邊說話，墜兒連忙跑向右首去了。

王熙鳳：（搖着團扇走向石欄）咱們還是在院子裏說話吧，屋裏悶熱。

紅　玉：二奶奶請坐，我給你倒茶去。（說罷向屋裏走去）

襲　人：（站在王熙鳳旁邊，輕輕搖着團扇，思慮地）二奶奶可知道太太叫我，有什麼事嗎？

王熙鳳：恐怕還是爲了金釧兒的事，太太有話問你。

襲　人：我也只聽說金釧兒被太太打了，又攆了出去，別的就不知道了。（言下有些狐疑不安）

王熙鳳：（笑了笑）你放心，這事與你不相干。不過金釧兒的事是打寶兄弟身上起的，也不知金釧兒前天和寶兄弟講了些什麼，給太太聽見了；太太生氣，打了她的嘴巴子，昨天才攆了，不想這丫頭就投井自盡了。如今太太正爲這難過，雖然賞了她媽五十兩銀子，心裏總覺不安。

襲　人：（先一驚，又轉而諂媚地）原來金釧兒投井了！太太是慈善人，也算盡了主僕情分。只怪金釧兒不好，爲什麼要和爺們厮鬧，成何體統呢?!太太最恨這事，是該教訓的。就說我們二爺，也不好，成天和丫頭們沒上沒下的，不像個主子。

（晴雯在屋裏捲簾子，看見王熙鳳和襲人講話，連忙廻避。

王熙鳳：（誇贊地）你眞是個明白人，怪不得太太背後常誇你懂事知禮，原來太太早看上你了。嘻嘻！

襲　人：（有點受寵若驚）二奶奶不要取笑了。爲了我們爺，我也正想回太太一些話。

紅　玉：（端一碗茶走來）二奶奶，天熱，我給你冰了一

碗涼茶來了。

王熙鳳：（接茶喝了一口，看看紅玉）這丫頭倒伶俐，今天我沒讓人跟進來，我使使你辦件事吧，到我屋裏去告訴你平兒姐姐，就說外頭桌子上，放着一捲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花匠的工錢，等張材家的來了，當面稱了給他。記住了嗎？

襲　人：只怕她記不住這麼多話吧！

紅　玉：（不經意地）那我就背一遍給二奶奶聽聽。

王熙鳳：不用了。若是你辦得好，明兒你就跟我去，我正短一個人使喚。我調理調理，你就有出息了，你願意嗎？

紅　玉：自然願意，跟着二奶奶也好長長見識，學學本事。

（說罷向左首下）

王熙鳳：（向襲人）就這麼說定了，你告訴寶兄弟，叫他再要人，把這個丫頭給我。（說着站起來）咱們走吧！

襲　人：好的。（向屋裏大聲地）晴雯，二爺回來，就說太太叫我問話去了。小蹄子們又不知道都逛到那裏去了。（說着扶王熙鳳走進屋裏。）

芳官：（短衫長褲，披散着頭髮自右首跑來）襲人姐姐，我在後院裏。

（晴雯搖着宮扇，緩步自右首走到庭院。

晴　雯：（鬱鬱不樂的樣子）好像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服侍他似的，沒有你他就活不成！（坐石欄上）

（芳官乾娘端着一銅盆水自右首走來。

乾　娘：（大聲）芳官，叫你洗頭，你怎麼跑到前院來了？

（把水放在地上）

芳　官：（孩子氣地）不洗，你把你洗剩的髒水給我洗，就是不洗！再舀乾淨水來我才洗。

乾　娘：（粗聲粗氣）你少作怪！洗個頭也挑三撿四的！

芳　官：（爭辯）你沒良心，我每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去用了，連洗頭水都不給！

乾　娘：（羞惱兇悍地）放屁！你這一點點猴崽子，也醎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走過去拉住芳官打了一巴掌）快過來洗！

芳　官：（哇地哭了，掙脫乾娘，一眼看見晴雯，跑過去叫着）晴雯姐姐，乾娘打我！

（這時王善保家的躲在薔薇架下偷着剪花，一面竊聽芳官和乾娘的吵鬧。

晴　雯：（向乾娘責斥地）嚷嚷什麼？這裏是打人的地方

嗎？眞正越老越沒規矩！

乾　娘：（理直氣壯）我是她乾娘，一天叫娘，終生是母，她敢頂撞我，我就打得！（拉芳官）

芳　官：（有晴雯壯了胆子，撲向乾娘）你打，你打死我吧！

〔乾娘打芳官，芳官用頭頂着乾娘，大哭。

晴　雯：（看不過，不平地走過去一把拉開芳官，向乾娘喝叱）不許鬧！你去問問，這園子裏誰在主子院子管教女兒？不要說她不是你親生的，就是親生的，如今有了主子，她不好自有主子打罵，還有比她大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管教她，用不着你多操心！

乾　娘：嗐，連乾女兒也管不得了！

晴　雯：（正直地）你像個乾娘嗎？芳官失親少眷的，你賺了她的月錢不照看她，還要挫磨她，也太狠心了。芳官，我屋裏有花露油，自己洗頭去，不要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你不成！（轉身走向薔薇架）

芳　官：（得意地指着乾娘）你老人家走吧，我自己洗頭去了。（說罷向屋裏跑去）

〔乾娘氣呼呼地端了水盆咕嚕着走了。王善保家的暗暗搖頭，看見晴雯走過來，連忙躲避。

晴　雯：（發現有人，喝問）誰？誰在偷花兒？

王善保家：（只好向晴雯招呼）我，晴雯姑娘！我是那邊大太太陪房的王善保家，大太太叫我來找璉二奶奶的。

晴　雯：（沒好氣地）二奶奶早走了。你怎麼剪了許多花兒？

王善保家：（搭訕地）我剪幾朵花兒帶給大太太去。

紅　玉：（興冲冲自左首走來）晴雯姐姐，我這就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了，二奶奶等人使喚。

〔王善保家的乘隙連忙向左首下。

晴　雯：看把你高興的這個樣兒，爬上高枝兒了！有本事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上才算福氣。

紅　玉：（感嘆地）嗐！能離開這園子也好，一個個烏眼鷄似的，你容不得我，我容不得你，何苦來！（說罷向右首走去）

晴　雯：（有所觸動，坐到涼榻上沉思自語地）這蹄子說的對，看不出她倒是個有心眼兒的。

〔賈寶玉出現在屋裏窗前。

賈寶玉：晴雯！襲人！（邊喊邊走到庭院尋視，手裏拿着

紙扇）

〔茜雪、墜兒跑了來。

茜　雪：二爺要什麼？

賈寶玉：（看見涼榻上有人，擺擺手，走過去）

晴　雯：（不理，賭氣背過身子）

賈寶玉：（推推晴雯，坐在一旁）原來你在這裏，怎麼不理我？

晴　雯：（翻身站起，冷冷地）何苦又來招我?!

賈寶玉：（笑了，坦蕩地）是你呀，我還當是襲人哩。你身子單薄，不要只顧貪涼，坐在風口上。

晴　雯：沒那麼嬌嫩。你找襲人，她到上頭太太那裏討賞去了。（說罷要走）

賈寶玉：（拉住晴雯）坐會子說說話兒！

茜　雪：（端一碗茶走來）麝月姐姐在洗頭，叫我冲了一碗玫瑰露給二爺喝。

賈寶玉：（接過碗喝了一口）晴雯，屋裏有新鮮櫻桃，去拿些來吃！

晴　雯：要吃等麝月他們打發你吃，我慌慌張張的，早上連爺的扇子都跌壞了，倘或再打壞盤呀碗的，更了不得！（說罷又要走）

賈寶玉：（拉住不放）哦，你還在生氣！瞧你的性子越發嬌慣了，早上就是跌壞了扇子，我不過說了你兩句，叫你以後仔細些，這話錯了嗎？

晴　雯：（站起身）怪熱的，拉拉扯扯像什麼樣子。

賈寶玉：我也怪熱的，剛才又吃了好些酒，咱們洗洗澡去！

晴　雯：（連連擺手閃開）罷罷，我可不服侍爺洗澡，麝月才洗了澡，你找她服侍你，我不會幹這些事。

賈寶玉：既這麼着，咱們還是吃菓子！

晴　雯：先前說過，我不配打發你吃菓子。

賈寶玉：你怕打壞東西嗎？不要緊，這些東西原是供人使用，各自性情不同，你喜歡這樣，我喜歡那樣，比如盤子原是盛菓子的，你若喜歡聽那響聲，就故意打碎了也可以，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又比如扇子原是搧風的，你要撕着玩兒也可以，只是不能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我斷然沒有重物輕人之心。像大老爺，家裏放着無數的扇子，還嫌不好，聽說有個石獃子藏着幾把古扇子，他出五百兩銀子非買過來不行。偏那石獃子執意不肯賣，他就叫賈雨村這個臟官，用勢力沒收了石獃子的扇子，把石獃子氣的命都難保！

晴　雯：（不禁聽得動容）就是老爺常叫你去陪客的那個賈雨村嗎？

賈寶玉：正是他，我最討厭他，所以總不願去見他；襲人還怪我不親近爲官作宰的人，她那裏知道這是個國賊祿蠹！

晴　雯：（暗暗欽敬）這樣看來，大老爺和賈雨村那是重物輕人，你是輕物重人的?!

賈寶玉：一點不錯！

晴　雯：（故意試探地）既這麼說，我最喜歡撕扇子玩兒，你就拿扇子來給我撕吧！

賈寶玉：（毫不遲疑地把手裏的扇子給晴雯）這有什麼，你喜歡撕就撕吧！

晴　雯：（接過扇子，稍一思忖，隨即撕成兩半。）

賈寶玉：（拍手笑着）響的好聽，再撕響些！

晴　雯：（眞的又嗤嗤撕了幾聲，不覺也笑了。）眞好聽！

〔麝月搖着紙扇自屋裏走出來。

麝　月：（看看晴雯，不解地）你們在作什麼？

賈寶玉：（一眼看見麝月手中的扇子，不由分說，上前奪了遞給晴雯）還撕！

晴　雯：（接過扇子又撕了幾半，得意地大笑）哈哈哈！

麝　月：（不高興地）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

賈寶玉：什麼好東西，我賠你，扇子匣裏你撿去。

麝　月：（譏諷地）那就把匣子裏的扇子搬了出來，讓她盡興的撕吧！

賈寶玉：好，你快搬去！

麝　月：我可不造這孽，她沒折了手，叫她自己搬去。

晴　雯：（笑着搖頭）夠了，我也乏了，明兒再撕吧！

〔這時襲人自屋裏走出來，佇立廻廊上看到這情景，不滿地頻頻搖頭。茜雪跟在後面。

賈寶玉：（得意地）古人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

襲　人：（走過來）嘖嘖嘖，我才一時不到，就生出事故來。太太說了，爺仔細點，老爺還叫你上學裏讀書去，不能任着你在園子裏鬧。

賈寶玉：（感慨地）提起上學，我就想起秦相公，眨眼間秦相公和蓉兒媳婦都死去一年多了！

襲　人：罷了，秦相公活着也沒見你們讀什麼書，倒是去大鬧了學館！茜雪，把這些破扇子撿起來。

賈寶玉：（白了襲人一眼，不願理喻，轉身走向屋裏。）

襲　人：二奶奶叫回爺一聲，小紅她要去了。

賈寶玉：（止步回頭）爲什麼？

襲　人：二奶奶短人使喚，看見小紅還伶俐，就叫跟她去了。咱們這裏橫豎人也夠使了。

賈寶玉：（不高興地）哼，連有個像點樣的丫頭也容不得！

（說罷拂袖走向屋裏）

襲　人：麝月，服侍爺洗澡去吧！（跟了賈寶玉走向屋裏）

麝　月：（應了一聲，隨下）

晴　雯：（坐到涼榻上，看着襲人的背身，冷笑了笑。）瞧那神氣兒，就要當上姨奶奶了！

（幕落）

第三場

時間：又一年的隆冬十一月

人物：晴雯　麝月　平兒　芳官　賈寶玉　墜兒　茜雪　宋媽媽

佈景：怡紅院賈寶玉住室。舞台中上首有一排窗，懸細紗軟帘，透明可見窗外芭蕉葱郁。窗下置書案、書架、古玩橱，裏面放一座自鳴鐘。舞台左上首有門通窗外廻廊。左下首置屏風、炕榻、火盆。舞台右上首有煖閣，爲賈寶玉臥房，懸大紅綉幔。閣外置穿衣鏡。右下首有門通後面丫環們臥房。

幕啓：屋裏靜悄悄的，自鳴鐘響了兩下，麝月在穿衣鏡前服侍賈寶玉穿衣。

麝　月：剛才太太打發人來告訴爺，明天是舅太爺的正生日，太太身上不好，不能親自去了，叫二爺今天去煖壽，明天再去拜壽。

賈寶玉：（不耐煩地）一年到頭鬧生日也鬧不清！

（晴雯病懨懨地自右門走進，在火盆前烤烤手，又坐到炕上。

賈寶玉：（連忙趨向炕前）晴雯，吃了藥，今天好些嗎？

晴　雯：（鼻塞聲重）什麼大夫，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不給人吃，病會好嗎？

麝　月：（笑勸）你也太性急了，俗話說病來如墻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驗，你只須靜養幾天就好了。

賈寶玉：再不好，明天換個太醫看看。（伸手摸晴雯額）還有些發燒。你屋裏冷，這裏有火盆，你就在這裏躺躺。

晴　雯：頭疼，鼻子塞的難受。

賈寶玉：（思索）麝月，快叫人去和璉二奶奶討一瓶平安散來，嗅嗅鼻子就鬆通了。

麝　月：我打發墜兒去討。（說着向左門走出去）

晴　雯：喊芳官，給我倒碗茶喝。

賈寶玉：我給你倒。（走向煖壺倒水給晴雯）

晴　雯：你該出門了，早去早回！

賈寶玉：我還要到前邊老太太那裏去。芳官！

〔芳官穿着像個男孩兒似的。自右門上。

芳　官：（天眞活潑地）二爺，什麼事？

賈寶玉：在這裏陪陪晴雯姐姐，不要只在外面貪玩。

芳　官：知道了。（搬了個櫈子站上去看自鳴鐘。）

賈寶玉：（笑着搖搖頭）芳官，你又逛自鳴鐘！

芳　官：我瞧瞧什麼時候了！（說着把鐘墜子幌弄幌弄又跳下櫈子）

晴　雯：芳官，我看你那天才能長大，還這樣淘氣。

麝　月：一點女孩兒的斯文靦腆都沒有！（走進煖閣）

賈寶玉：（端詳芳官，笑着）你看她多麼像個男孩兒，索性也改了男孩兒的名字吧！（想了想）以後就叫耶律雄奴，又別致，這是小番的名字。

芳　官：（十分高興）既如此，你出門也帶着我，只說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

賈寶玉：不行，到底看的出來是女子。

芳　官：那就在屋裏，我給你當書僮吧？

賈寶玉：這倒使得！

晴　雯：打扮起來，你們倆像是雙生兄弟。

〔賈寶玉、芳官都笑了。這時墜兒拿着一個小玻璃瓶自左門走進來。

墜　兒：平安散拿到了，平兒姑娘隨後也要來的。（把藥瓶給晴雯）

芳　官：（看小瓶）瞧這小瓶兒，多麼精貴好玩！

墜　兒：平兒姑娘問晴雯姑娘病好了沒有？若還不好，就回家養去。如今時氣不正，沾染了別人事小，寶二爺身子要緊！

晴　雯：（氣惱地）我也不是害瘟病，生怕過了人，我離開這裏，看你們就別頭疼腦熱的！

賈寶玉：（勸慰地）這原是二奶奶的責任，她怕太太知道了說她，叫平兒白囑咐一句。你素日愛生氣，如今肝火更盛了。

麝　月：（笑着）沒病作病，病了又着急生氣的。誰叫你前兒晚上大冷天，跑到院子裏嚇我；沒嚇到我，

自己作出一場病來！

賈寶玉：等平兒來了，告訴她，沒什麼要緊，晴雯不過傷風罷了。這幾天襲人回家去了，我害怕；晴雯再回家，這裏人更少了，怪冷清的。（指小藥瓶）平安散是西洋藥，你快挑些嗅進鼻子裏，打打噴嚏，包你舒服了。

晴　雯：（用手指甲挑藥吸了一點，沒動靜，又吸多些，頓時噴嚏連聲，涕淚交流，忙放下藥瓶。）了不得，好辣，快拿紙來。墜兒！

賈寶玉：（笑）如何？

芳　官：眞靈！（拿過藥瓶也往鼻子裏嗅了嗅，立刻打了幾個噴嚏，連忙放下藥瓶跑進右門）噯喲！

〔大家都笑了。墜兒拿一摺紙給晴雯。

晴　雯：小蹄子，藥也逛得的！（用紙醒鼻涕）

〔這時窗外平兒和茜雪在窗外講話，過了一會茜雪自左門走進來。

茜　雪：麝月姐姐，平姐姐叫你出去一下。

麝　月：（向左門走去）墜兒倒茶來。

晴　雯：（疑心）什麼事鬼鬼祟祟的？定是——（還沒說完，又接連打了幾個噴嚏。）

賈寶玉：通快些吧？

晴　雯：（點點頭）平兒爲什麼不進來？定是和麝月說我病了不回家，來催了。（說着賭氣向右門走去）

賈寶玉：別多心，平兒不是那樣的人。我去聽聽他們講些什麼。（正要向外走）

麝　月：（從左門探頭望望屋裏，看見賈寶玉一個人在，忙擺擺手示意賈寶玉避開，一面向門外招呼。）平姐姐進屋裏坐吧，外頭怪冷的。

賈寶玉：（急忙躲進煖閣去了）

〔平兒自左門走進屋裏，向四週張望一番。

平　兒：（坐炕上，從身上取出一隻金鐲子，小聲地）你看，就是這隻金鑲鐲，能值幾文？前些天丟了原不放在心上，不料今天你們這裏的宋媽媽忽然送給我了，說是小丫頭墜兒偷了，被她看到要了過來的。

麝　月：這小蹄子怎麼這樣下作！

〔賈寶玉在幔後向外探頭，面呈驚訝。

平　兒：是呀，我來告訴你們，以後防着她些，別再使喚她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想法子打發她出去算了。這事我已經囑咐宋媽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她一向在你們身上爭強要勝的，這會子屋裏出了個偷

兒，丟人現眼，於襲人你們也不好看。

〔賈寶玉感動地頻頻點頭。

麝　月：你說的是，這事斷不能聲張！

平　兒：我想着襲人不在家，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眼裏進不去一點灰塵，這會子又病着，給她知道了，是忍不住的，所以只告訴你，我走了。（說罷站起來向右門走去。）

〔麝月送平兒出去。賈寶玉在屋裏踱了幾步，向右門走進。這時宋媽媽自左門上。

宋媽媽：（看看屋裏沒有人，大聲嚷着）寶二爺收拾好沒有？太太叫快到舅老爺家去！（說罷又走出去）

賈寶玉：（走出來喊着）茜雪！

茜　雪：（自左門走來）寶二爺！

〔晴雯走出右門，顯然賈寶玉已經告訴了她墜兒的事，顯得滿臉怒容。

賈寶玉：（向茜雪囑咐）把晴雯姐姐的藥拿到這裏來煎，火盆的火昇旺些。

晴　雯：（擺手）還是拿到茶房去煎吧，弄的這屋裏都是藥氣，如何使得！

賈寶玉：藥氣比一切花香草香都雅！這屋裏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

麝　月：（走進來）那就給你再添上藥香！少爺，該去了，外面催哩！

〔賈寶玉向左門走去，可以看到他經過窗外時還往屋裏望望。茜雪拿藥罐進來，在火盆上煎。

晴　雯：麝月，平兒來有什麼事？（坐火盆前）

麝　月：走過這裏，問問你用了平安散好些麼，我說效驗可快，打了不少噴嚏。

晴　雯：（冷笑笑）你別哄我，我都知道了。把墜兒叫來！

麝　月：（着急地制止）快別嚷嚷，你這一喊出來，讓左鄰右居人家聽見了，多麼難看，再說也辜負了平兒待咱們的一番心意。

晴　雯：只是這氣我忍不下！茜雪，去叫墜兒來！

〔茜雪答應了一聲走出去。

麝　月：（無奈地）你這人就是太任性，不好好養息，病才好一點，又作死！

〔茜雪和墜兒走進來。

墜　兒：（趨向晴雯）姑娘叫我什麼事？

晴　雯：（憤憤地）你倒裝得沒事人似的，我問你，平姑娘的金鐲子是你偷的嗎？

隆　兒：（臉色突變，惶恐地哭了）姑娘，那是我媽叫我偷的，她因爲賭錢輸了，要我偷了鐲子給她去撈本。我偷了就後悔了，還沒給我媽，宋奶奶一問，我就給了宋奶奶，晴雯姑娘，我再也不敢了！

晴　雯：（氣惱地）天下竟有這樣不害臊的媽，不教女兒學好，教女兒偷東西！偏偏也就有你這種現世打嘴的孝順女兒，會聽她的話。你把我們一屋子人的臉都丟盡了！（說得激動，咳嗽了起來）

（芳官也出來了。大家聽了晴雯的話都很生氣。

麝　月：看看，又受涼了，還不快睡着去。

晴　雯：（氣急敗傷地叫着）宋媽媽！麝月，你把平兒的意思告訴宋媽媽。（坐炕上）

宋媽媽：（自左門走進）姑娘叫我？

麝　月：（稍一思忖）也好。宋媽媽，隆兒的事平姑娘已經告訴我們了，她的意思原要等襲人回來再叫隆兒去；我看早也是去，遲也是去，不如這會子去。

晴　雯：寶二爺也說了，怡紅院不能留個偷兒，連累的大家不乾淨。既是早遲總要去的，等襲人回來了攆出去，張揚的誰都知道了，反倒沒臉。

隆　兒：（央告宋媽媽）宋奶奶，替我求求姑娘們，饒了我這一遭吧！

晴　雯：求我們有什麼用，誰叫你眼皮子淺，做出這種事來呢？你若是個好的，也不會聽你媽的調唆。

宋媽媽：（也詰責隆兒）我要是沒看見，不問你，你會把鐲子交給我嗎？平姑娘也和我說了，這兩天老太太正爲了園子裏有人賭錢的事生氣，若知道又出了偷兒，還了得！依我看，二爺和姑娘們都保不了你，快跟我找你媽去吧！（說罷拉了隆兒向左門走去）

（隆兒抱頭痛哭，跟着宋媽媽走去。茜雪把煎好的藥倒到碗裏端給晴雯。

茜　雪：晴雯姐姐，這是頭和藥，趁熱喝吧！

晴　雯：（接過藥嘆了口氣）嗐，這叫自作自受！

麝　月：（有點顧慮）襲人才走幾天，怡紅院就生出這些事，明兒她回來，要抱怨咱們太性急了，還是該等她處置的。

晴　雯：（冷笑）她又不是誰的主子！（喝藥）

麝　月：天短夜長，一眨眼就天黑了！（走向自鳴鐘看看）這勞什子怎麼又不走了！茜雪，該點燈了。

晴　雯：問芳官吧，她擺弄了半天鐘墜子，準是把鐘擺弄壞了！

麝　月：（指責芳官）你呀，實在太淘氣了，眞要打幾下才行。（要打芳官）

〔芳官向左門逃，正巧賈寶玉迎面而來，穿着孔雀裘。

芳　官：阿彌陀佛，寶二爺回來了。寶二爺，麝月姐姐打我！（拉了賈寶玉求救）

賈寶玉：（護住芳官）是爲自鳴鐘的事嗎？我在窗外就聽見了，那洋玩意兒就是容易壞，回來叫人拿出去收拾收拾。

茜　雪：（點亮了燈燭，倒了一碗茶給賈寶玉）二爺喝茶！

麝　月：怎麼這樣快回來了？

賈寶玉：（掏出懷表看看）也不早了，已經是戌時八點鐘了。晴雯，好些嗎？（坐到炕上）

晴　雯：頭不太疼了。（注意賈寶玉衣服）咦，你怎麼換了一件褂子，出去的時候不是穿的這件呀！

麝　月：（也發現了）分明你出去穿的是大紅猩猩毡褂子，這會子變成金碧輝煌的毛氅衣了！

芳　官：（贊美地）眞好看！眞美！

賈寶玉：（脫去孔雀裘，躁脚嘆氣地）嗐！別提了，掃興的很！

麝　月：（詫異地）出了什麼事？

賈寶玉：出去的時候，老太太怕我冷，把這件孔雀裘褂子給了我，說是俄羅斯國的，家裏就只剩這一件了，叫我仔細穿，糟踏了再也沒了。（懊喪地坐到炕上）

麝　月：這是老太太疼你，才給了你，自然要仔細穿。

賈寶玉：可偏偏今兒第一次穿，就被我糟踏了！不留神，香爐的火迸上後襟，燒了個窟窿，明天怎麼再穿出去了！

晴　雯：那就明天不穿了，瞧你急的這樣子！

賈寶玉：（坐立不安）不行，明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囑咐過，叫還穿這個去。

麝　月：（看孔雀裘，連連咂嘴）嘖嘖，燒這麼大個窟窿，眞可惜！只有拿出去，找個能幹的裁縫織補織補了。

賈寶玉：明兒一早就要穿去，那裏來得及！（煩躁地搓手搔頭）

晴　雯：沒福氣穿就罷了，急有什麼用，拿來給我瞧瞧！

麝　月：（把孔雀裘遞給晴雯）你瞧！

晴　雯：（接過孔雀裘細看了看，思索地）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

只怕也可以混得過去！

麝　月：（點頭笑着）你說得是，孔雀金線倒現成有，但這屋裏除了你誰會界線呢？

晴　雯：少不得我就掙命界界吧。芳官，把我的針線筐拿來！

賈寶玉：（不忍）這如何使得，你才好些，再累壞了。

晴　雯：你不用管。

賈寶玉：茜雪，把火盆往炕邊挪挪！

〔茜雪挪火盆。芳官取來針線筐給晴雯。

晴　雯：（挑了一根線比比孔雀裘）這雖不很像，補好了也差不多。

麝　月：很像了，那裏能一模一樣！

芳　官：晴雯姐姐，我來給你紉線！

晴　雯：罷了，我不許你在這裏淘氣。（咳嗽）

芳　官：（調皮地吐舌）我吃飯去了。（向右門跑去）

茜　雪：（倒了碗茶給晴雯）姐姐喝口熱茶！（說罷向左門走去）

晴　雯：（喝了口茶，放炕几上，向麝月）你們都吃飯去吧！（振了振精神，開始穿針紉線）

麝　月：你想吃點什麼嗎？一天都沒吃東西了。

晴　雯：（搖搖頭，只顧作活）不餓。

賈寶玉：（向麝月）叫廚房熬點紅棗粥來。

晴　雯：好了，小爺，少找些麻煩吧！

〔麝月走進右門。賈寶玉搬了一個櫈子，坐在火盆邊，一面烤火一面看晴雯織補。晴雯不時咳嗽兩聲，賈寶玉連忙站起來拿了晴雯的茶碗添了些熱水，遞給晴雯。晴雯接過茶碗，喝了幾口又放下，繼續織補。賈寶玉不安地踱着步。這時外面傳來打更的聲音。

麝　月：（走進來）寶二爺，時候不早了，明兒一早還要出門，你就先去睡覺吧！（看了看晴雯織補）

賈寶玉：我不睏，我在這裏陪陪晴雯。

晴　雯：（抬起頭有氣無力地）小祖宗，我這活兒還早着哩，你可不能熬夜，把眼摳摟了，明兒怎麼作客去？

賈寶玉：你生着病，爲我織補衣服，叫我如何能忍心睡覺？

晴　雯：你在這裏我也靜不下心！麝月，快服侍二爺睡覺！

麝　月：二爺，咱們就別攪她了，讓她靜下心作活吧！

（推賈寶玉走向煖閣，順手放下幔子。）

〔晴雯獨自織補了一會，顯然不太舒服，時而用手揉揉太陽穴，時而伸伸腰，時而咳嗽，時而噴嚏。她好像有些冷，站起來撥弄撥弄火盆，搓搓手又坐下去織補。

賈寶玉：（披着衣服靴着鞋，拿了一件灰鼠斗篷，躡手躡脚走到晴雯背後，輕輕替她披上。）歇會兒吧！

晴　雯：（抬頭微笑地）你怎麼又起來了？

賈寶玉：睡不着，聽見你咳嗽，我怕你冷。（看看火盆）火快熄了，我來添點炭。（坐下撥弄火盆，添了炭。）

晴　雯：（感動，拿起孔雀裘）你瞧，還混得過去嗎？

賈寶玉：（坐到炕上細看，高興地）好的很，若不留心，簡直看不出來！已經快補完了，眞太辛苦你了！

晴　雯：不妨事，只剩幾針了。你去睡覺吧！（繼續織補）

賈寶玉：（走向窗前看看）天快亮了，我給你倒碗熱茶喝！（拿晴雯的茶碗向煖壺倒了茶，又放到炕几上。）

晴　雯：（一口氣織補完，疲憊不堪的樣子。）總算補完了，到底不太像，就這樣馬虎着穿吧，我也只有這點能耐了！（把孔雀裘摺好給賈寶玉，想站起來，一陣頭暈，不支地跌倒。）噯喲！

賈寶玉：（大驚，連忙扔下孔雀裘，憂急地叫着。）晴雯，你怎麼了？麝月，快來！麝月！（扶晴雯）

麝　月：（睡眼矇矓地匆匆自幔後走來）什麼事？（幫着扶起晴雯坐到炕上，摸摸晴雯的額頭。）晴雯！晴雯！

晴　雯：（微微呻吟了一聲）

麝　月：（向賈寶玉、安慰地）醒過來了！這必是使力太過，暈過去了，晴雯！晴雯！醒醒！

賈寶玉：（難過地拭淚）都是我害的，若是有個好歹——（說不下去）

麝　月：瞧你婆婆媽媽的，胡說些什麼！

賈寶玉：快去叫老婆子傳王太醫來！

麝　月：你把芳官他們也喊起來！（說着疾向左門下）

晴　雯：（動了動，掙扎着要坐起來）我，我要回我屋裏去！

賈寶玉：（欣慰地）哦，你好了！你是太累了，我扶你進去睡覺吧！（說着攙扶了晴雯慢慢走進右門）

〔這時窗外已經陽光燦爛，天色大亮了。

（幕落）

第四場

時間：幾年後的秋天

人物：晴雯　賈寶玉　襲人　平兒　王熙鳳　麝月　芳官　王夫人　王善保家的　周瑞家的　茜雪　小丫頭

佈景：同第三場。只是屋裏陳設少了火盆，右偏中多了一張圓桌，幾張椅子。盆景是菊花。

幕啓：襲人獨自坐在圓桌旁作針線。這時窗外有人伏窗向屋裏張望，隨後平兒自左門走進來。

平　兒：你一個人在屋裏嗎？（說着向屋裏四顧）

襲　人：（忙站起來笑迎）平兒姐姐，請坐！寶二爺上林姑娘那裏去了，晴雯又不自在了，還睡着呢，麝月他們在院子裏。（說着倒了一碗茶給平兒）

平　兒：（接過茶碗放桌上，拉襲人併坐榻上，有點機密的神情）我特地來告訴你一件要緊的事！

襲　人：（一驚）又出了什麼事？

平　兒：（附耳低聲地）今兒晚上太太要來抄檢園子，搜查了頭們的東西，你小心點。

襲　人：（大驚）爲了什麼？是不是爲了園子裏有人賭錢，二姑娘的奶媽偷了金鳳的事？

平　兒：那件事倒是辦好了，我求二奶奶把罰賭入官的銀子給了二姑娘的奶媽一些，才贖出了金鳳還給二姑娘。如今又出了新事！

襲　人：到底什麼事呢？

平　兒：（持重而帶點緊張）嗐！就爲老太太屋裏的小丫頭傻大姐，前兒在園子裏撿了一個香囊，被那邊大太太看見，說是壞東西，就叫她的心腹陪房王善保家的送過來給太太了。太太氣的要死，連二奶奶都挨了抱怨。王善保家的又調唆了些不三不四的話，太太分外惱了，定要抄檢園子。我怕你臨時着慌，先送個信給你，也好打點打點，只是千萬別走風。

襲　人：（點點頭，胸有成府地）按說這園子也是該清理清理了，連年生出多少事來；一會兒薔薇硝丟了；一會兒茯苓霜丟了；一會兒金鑲蠟被偷；一會兒金絲鳳被偷；就沒安生過。

平　兒：（苦笑）如今不是東西少了，是多出東西來了，也不知是什麼香袋兒，是哪個沒臉丫頭的，連累大家不乾淨。

襲　人：俗話說，寃有頭債有主，總會查個水落石出的！

平　兒：我走了，回去晚了二奶奶要疑心我給誰報信去哩！

襲　人：（笑）難爲你處處想着我們。

平　兒：我去瞧瞧晴雯，從後門走了。（向右門下）

襲　人：（送平兒到右門）

（一陣脚步聲傳來，窗外清晰地看見王夫人、王熙鳳、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熙熙攘攘走來。麝月匆匆跑進左門。

麝　月：襲人，太太、二奶奶來了！

襲　人：（有些意外）咦，怎麼這樣快來了！（連忙收起針線向左門迎去）

（王夫人，王熙鳳在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小丫頭們簇擁下魚貫而入。

襲　人：（恭敬地）太太，二奶奶，請坐！

（王夫人滿面怒容，盛氣凌人的樣子，坐炕上。王熙鳳侍立一旁，王善保家的和周瑞家的站在下邊，小丫頭兩個，站在遠遠的屏風前面。麝月倒了兩碗茶放到炕几和圓桌上。

麝　月：太太，二奶奶喝茶！

王夫人：（向麝月）這裏不用人服侍，你們都下去，只留襲人在這裏問話！

麝　月：是！（帶了小丫頭走出去）

王夫人：（嚴峻地）襲人！

襲　人：（端莊持重，有點惶恐地跪下）太太！

王夫人：起來回話！還記得那年我講的，叫你用心服侍寶玉，我把寶玉交給你了？

襲　人：（溫馴地）奴才沒忘記太太那年吩咐的話，不敢有半點待慢，太太不信，可以問寶二爺！

王夫人：（感覺有些不對題）我問你，這怡紅院裏除了小丫頭子外，大丫頭都有誰？

襲　人：有晴雯，麝月，秋玫，和我。

王善保家：（忍耐不住，趾高氣昂地插嘴。）太太就是要問晴雯這位二號小姐，她仗着生的模樣比別人標緻，能說會道，掐指要强，小丫頭子稍有不順她心的，就瞪起兩眼來罵人。聽墜兒娘說，墜兒也沒犯什麼大過錯，就攆了出去。

襲　人：（巧僞奸險地）墜兒的事，因爲她偷了平兒姐姐的鐲子，是寶二爺叫攆的，只不過攆的性急了些。若論我們這裏的丫頭們，比起來，都沒有晴雯生得好，又聰明；論舉止言語，她原輕佻些，倒也討人喜歡。

王夫人：（氣憤地）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寶玉屋裏可容

不得這樣的人！晴雯以外還有麼？

襲　人：（稍一思忖）還有芳官也生得不壞。

王善保家：就是那個原先唱戲的，可厲害哪！有一年夏天，我親眼看見她和乾娘拌嘴，撒野，她乾娘管教她，晴雯還護着不讓管。

王夫人：（向襲人）就是你告訴過我的，寶玉給她取個男人名字，叫什麼耶律雄奴的嗎？

襲　人：（點頭，看看右門，有些顧慮，低聲地應了一聲。）是！

王夫人：（向王熙鳳）我看寶玉屋裏，就只有襲人和麝月這兩個大丫頭笨笨的倒好！

王熙鳳：（附和地）太太的眼力自然很是！

王善保家：（鼓唇弄舌，恣意陷害）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園子就得嚴禁些，太太不大進來，沒見這些丫頭們，一個個都像受了封誥似的，成了千金小姐，誰敢哼一聲兒，他們就調唆着姑娘們說是欺負姑娘了。那晴雯更是動不動調唆寶二爺，寶二爺就護着他們，罵我們這些嫁了漢子的女人混賬，比男人還可惡！

王夫人：哦！

王熙鳳：（向王善保家的投了個眼色）王媽媽，你少說些吧，拉扯上寶二爺作什麼？

王夫人：（厲聲）叫晴雯她們都來見我！

襲　人：是！（走進右門）

王夫人：（向王熙鳳怨懟地）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許多，這樣妖精似的東西，我竟沒有看見，再下去我的寶玉就要給她們勾引壞了！

（襲人帶領晴雯、麝月、芳官、茜雪自右門上，一齊向王夫人行跪禮，喊了聲「太太」，並排兒站在正中間。晴雯沒有修飾，髮鬆釵歪，懨懨病態。這時賈寶玉走過窗外，看見屋裏情況連忙走進躲在屏風後面窺望竊聽。

王夫人：（厭惡地上下打量了晴雯，冷笑了笑）好個美人兒，成了病西施了！

晴　雯：（一驚，忙趨前解釋）太太，我這兩天身子有些不自在——

王夫人：（不等說完，喝叱地）那就該出去養着，在這裏作什麼？

晴　雯：（不卑不亢地分辯）回太太話，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前幾年老太太說園子空，大人少，寶二爺

害怕，才撥了我來，在外間屋裏上夜，不過是看屋子罷了。我原說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一頓，說又不叫你管寶二爺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聽了這話不敢不來。這裏上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有襲人、麝月，我閑着時還要做些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活兒。（喘吁吁地一口氣講完）

王夫人：（合掌撥弄脖子上的經珠）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你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處置你。

晴　雯：（倔强地反詰）請問太太，我犯的是什麼過錯？

王夫人：你別打量我隔的遠，什麼都不知道，我的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裏，你的品行我早聽說了，我只有一個寶玉，不能任憑你們去勾引！去吧，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種浪樣子！

晴　雯：（氣得顫抖，哽咽地）寃枉，太太！請問問寶二爺，我何嘗勾引過他？我一向行得正，站得穩，從未作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太太不要聽信別人的調唆！

王善保家：（被刺了一下，惱羞地）你說誰調唆？太太在這裏，你敢——

王夫人：（勃然拍炕几）好大胆的壞蹄子，你敢頂撞我！周瑞家的，快傳她家的人在外頭等着，搜檢了園子就領出去，這裏斷不能留這種禍害！

周瑞家：回太太，晴雯原是賴大家的買的，後來孝敬了老太太。她沒有什麼親人，只有一個姑舅表哥在外頭。

王夫人：那就叫她表哥來領去。

賈寶玉：（疾步跑了出來，向王夫人懇求地）太太，你不要攆她，晴雯沒有犯什麼過錯！

王夫人：（嚴厲地）住口！還不好生唸唸那書，仔細你父親明兒搥你！

賈寶玉：是！（忍氣吞聲，走到書案前坐下，拿起一本書。）

晴　雯：（知已不能挽回，昂首倨傲地）好吧，我出去！我也早就看出這裏是容不得我的。（轉身瞋視襲人和王善保家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說罷憤憤走進右門）

王夫人：誰是耶律雄奴？

賈寶玉：（暗暗吃驚地抬頭注視）

王善保家：（指芳官）就是她！

芳　官：（目睹晴雯的遭遇，十分不平，但也好像明白了

許多事，聽到又喊她，不禁打了個寒戰。）太太，我叫芳官！

王夫人：（睨視了一眼，輕卑地）唱戲的女孩子更是狐狸精了！我讓你到園子裏來，原該安分守己才是，爲何鼓搗着寶玉嬉笑玩樂，沒上沒下的？

芳　官：（委屈地哭了）我沒有，太太，我沒有！

王夫人：你還强嘴，爲什麼叫寶玉給你改名字？你在園子裏還了得，連乾娘都不放在眼裏，豈止別人？

芳　官：那是乾娘欺負我，用了我的月錢，還打我；不信，問寶二爺！

（賈寶玉走過來想代芳官作證，襲人連忙暗暗攔住了賈寶玉。賈寶玉無可奈何地又退回書案。

王夫人：（向周瑞家的）叫她乾娘領了出去。還有那些原先唱戲兒在園子裏的，一概發放出去。

芳　官：（憂急地慌忙跪下哀告）太太，我不能再跟乾娘去，可憐我從小命苦，賣到這裏學唱戲，受盡乾娘的折磨，如今好不容易跳出火坑，若還回到她手裏，定是賣掉我，又撈一筆銀子！太太，你吃齋唸佛的，就積積陰德作作好事，饒了我吧！

王夫人：（無動於衷）這是由不得你的，園子裏再也不能任着你們糟踐了！

芳　官：（稍一思忖）太太既是定要攆我，就請你把我放到尼姑庵裏去，我寧肯出家！

王夫人：（喝叱）胡說！佛門清淨，豈是你這種人輕易進得去的！

芳　官：（着急，咬牙決然地）太太不答應，我就碰死在這裏！（說罷就向地上碰頭）

賈寶玉：（跑過來一把拉住芳官，向王夫人急切地求情）太太，芳官既是苦海回頭，立志出家，俗話說：佛法平等，太太就超度了她吧！

王夫人：（被刺痛了一下，摩弄着經珠，看看賈寶玉，有所觸動。）呸，你也來談什麼佛法?!周瑞家的，問問各廟裏，有哪個姑子要，就給他們。

周瑞家：前幾天水月庵的智通來送供尖，還提起要收個徒弟使喚；太太不如就把芳官賞她，這也是太太行善，那智通一定感恩不盡。

王夫人：（想了想，點點頭）好吧，明兒叫智通來領了去。

周瑞家：是！

襲　人：（阿諛地）太太眞是大發慈悲！芳官，快謝太太的恩！

芳　官：（磕了個頭）謝太太！（站起來睨視了襲人一眼，仿佛看出了她的心思）

〔這時平兒提着燈籠自左門走進來。屋裏也立刻燈光明亮起來。

平　兒：太太，老太太叫請太太過去玩牌，薛姨太太，大太太也在那裏。（說罷放下燈籠，走到王熙鳳身邊）

王熙鳳：太太就請過去吧，累了這半天，也該歇歇散散心了！

王夫人：好吧，我過去，你留下帶他們搜檢園子，園門都鎖上。（說罷站起來向左門走去）

王善保家：園門我早關照都鎖上了，太太只管放心，這些小事交給奴才好了。

〔大家送王夫人到門外，再進來。

賈寶玉：（充滿疑惑不安）鳳姐姐，到底爲了什麼事，又要搜檢園子？

王熙鳳：（微笑地）只爲丟了一件東西，恐怕丫頭們偷了，所以太太叫查查，也好去去大家的疑心。王媽媽，咱們既來了，就從這怡紅院開頭搜檢吧！（說罷坐炕上）

王善保家：（氣勢兇兇地）二奶奶說的是。請姑娘們把箱子都拿來看看吧！

襲　人：好，先看我的。麝月，芳官，去把你們和晴雯的箱子也拿來。（走進套間）

〔茜雪隨襲人下。麝月走進右門，芳官也氣鼓鼓地走進右門。

襲　人：（提了一個箱子走出來，放在圓桌上打開。）媽媽們請看吧，這裏面都是些平常穿用的衣物。

王善保家：（翻撿出一把扇子，一隻荷包，得意地）二奶奶瞧，這扇子、荷包，不都是男人的東西麼？

襲　人：（不介意地笑着）那是寶二爺用舊的東西，他不要了，我就收起來了。

王熙鳳：是啊，你和寶玉的東西原就分不清！

〔王善保家的推過襲人的箱子。麝月、芳官也拿出自己的箱子，由周瑞家的搜檢着。晴雯也拿了一個箱子跟跟蹌蹌走來，平兒連忙向前代她拿了，放在地上。

王善保家：（故意指向晴雯的箱子）這是誰的箱子？怎麼不打開？

晴　雯：（憤然搶上一步，豁啷一聲把箱子倒翻在地）搜吧！

王善保家：喲，姑娘的脾氣還不小哩！我們這是奉了太太的命來搜的，姑娘不服，只管回太太去。（說罷惡狠狠翻檢箱子，無所獲，有些失望。）

〔屋裏一時滿地衣物狼藉，雜亂不堪，眞個是一派抄家景象。賈寶玉不忍目睹，背着手一忽兒走向窗前外眺，搖頭嘆氣，一忽兒坐到書案旁閱讀；一忽兒看看大家，一忽兒關注晴雯；一忽兒瞋視王善保家的；一忽兒厭恨地踱向煖閣，一忽兒又踱出來，顯得煩躁不安而又無可奈何。

周瑞家：二奶奶，我都細細的看過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向麝月）姑娘收起吧。

王熙鳳：王媽媽呢？

王善保家：（不甘心地翻了又翻）也還沒有搜出什麼。

王熙鳳：既然如此，咱們別躭擱時間，再往別處去吧！

王善保家：就依二奶奶！（又翻翻芳官的箱子）

王熙鳳：（站起來走向賈寶玉）寶兄弟，打擾你了！

〔平兒提燈籠扶王熙鳳走向左門。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隨下。襲人、麝月送出門外。賈寶玉送到門口。晴雯和芳官低着頭收拾東西。

襲　人：（在窗外）二奶奶，媽媽們，慢走！

賈寶玉：（轉身跑到晴雯跟前）晴雯，你受委屈了！

晴　雯：寶二爺！（抬頭看看賈寶玉，欲言又止，痛苦地拿起箱子走進右門。）

芳　官：（連看都不看賈寶玉一眼，滿腔幽怨地拿了箱子垂首走進右門。）

賈寶玉：（目送晴雯、芳官背身，感喟地）這是從何說起！（言次連連跺脚）

〔襲人、麝月走進來，麝月拿了箱子向右門下。

襲　人：（笑着拍拍賈寶玉）二爺受驚了吧？

賈寶玉：（睨視襲人，疑詫地）受驚事小，平白的攆人抄家，實在可惱！（坐炕上）

襲　人：太太自有道理，你惱也沒用。

賈寶玉：怎麼太太單挑晴雯、芳官的不是，就不挑你和麝月的不是呢？

襲　人：（一針見血，頓時啟笑，低下頭去）大概這會子太太忘了，等明兒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

賈寶玉：這也罷了，爲什麼平時咱們大家玩笑的話，太太也都知道了，是誰走的風呢？眞奇怪！（言次啜泣）

襲　人：（怔了怔，心中有鬼，强自鎮靜地）天知道罷了！

只怨你平時太沒有忌諱，不管有人沒人都要胡言亂語，被外人聽去，就傳到太太耳朵裏了，此時也難查出是誰，哭也無益。

賈寶玉：（有所瞭悟，忿忿地）看上去，只爲晴雯生的比別人好些，口角鋒芒些，不免得罪了誰。可她也不曾得罪過你們呀？還有芳官，年紀還小，就是太伶俐了些，不免惹人討厭，這又算得了什麼滔天大罪呢？晴雯原已有病，如今受了這場悶氣，還能活得下去嗎？（說着難過地哭了）

襲　人：（愠然）眞是獃子！虧了你還是讀書的男人，說這些婆婆媽媽疑鬼疑神的話，也不覺得害臊？難道晴雯這樣嬌嫩，受點氣就會死了不成？！

賈寶玉：（忘情地大聲比劃着）我恨！我恨不箝詖奴之口，剖悍婦之心！這些陰險的人就好像是鬼蜮，晴雯就好像是才抽出來的嫩箭蘭花；好花遇到鬼蜮摧殘，還能不遭殃嗎？眞是鬼蜮花殃，鬼蜮花殃！（說罷走向書案伏首放聲大哭）

襲　人：（勝利地淡淡一笑，款步走進套間。）

〔窗外秋風瀟瀟，如泣如訴！

（幕落）

尾聲

時間：第二天

人物：晴雯　賈寶玉　茗烟　宋媽媽

佈景：晴雯表哥家。舞台右首有一條胡同通賈府後角門。左首破屋簡陋，門外即胡同。門前有梧桐一株，樹下有石墩，門上懸草簾子。屋內上端有窗，糊白紙。窗台置小風爐，黑砂茶吊子。屋左端置土炕，鋪陳蘆蓆。炕旁置小桌，桌上有茶壺、茶碗，都很粗糙，一派貧寒景象。

幕啓：天色昏暗，風聲颼颼，落葉紛紛，充滿蕭瑟、悽涼的氣氛。晴雯一夜之間，病情惡化，孤苦伶仃地睡在土炕上，呻吟不已。這時茗烟陪同賈寶玉自右上側走進胡同，兩人左顧右盼，踟躕尋覓到梧桐樹下。

茗　烟：二爺，方才老婆子說，門前有一棵梧桐，只怕這裏就是了。（打量打量屋子）不過，這裏不是二爺來的地方，倘或被晴雯姑娘的表哥醉泥鰍看見，傳到裏頭知道了，可了不得！我挨一頓打不要緊，也會攆出來的。

賈寶玉：不妨事，茗烟，若是裏頭知道了，我就說是我自己來的，定不會連累你。

茗　烟：二爺眞好！（遂走去掀起簾子，輕輕敲敲門，沒有反應，又推門向裏看了看，高興地向賈寶玉招手）快進去，屋裏只有晴雯姑娘一個人。

賈寶玉：（有點畏縮地）茗烟，你不要走開呵！

茗　烟：放心，二爺，我就在這裏望風，有人來我會對付他。（說罷坐到樹下石墩上）

賈寶玉：（躡手躡脚走進屋裏，趨向炕前叫着）晴雯！晴雯！

晴　雯：（微睜雙目，稍一定神，認出是賈寶玉，喜出望外，連忙伸手喘吁吁地招呼）哦，你來了，寶二爺，我只當今生再也不能見到你了！（由於興奮、激動，咳嗽連聲）

賈寶玉：（心酸地拉住晴雯）晴雯，才一夜工夫，你竟變成這樣，分明是又添了病吧？

晴　雯：你來得正好，快把那茶倒給我喝，渴了半天，連個人影都沒有叫來。

賈寶玉：茶在哪裏？（尋視）

晴　雯：窗台上茶吊子裏就是。

賈寶玉：（向桌子上拿了碗，先看看，用水洗洗，再倒了茶遞給晴雯）昨天夜裏，我睡醒來要喝茶，還只叫你，因爲一向叫慣了。（說着不禁流下淚來）

晴　雯：（一口氣喝完了茶，看着賈寶玉，悲切地）寶二爺，以後我不會再服侍你了，有襲人他們服侍你，慢慢的你就會忘記我的。唏，算起來，我已經服侍了你五年多了，想不到如今落得這樣的下場！（泣不成聲）

賈寶玉：（安慰地）不要難過，晴雯，安心養病，等病好了，再回去！

晴　雯：（搖頭）這輩子我不會再回去了！永遠不會再到你們賈府了！

賈寶玉：我知道你委屈，晴雯！太太雖是聽了閑言誹語，一時氣頭上攆了你，過幾天等她氣平了，我回明老太太，一定能再叫你回去！

晴　雯：（苦笑笑）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太太的氣平了，我也早死了！

賈寶玉：（難過地緊緊握住晴雯）不會的，晴雯，你的病會好起來，你要好生養息！

晴　雯：（氣忿地）只是我死也不甘心的，究竟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呢？太太聲聲罵我是狐狸精，一口咬

定我勾引壞了你，這眞是寃枉啊！雖然平時我們比別人顯得略微好些，可是何嘗有半點私情勾引的事？我一身清白，問心無愧！寶二爺，你是最明白的了！不知道誰昧了良心，在太太跟前調唆誣栽，不過爲的把我攆走，他們好稱心如意的和你在一起。寶二爺，他們也忒狠毒了！（說着捏緊了手用力搥打炕沿，咳嗽頻頻）

賈寶玉：（又倒了一碗茶給晴雯）喝口茶吧！晴雯，我明白你。你有什麼話，趁着沒有人都告訴我，我能辦的一定替你辦。

晴　雯：（喝了口茶，有氣無力地）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如今我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天是一天，橫豎三五日的光景了！寶二爺，謝謝你的好心，你今兒能來看看我，我就感激不盡了，再見也不能了！（一陣傷心，失聲慟哭）

賈寶玉：（也哭了，嗚咽地）晴雯，我會再來看你的！

〔晴雯與賈寶玉兩人相對哭泣。這時天色漸漸黑下來，茗烟坐一會，又站起身四處張望一會。忽然傳來幾聲犬吠，茗烟警惕地躲到樹後窺視，只見宋媽媽提着一個包袱自右首匆匆走來，徑向晴雯家去。茗烟霍然一躍而出，上前攔住了宋媽媽。

宋媽媽：（嚇得倒退幾步，見是茗烟，才鬆了口氣）啊，是你呀，小茗烟！把我嚇了一跳，你躲在這裏作什麼？

茗　烟：（小聲，憨笑）別嚷嚷，宋媽媽！我有事走過這裏，看見你來了，故意逗你玩的。

宋媽媽：（在茗烟額上戳了一指頭）淘氣的壞小子！（轉身欲去）

茗　烟：（着急地一把拉住包袱）你這是到哪裏去呀？宋媽媽！

宋媽媽：（嘆了口氣）我到晴雯姑娘家去。可憐她昨天病着被太太攆了出來，還不許帶東西。寶二爺心腸好，叫花姑娘把晴雯姑娘的東西打點了，趁這會子天快黑了，瞞了上頭打發我送去。

茗　烟：（思索）嗐，這點子小事，你就交給我吧，我替你送去！（說罷奪包袱）

宋媽媽：（正色）胡說，我還有話和晴雯姑娘說哩！（一揮手向屋門走）

茗　烟：（有些慌了，撲過去撒賴地拖住宋媽媽囁嚅地）宋媽媽，你不能去，你……

宋媽媽：（詰責）我爲什麼不能去？壞小子，快走開，你仔細點，回去我不讓寶二爺搥你才怪！

茗　烟：（嬉皮涎臉地）寶二爺才不搥我呢，他可不像你們老娘們那麼狠毒！

宋媽媽：（不禁失笑）喲，你也學會寶二爺的話了！（說罷舉起包袱打了茗烟一下，乘隙抽身跑進屋裏）

〔茗烟無奈地在外面抓耳搔頭。宋媽媽的突然闖進，使賈寶玉和晴雯大吃一驚。宋媽媽看見賈寶玉在，也爲之一怔。

賈寶玉：（見是宋媽媽，才放心了）唔，宋媽媽來了！

宋媽媽：（恍然）原來寶二爺在這裏！

賈寶玉：我來看看晴雯的病。你是給她送東西來的嗎？

宋媽媽：是的。花姑娘叫問晴雯姑娘好些沒有？

賈寶玉：（憂懨地）怎麼會好得了，病更重了！

宋媽媽：（趨炕前，將包袱放桌上）花姑娘說，這包袱裏都是姑娘你素日穿的衣裳，和各種使用的物件。另外有幾吊錢，是花姑娘給姑娘養病的，還有——

賈寶玉：（接着說）還有幾兩銀子，是我平常積攢的，你留着請大夫看病，買藥用。

宋媽媽：銀子也在包袱裏，姑娘好生收起吧！

晴　雯：（不屑一顧，凜然淡淡地）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用不着了！宋媽媽還是拿回去吧！（說罷背過身去）

宋媽媽：（望望賈寶玉）這——

賈寶玉：東西留下，你回去吧！

宋媽媽：（點頭）寶二爺，你也快回去，天不早了，仔細裏頭知道了，傳到太太耳朵裏，又要生事！

賈寶玉：我這就走。你回去千萬別告訴人，若是襲人問起我，你只說我往薛姨媽家去了。

晴　雯：（霍地坐起來，悲憤地）不必撒謊，寶二爺！怕什麼？只管回去說實話，我服侍了你一場，難道臨死以前不該來看看我嗎？

〔賈寶玉連忙扶晴雯又躺下，一面示意宋媽媽離去。宋媽媽到了門外，同情地悄悄拭淚。茗烟目瞪口呆地看着宋媽媽向右首走出胡同，躊躇地仰頭望望天空，毅然輕輕推開屋門，探頭進去。

茗　烟：（低聲催促地）二爺，咱們該回去了，天黑了，來的時候忘記帶燈籠！

賈寶玉：知道了。

晴　雯：是誰陪你來的？

賈寶玉：茗烟！

晴　雯：（向窗外看了一眼，悽切地）回去吧，二爺！茗烟，路上小心，別嚇着二爺！

〔茗烟應了一聲縮回頭去。

賈寶玉：我給你點上燈！（找到桌上一盞油燈，撥撥燈蕊點燃了，又去替晴雯掖掖被子，依依難捨地）晴雯，我走了！

晴　雯：（抽噎地點點頭揮揮手）……

賈寶玉：（握着晴雯的手哽咽地）你要多多保重呀，晴雯！

晴　雯：（猝然抽開手，用被子蒙住了頭）……

〔賈寶玉緩步走去，頻頻回顧，最後忍痛跑出門外，掩面泣啼着向右首下。茗烟緊緊跟隨同下。

晴　雯：（驚地掀開被子坐起來，傾聽了一會，絕望地號叫着）寶……寶二爺！（沉痛地溘然倒在炕上，就這樣，她和人間永訣了！）

〔一陣風吹開了屋門，吹熄了油燈；頓時黑暗籠罩大地，四週交響着風聲，梧桐落葉聲，犬吠聲！

（幕落）

一九八〇年誕辰前夕脫稿，七月十四日定稿。

外國文訊

加拿大和瑞士聯合設立文學獎金

秦　毅

加拿大委員會(Canada Council）和瑞士擁護赫爾維第亞詩人基金會（Swiss Fondation Pro Helvetia）最近簽訂了一項關於設立加拿大——瑞士文學獎的協議。

根據協議，兩國將每年輪流在兩個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裏選出在挑選之年算起前八年內發表的獲獎作品，每份獎金爲兩千五百美元（或相等於此數之瑞士法郎）。

獲獎作品將從用法語寫出的詩歌、小說、戲劇和非小說的著作中選出，也可選出由加拿大作者用英語寫出的著作的法語譯本或由瑞士作者用德語、意大利語或羅馬語寫成的著作的法語譯本。

第一年的文學獎將獎給瑞士的作者，而第二年便輪到加拿大作者得獎。第一年獲獎的那些瑞士作者的名字將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蒙特利爾舉行的書展期間公佈。

協議也規定雙方將各自設立由五人組成的評選小組。今年，瑞士的評選小組將挑選六至八名瑞士作者提交加拿大的評選小組選出今年的獲獎人。明年則輪到加拿大的評選小組進行同樣的評選程序。

全部獎金將由簽訂協議的兩個機構平均分擔。瑞士的獲獎作者們的頒獎儀式將在加拿大舉行，而加拿大的獲獎者們則在瑞士領獎。有關獲獎作者的講演、座談會、電台和電視訪問一律在頒獎國家舉行。

印名作家昌德誕生一百週年

童曼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是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Munshi Prem Chand)誕生一百週年，印度發行了一套特別郵票，作爲紀念。

普列姆·昌德的眞姓名是坦巴特·賴伊(Dhanpat Rai)，於一八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誕生在印度瓦拉納西(Varanasi)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父親是個郵局局長。昌德曾在當地的一間學校學習烏爾都文和波斯文。由於進不了高等學府，昌德便在一間學校裏任教，其後成爲當地的副督學。三十九歲時昌德取得了文學士的學位，從此他決心投身於文學和新聞事業。

昌德於一九〇八年第一次出版了用烏爾都文寫的短篇小說集，用的筆名是納瓦布·賴伊(Nawab Rai)。當時的英國殖民統治當局認爲昌德的那些短篇小說是煽動性的作品，而將全部短篇小說集沒收焚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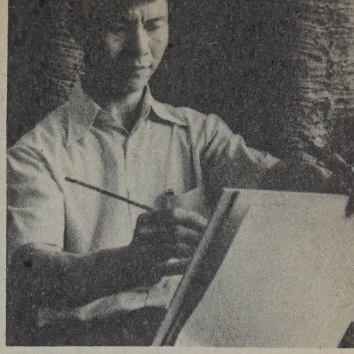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八年，昌德以普列昌德的筆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服務站》(Seva-sadan)。其後，他開始用印地文進行創作而引起了文壇和讀者的注意，認爲他的作品傑出地反映了農民的生活，同時對現實社會裏的迷信和虛僞進行了揭露。

昌德寫了十多部小說。他的最後一部小說《獻牛》(Godan)已譯成英語出版。

中國讀者對印度作家昌德並不陌生。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就出版了昌德寫的小說《獻牛》(譯爲《戈丹》)、《妮摩拉》和他的短篇小說集。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還爲昌德舉行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會。北京大學副校長、阿拉伯文學專家，東方學學者季羨林在會上作了報告，讚揚昌德爲「現代印地語文學的奠基人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文化先驅。」中國現正計劃出版昌德的成名之作長篇小說《舞台》和一個短篇小說集。

而在印度，昌德被尊稱爲印地文學方面的「印度的托爾斯泰」。

印度的昌德誕生百週年紀念委員會於七月三十一日舉行紀念會，印度副總統希達耶杜拉到會致詞說：作家昌德的呼籲是國際性的，面對當前的困難時期，人民更應閱讀他的作品，從他的作品中得到鼓舞的力量。



王維寶在寫生。

《王維寶畫集》序

黃蒙田

看了這本畫集和別的場合看到的王維寶作品，深深地體會到這個年青的畫家實在太幸福了。很多畫家朋友在創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時候已經是五、六十歲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生命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在過去了的舊時代度過，而那些日子對於一個藝術學徒的待遇如何是無須多說的，他們經歷了生活上極其艱苦的歲月，在曲折的創作道路上摸索並以最大的勇氣堅持下去，如果說他們後來取得了某些成就，是因爲接上來的另一個時代給予他們根本不同待遇的原故。王維寶，一個在七十年代被我們普遍認識的畫家，如果和他的前輩們的遭遇比起來，他沒有這些慘痛的經歷，他一開始學習繪畫就是生活在一個重視別人的藝術勞動的環境裏，他不是太幸福麼？

七十年代初頭，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行的廣東美展看到一幅以《課餘》爲題的木刻水印創作。濃郁的生活氣息、別致的構思、鮮明的形象構成的境界吸引着我。陪同看畫展的篤維告訴我作者的底細，他就是王維寶，當時大抵只有二十六歲。這是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初，在北京中國美術館一次全國性美展中又看到這幅《課餘》，不過那是從版畫發展到中國畫的再創作。稍後又在榮寶齋車間看到《課餘》

在進行勾描工序。這是對王維寶較早時期的印象。以後陸續看到他的山水畫，但看得較多已經是到了七十年代最後兩年了。依然是九年前看版畫《課餘》的地方，在那裏看到他包括訪問日本寫生回來的個人畫展。在一個畫家的全部創作歷程來說，九年的時間不能算長，但表現在這個年青畫家作品上的却有令人驚異的變化，他有所捨棄、有所突破、有所創造，他逐漸以新的面目和我們相見。但有一點是一貫的，那就是對於自然和在自然裏生活的人們無比熱愛的感情。我曾經站在他的《人民勝利了》面前思索得很久。人們都知道一九七六年十月間發生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每一個畫家都選擇最能表達感情的方法描寫自己的激情，他借用三峽深沉險峻大氣魄的自然景色來烘托此刻內心的激動，像山洪狂瀉而下的旗海在歡呼、歌唱。王維寶借自然氣勢表現的不再是自然，而是人們歡呼勝利發出來的熱烈感情。我想，王維寶之所以通過這樣的意境來處理主要是他有這樣的生活實踐作基礎，是他有這樣的深刻感受從而產生這樣的意趣和構思——有思想內容的山水畫。從那時候開始，他別的山水畫也大都如此，不論描寫特定的時間和氣候變化的自然，我想這些畫之所以吸引我還不是他通過別致的章法、變化無窮的墨色、明快的色彩所刻意經營的境界，而是這些境界是按照畫家對自然感受或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而產生的情意，是他通過山水畫形象把我們帶進優美的湖光山色去呼吸畫家內心世界的躍動。他運用不同的意匠方法描寫秋天景色，這些畫不止告訴我們這就是自然界的秋天，而是不同具體環境不同實質、畫家認爲那就是他所認識的秋天景色，那些美好的秋天景色又使我們意味着人類改造自然的痕跡。不錯，王維寶畫的秋天景色來自自然，但在眞實的自然中又找不到相同的秋天景色，我們只能說那是畫家心靈的秋天反映在他的創作上。

記得那次看王維寶的畫是新波陪同去的。他對我說，王維寶的畫有些東西是這次外出（指訪問日本）吸收進來的。這主要是指繪畫語言有了某些外來因素而愈加豐富而言。可以看得出來，長期以來，王維寶

王維寶作

秋林

曾經對幾位出色的國畫家非常傾倒，在他們的筆墨、色彩、意境、氣魄、造型方法和創造精神上吸取了不少東西。接受別人影響是容許的甚至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把別人的東西吃下去產生出來的東西已不再屬於別人而是百分之百自己的面目。王維寶把別人的東西作爲上好的養料吸收，目前雖然還不能完全清除別人的痕跡，但他是極力這樣做的，別人的因素起着豐富自己的表現力的作用，最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我感覺到，傳統筆墨以至造型方法王維寶是重視的，爲了創造新形式，他同樣重視外來因素對形式所起的豐富作用——這些因素在那些使他傾倒的畫家們已經嘗試過，現在他不一定重複他們實踐過的，他只是在他們的創造精神鼓舞下提出自己更大胆的方法。我不是說他現在的形式已經很完美，相反的却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要是外來因素更好地統一於民族形式之下，要是傳統和外來因素結合的形式顯得更水乳交融，要是創造出來的形式看來更純粹些就好了。王維寶此時正付出了全部勞動力在探索前進。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的創作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還要發展，他的個人風格還有待完成。完全可以肯定，他將來的面目一定會達到我們要求的那樣。

王維寶是一個對待創作態度認眞、嚴肅的畫家。王維寶是一個對待藝術勞動極其辛勤的畫家。王維寶還是一個很有勇氣、敢於嘗試、不斷探索的畫家。人們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他的創作將會達到一個怎樣的高度。

收集在這裏（《王維寶畫集》）的作品是王維寶在七十年代最後一段日子和踏上八十年代的習作中選出來的。這些作品只佔王維寶創作歷程中一個短暫的時期，它的意義是作爲他日回顧一個畫家走過的足跡，了解一個畫家成長過程中某一個時期的面貌。畫集的編選和出版全部是按照編輯者的意圖進行的，應該承認有個人的喜愛甚至偏愛成份在內，這是必須說明的。

絳秋詩草

李學鑫

衍鎮侄自星數餽食餌抒寄卅年離渴

三十年前談聚散，海埏初適汝圖南。世途歷險同夷夏，人事翻憐異苦甘！蘭樹自生康樂縣（泥水戰後謝玄封康樂縣公），竹林還乞步兵銜。詩成待寫傳阿買（韓退之詩，阿買書八分。黃山谷謂阿買是退之侄。今從之。），莫笑老夫老更饞。

癸卯立秋後十日寄懷劉作籌學士二首

紅誇萬戶紫千門，尚有風情占小園。爲愛名碑尋《碧落》（碧落碑聞名尚未寓目），獨憐思想近黃昏！堯年舜日眞堪隱，社燕賓鴻不厭喧。莫道春來無一字，海天相對忽忘言。

交期暗憶眞茹遊，呼酒杏花入市樓。昔蚤談詩聞愛孟（昔年同在易大厂師坐上談詩，先生稱愛孟東野），年時生事更依劉。客中靜夜嫌孤月，海上閒居又一秋！慚愧故人珍重意，調飢載切已難儔（「調飢正甚銘肌載切」俱楊少師《韭花帖》語）！

金陵郊居有懷顏伯權先生

陂陀秋送色，洗影弄清池。茅屋歡新釀，人家其舊籬。犬歸黃葉路，蟲挂白楊絲。佳句吾艱得，顏公有好詩！

丙申春偕偕諸生赴慶寧寺參加農業生產

欣然垂老事春耕，雨後崇桃照眼明；學道還須勤學稼，起予今日誨諸生。

銹釘朽骨紀何年？陵谷江山已變遷。衆力易摧堅可拔，巧於古墓墾爲田。

孤墳直樹兩紅旗，數十青年笑語嬉；女子抬筐男挖土，盡矜筋力不知疲。

上巳清明谷雨偕，春泥滑滑黏膠鞋，難行小道毋惶恐，疏鑿先功讓汝儕！

韭麥難分枉費供，讀書十載未全宗。欲師造化煩深入，涉歷村莊問老農。

農務家家告及春，後生學藝趁芳辰。尼山漫有三千士，錯認樊須作小人！

徐昌霖

夢裏《邊城》四十載

——沈從文先生、翠翠、徐盈和我

「我十四歲後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地大約住過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這條水上畢的業。我對於湘西的認識，自然較偏於人事方面。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幼貴賤生死哀樂種種狀況，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較多。……日月交替，因之產生歷史。民族興衰，事在人爲……」——《湘西·題記》

「火是各處可燒的，
水是各處可流的。
日月是各處可照的，
愛情是各處可到的！」——邊地俗語

「這世上有你們小伙子份上的一切。好好地幹，日頭不辜負你們，你們也不要辜負日頭。」——《邊城》

我最初聽到沈從文先生的名字和接觸到沈從文先生的文章和小說，掐指回憶，是在四十七年前。那是一九三四年，我在杭州省立第一中學唸初三的時候，一位教作文的老師指定我們將沈從文先生的文章作爲八小時以外的語文課外自修讀物。那時我只有十七歲。哪裏懂得沈先生的優美雋永的文字，更不用說領會小說中那深邃含蓄的寓意。

抗日的烽火使我離開了平靜的西子湖，輾轉漂泊到四川的一個偏僻的鄉下，見識了些祖國西南的山山水水和一些人事，當我再一次從熊佛西先生辦的四川劇校的圖書館裏借得沈先生的《邊城》等著作重讀它的時候，也只能說比少時稍能領略其中眞諦的一二。在從沈先生一篇散記中，我了解到《邊城》中的渡口是沈先生在一次途經川湘邊境時找到的，並觸發起文思。在沈先生的另一篇小說中，尋覓到翠翠這個美麗熱情的姑娘的醞釀、成熟、分娩的經過。

抗戰勝利後，我幾次想動筆將《邊城》搬上銀幕，但遺憾的是在那幾年中，我編導的六部影片，却沒有《邊城》。這一方面是因爲自己感到還不成熟。沒有把握；另一方面，一提起《邊城》，那時私營電影廠的老板們都搖頭說：「太淡，沒有生意眼！」

我得親見沈從文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秋，那時我第一次到古都北京，要看的東西太多，眼花繚亂，我去拜望當時《大公報》駐京辦事處的徐盈先生，請他指點。迄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對我說：「故宮、天壇、香山、廠甸，不可不看，但我想先帶你去看一個不可不拜望的人——沈從文先生！」我回答說那也是我多年不可及的嚮往。

就這樣，一個秋高氣爽的早晨，我迫不及待地由我在重慶稱他爲宗兄的徐盈帶着我去到「沙灘」，經過北大的「紅樓」，進入一間寧謐的教授住宅，見到了沈從文先生和他的愛人張兆和女士。

同年冬天，我邀了沈先生、朱光潛先生和徐盈先生參觀拍攝我將徐盈小說《德昌將軍十三週忌日》改編的電影，並與名演員謝添等一起留了影（見圖一）。

第二年春天，我的姻親北大的張頤教授舉行家宴，我又幸運與沈先生夫婦同席。

沈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深沉的學者，一雙深埋在鏡片下的眼睛明察秋毫，充滿着睿智。長長的睫毛不住翼動，盈凸的額頭隨着一瞥一聽不時出現思紋。他傾聽多於啓口，使人感到沉默就是黃金，一切彷彿都靜在不言中，像他含而不露的文章。因之，雖然相見三次，但我和沈先生談得不多，關於《邊城》，提到了，却沒有深談。我幾次話到

嘴邊，竟不知從何請教起好。這裏面有我的懦怯，也有彷彿沙彌頭陀一見到法師長老，反到連平日常掛嘴邊的幾句《心經》也會不知怎麼開口的那份惶悚。

歲月猶如晝夜奔騰不息的流水，不會在老的人事上攀住不前。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從一九六六年的酷暑開始的那「史無前例」的十年中，我有八年被關在隔離室中與世人隔絕。說老實話，在那段時間，氣質上缺少湖南人那種堅韌亢奮的自信心的我，弄得幾次自己也想把過去看過的書全忘掉它，落得個一片白茫茫大地眞乾淨。可事情却相反。曹雪芹的《紅樓夢》，魯迅先生的祥林嫂，郁達夫的《遲桂花》，柔石的《爲奴隸的母親》，及至杰克·倫敦的《熱愛生命》以及雨果的《悲慘世界》等等，比已往任何時候都教我難忘。其中當然也包括《湘行散記》和《邊城》。沈先生筆下的那個在邊遠的渡口默默地擺着渡的老船夫，以及翠翠和翠母的可歌可泣的運命，不時縈繞在我腦海之中，叫我嘆息，叫我感奮，不止一次。

我私下偷偷打探沈先生的生死下落，終於從一位北京來向我「外調」的人的口中得悉沈老人尚健在，每日在故宮打掃女厠所。這眞是「斯文掃地」呀！

我眞想跪倒祖國的大地上，合十禱告，感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聲風雷，祖國大地上梟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禁錮主義終於被粉碎了。

歷史總也是常常喜歡與它背道而馳的人們開玩笑，「天下竟有未燒書」。當落實政策的復查辦公室將一本《沈從文小說選》找出來發還到我手裏的時候，我趕緊吹去它身上的積塵，抹去被不止一隻脚踩過的傷痕。這是一本被抄去在電影廠廣場上作爲罪證示衆過好一陣子的無辜的書呀！

這個舊中國的邊城故事仍是那樣激勵着我，我一恢復工作，便在創作集體裏提出了改編《邊城》的一些初步設想。朋友們將原作傳閱一遍之後，熱情地鼓勵我。

封建皇帝，軍閥土匪，地主土司是被時代的狂流推翻了，而且一去不復返了。可是幾千年的封建意識和習慣勢力，是不是還會穿上各種各樣的欺人耳目的外衣，借屍還魂，再度奴役老船夫們和翠翠們呢？要不，四條封建法西斯大毒蟲怎能橫行十分之一個世紀呢？

我不止一次聽到最近讀了《邊城》的朋友感嘆說：「十年內傷，一切倒退了何止十年？雷鋒不見了，老船夫和翠翠那樣勤勞淳樸的，也少見了，愛碾坊而不愛渡船的，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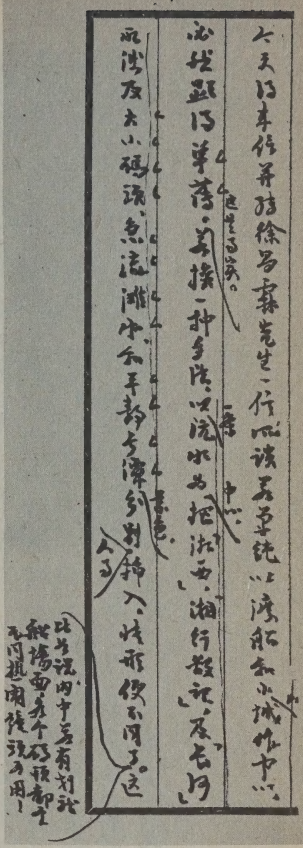
前排左起第一人朱光潛、第二人沈從文、第四人沈夫人張兆和、第五人張人頤、第七人徐盈。最前排是謝添。後排左起第三人為作者。

攝於一九四七年冬、北京

多了起來。」①

三十三年後，又是我的宗兄（他已七十開外了）替我正式向沈老提出改編設想，我幸運地得到了默許，並指點我尋找幾篇對改編電影極有幫助的文章。我整天跑圖書館，尋找和重讀《從文自傳》、《湘西》、《湘行散記》、《黑鳳集》、《春燈集》、《長河》……等等。外景場景，參攷《常德的船幫》，劇中主人翁翠翠的身世和性格，除了保持原來的特色，沈老信中的一句話給我了啟發，將翠翠改為漢苗混血。因為沈老信中曾有一句話：「我血管裏流的也有苗民的血呀！」那是多麼深沉的一句話呀！劇本裏的民歌，有的摘自沈先生的《月下小景》和其他小說，有的借用藝軍兄在中南區時搜集的湘西苗族民歌，有的來自吳天忍幼小時的默記，他是沈先生筆下翠翠的家鄉的同鄉，新中國成立後，幸運地由湘西苗族自治州保送到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個學習電影的苗族同胞。

《翠翠》是去年動筆的，經過半年易過三稿，創作集體內湯曉丹等十多位朋友幫助出了不少點子。原作中許多精采文字，要細心品賞，才能嚼出味道來，如何設法化為銀幕上的視覺形象，具有一定的難度。我個人的修養和能力是不夠的，這一點我有自知之明。更何況我近十年只知



拿大筆（掃帚），現在驟然初握小筆，疏漏謬誤，捉襟見肘。我還得感謝徐開壘兄，他慷慨地找出他私人珍藏的沈老的著作，供我參閱筆錄。

電影文學劇本《翠翠》的呱呱落地，除了得胎於沈先生的《邊城》，可以說是還得到過不少喜愛沈先生著作的朋友們的不少奶汁的。

《翠翠》出來之後，有的朋友看了說它接近於一首具有我們特有的民族風格的小夜曲和牧歌，有的說像許多葦菜中一碗澄清如水的清湯，有的譽之爲「空谷幽蘭」。也有人說劇中老船夫體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特有的勤勞樸素的情操，而翠翠承繼了她外祖父的這些美德，對目前的所謂「精神汚染」，似乎像是一帖清淨劑。這些本都是原作早已具備的光澤。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有這麼一段文字：「《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成爲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在年青人的血裏或夢裏。」

又是宗兄徐盈對我幫助和鼓勵最爲熱心，他在抗日烽火連天的那幾年，曾深入苗區，在重慶《大公報》和商務印書館發表和出版過許多描寫少數民族同胞的生活的報道和小說，他接到《翠翠》後，連夜看完，立即寫信給我。當然，也有不少老朋友語重心長地規勸我說：「在目前，你怎麼單找一個二十年代的陳舊故事來改編？」

我的一位年輕的好朋友更是率直地向我發問：「翠翠到底有啥意思？你倒說說看！」

我啞然了，被問懵了，一時竟答不上來。前幾天，我終於從另一位朋友那裏找到了一本冰心女士翻譯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泰戈爾的詩集（身上當然也有踐踏過的脚印），我將其中第一〇二首抄了下來。詩是連標題也沒有的，只有詩集的總名稱《吉檀迦利》，那是孟加拉文《獻詩》的意思：

「我在人前誇說我認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們看到了你的畫像，他們走來問我，『他是誰？』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說，『眞的，我說不出來。』他們斥責我，輕蔑

地走開了，你却坐在那裏微笑。」

「我把你的事蹟編成不朽的詩歌。秘密從我心中湧出。他們走來問我，『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訴我們吧。』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說，『呵，誰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們哂笑了，鄙夷之極地走開，你却坐在那裏微笑。」

我提起筆匆匆寫了一封信給我的諍友。最後一段我是這樣寫的：

「老朋友，我眞感謝你的肺腑之言，但我感到祖國的文藝春天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美麗炯爛過，你總還不會忘記郭沫若先生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時的話吧：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來到。『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讓大家盡情地各抒己見吧，且不忙匆匆早下結論。借用《邊城》中那位七十多的老船夫的詞滙，便是讓日頭，雨水，長路，險灘來作證。用今天的話就是允許人民和時間通過實踐來考驗吧！」

寫這樣一篇短文也是爲時過早的，但我出於衷心冀求讀者和朋友們能早日假我以陽光，淋我以雨水，兩者對未來的翠翠和我，都是必不可少的，極其珍貴的。因爲我深知《翠翠》還不成熟，還不夠美，離沈先生筆下創造的那個栩栩如生的喚之欲出的翠翠距離還差得很遠。我多麼盼望聽到海內外對沈先生的著作素有研究的朋友們的眞知灼見。

我要到碧溪渡上去住些時日，去讀那本「大書」②，以期將翠翠塑造得更眞實動人一些。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不至於辱沒沈從文先生的這一名篇佳作。

當然，生活和創作是無止境的，我如今已六十四歲，但我還願意追隨沈從文先生五十年前，當他讓運貨車拖進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之後寫的兩句話：「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從文自傳·一個轉機》）

一九八〇年八月重新修改於上海

註① 見《邊城》：小說中的二老，拿不要有碾坊陪嫁的財主小姐而追求上無瓦下無地的船家女翠翠。

註② 沈從文在他的各種著作中常提到「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寶劍鋒芒磨礪出

——訪廣東青年國畫家陳政明

陳煥展

踏進這佈滿乳白色柔和燈光的房間，我呆住了。

我看到一座雕像：留着分頭的畫家正握着刻刀，坐在書桌前鏤刻着什麼，那不太大的眼睛，那筆直的鼻樑，那薄薄的嘴唇，那稍稍突起的顴骨，在燈光下顯得那樣稜角分明，加上那專注的眼神，使人覺得這座雕像就是堅毅精神的化身。不，這似乎不是座雕像，而是一把鋒利的寶劍。伏着這把寶劍，即使面前是銅墻鐵壁堵着，也能劈出一條路來。我情不自禁地讚嘆起來。

讚嘆聲驚動了畫家，利那間，雕像沒有了，寶劍沒有了，陳政明從書桌前偏過頭朝我笑笑，放下手中刻刀，站起身來。我走過去，看到桌上擺着一枚玉石邊章，上面鐵劃銀鈎地刻着七個字：寶劍鋒芒磨礪出。多好啊！這眞是一個傳神之章，一個性格之章。它把陳政明的創作道路精煉地概括出來了。

我們默默地在兩張木沙發上坐了下來。陳政明默默地點着了煤油爐，煮水，冲茶。我們默默地喝着濃得發苦的「功夫茶」，默默地坐着，誰也沒有說話。

名爲採訪，其實打了二十來年的交道，一個副刊編者同一位美術作者應該說互相間已經頗爲了解了，又何須多問「你在作畫時，頭腦裏想着什麼？」之類令人難以作答的話。我默默地瀏覽着這個頗爲熟悉的房間裏的擺設，它們就都無聲地告訴我主人在創作上的成就：墻上的信插裏，曾經插過陳政明的美術作品在廣州；在北京，以至在加拿大、日本、塞浦路斯和菲律賓展出的通知，如今又插上

史湘雲（中國畫）　陳政明作

在香港展出的通知；長方形的書橱裏擺着發表過陳政明美術作品的書刊、畫報，那本深藍色封面燙着《中國畫展覽》五個金字的精裝畫集，是一九七九年十月香港出版的，還散發着油墨的芳香氣息。其中陳政明的中國畫《史湘雲》同李苦禪、吳作人等當代著名的國畫大師的作品並列在一起；長沙發上擱着一本新加坡《星洲日報》剪報集，裏面貼着陳政明的中國畫在新加坡展出的圖片和通訊。不久前，新加坡立新工藝品供應公司特約請陳政明作一百四十幅中國畫到新加坡展銷，單這一項就爲國家爭取了相當於人民幣式萬元的外滙收入。

當我把眼光從沙發上的剪報集收回來的時候，發現陳政明已經悄悄地走到廳子裏去作畫了。我跟了出去，默默地站在他的背後。他一手托着調色盒，一手握筆，畫的是《踏雪尋梅》圖。只見他手腕靈活，運筆敏捷，點染之間，一個秀目流盼、挑鬟含春的少女形象便躍然宣紙之上，筆鋒撇洒處，披着斗篷的窕窈身姿又呈現眼前，在瓊枝雪影映襯下，更顯得嫵媚可愛。他後退兩步，眯縫着眼睛瞄了一下，又走近前去，揮筆龍飛鳳舞地題上了唐人張謂詠《早梅》的詩句：「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樹傍谿橋，不知近水花先發，疑是經冬雪未銷。」一時間，詩情畫意，相得益彰，更加令人神往。

畫罷，畫家投筆桌上，對我一笑。這笑，帶着藝術勞動後的舒暢，也帶着成功的快慰。他重新招呼我在椅子上坐下，用徵詢的口氣問：「聽聽音樂？」我微微頷首。於是，他按動了桌上的錄音機的電鈕，我所熟悉的音樂旋律馬上充盈了這個不大的廳子。

這是馳名中外、膾炙人口的《黃河大合唱》中的《船夫曲》，雄渾有力、氣勢磅礴的歌曲引我進入了一個船夫

奮力拉縴，躬身邁步的意境。不知怎的，聽着聽着，在我頭腦裏，那拉縴前進的船夫竟變成了陳政明。

陳政明拉着一條藝術之船在奮力前進。……我插上了回憶的翅膀翱翔在那早已消逝的歲月之中。

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陳政明剛剛從師範學校畢業出來，原本是要到澄海去教書的，但是，他哥哥看出他在繪畫方面有才能，勉勵他留在家中學畫，獨力承担了他的生活費用。

他從學畫素描、學畫連環畫開始。漸漸地把不同的人物性格畫了出來。有一次我們副刊約他畫一套表現街道好人好事的連環畫。我朝向到編輯部來正襟危坐着的陳政明問：「到你家看你畫畫去好麼？」小伙子興奮地回答：「好的！好的。」「明天你在家麼？」「在的！在的！」。

第二天下午，我按扯找到他家，上了二樓，門上却掛着一把鎖。我不高興了，這個人，第一次就失約。我快快地下樓，打算離去，却又想：他會不會出去買東西，一下就回來的呢？我就蹲在路邊等着，十五分鐘過去了，半個鐘頭過去了，還是不見陳政明的人影。我煩躁了，站起身來，決心走了，可鄰屋走出來一個慈眉善目的老阿姆，她嘴笑鼻笑地問：「你這同志，找誰啊？」我跟她說了。她說：「他就住在二樓哇！」我說：「我知道，房門鎖着哩！」老人家笑得嘴巴大、眼睛細地說：「他不會出去的。他整天就在家裏看畫、畫翁仔，一天畫掉半筐紙。畫得忘記了吃飯，每天中午，她媽在對面喊他：『政明，吃飯啦！』我們不用看時鐘，就知道是十二點到了。」這麼說，難道是我眼花看錯了。我就重新上了樓梯去看，房門確實鎖着把鎖嘛！可是，當我頹然地移動脚步，想要下樓的時候，我聽到了房間裏傳出來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響，這分明是翻動紙張的聲響啊！難道……我便試探地喊了一聲：「政明！」果然政明在房間裏應着，隨即，一把鑰匙從門上的眉窗裏投了出來。

開了門，陳政明熱情地招呼我進屋。

我說：「第一次來坐，你就請我吃閉門羹啊？」

陳政明帶着歉意地笑着解釋說：「總是有人來閒聊，畫畫都沒時間了。我就要哥哥每天上班前把門鎖上，下班才來開門。我忘了告訴他，你今天要來，眞對不起！」

我還能有什麼意見呢？我頭腦裏想的是大書法家王羲之寫完十八缸水，和畫家王冕用樹枝在沙灘上畫荷葉的故事。鎖門苦練，一天畫掉半筐紙。從這些書上，我已經可以判斷陳政明在藝術上會得到應得的成就的了。

荷花舞（中國畫）　陳政明作

錄音機仍然在播送着《船夫曲》。在拉縴前進的音樂形象裏，我又想起了發生在一九六一年冬天的一件事。

廣東省軍區約陳政明畫一套描寫復員軍人的連環畫，原來完成的時間是比較寬綽的；可是，突然發電報來說三天內就要脫稿寄出。那一套十多幅連環畫本來已用鉛筆打了草稿，還差勾勒墨綫，三天時間原是可以趕出來的，却又碰上汕頭地區文聯第二天要組織一部分美術作者上興梅去旅行寫生。有人勸陳政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趕畫要緊，興梅不去算了。」可他却說：「去興梅，這是難得的深入生活的好機會，一定得去！」大家都斷定他興梅是去不成的，除非他放棄那套連環畫不畫，但這樣失約於省軍區，未免欠妥。

然而，第二天清早，我出去跑步時，却在路上碰到了提着旅行袋的陳政明。

「去哪裏啊？政明。」我問。

「上興梅旅行寫生嘛！」回答的聲調是興奮的。

「那麼連環畫呢？」

「畫好了呀！」

「什麼？」我吃驚地問。

「畫好了！」回答得平平靜靜。

在不太亮的路燈光下，我看到了一張因爲熬夜而顯得憔悴的臉，一雙浮腫的充血的眼睛。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只用力地握了握他那雙瘦弱的手。

十多幅連環畫裏，畫着上百個人，單單這上百個手指頭大的面部，這各自迥異的年齡、性格、表情，要花費多大的功夫去描繪；然而，只是在一夜之間，十來個小時裏頭，陳政明就把它畫出來了。我想像着那萬籟俱寂的深夜，在那侷促的斗室裏，在那昏黃的燈光下，一個瘦弱的年輕人，不時用嘴呵着凍僵了的手指，握筆勾勒的情景，我竟然忘記了跑步，變成慢慢地在街上踱步了。……

從回憶中清醒過來的時候，《船夫曲》已經播完了。我凝視着佇立在窗口的畫家的瘦弱的身影，一句熟悉的詞脫口而出：「衣帶漸寬終不悔……」畫家的眸子在燈光裏一亮，馬上接口吟誦：「爲伊消得人憔悴……」他向我走過來，面向我坐下，兩人相視着，會心地笑了。

我們對坐着，隨隨便便地交談着。今天，陳政明在藝術事業上已經有一定成就了，他認識到這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所提供的便利條件，和我們黨的關懷幫助是分不開的。我補充說，畫家本人的勉力拉縴也是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衆裏尋她千百度」，對於藝術的專注追求，曾經使畫家鬧出過多少令人捧復的笑話來：

妻子住院產育，陳政明在家裏要給她煮點心，竟然不知豬油、魚露放在哪裏，只得騎上單車跑到醫院去問。到了病房，面對着妻子，却又忘記自己是來做什麼了。……

一次要去開會，看看時間還早，就一頭鑽進小公園的圖片門市去看畫，看得出了神，竟然忘了開會的事，等到看完出來，猛然省起，急忙趕到會場，已經快要散會了。……

上班時，一邊騎單車，一邊構思一幅畫，竟然騎過了工作單位，一直到了中山路尾才吃了一驚，趕緊掉轉車頭。……

在汕尾漁港，跟蹤一個銀簪高髻的女漁歌手，捕捉藝術形象，幾乎引起一場誤會。……

同一位老畫家到梅縣陰那山寫生，因爲地生人不熟，又怕野獸出沒，兩人相約不能相離太遠，可是在一片松濤柏浪的吸引下，陳政明越走越遠，兩人竟然隔開了兩座山頭，大聲呼喚只聽到空谷回聲。……

至於到長城，登黃山，上匡廬，過三峽，入川黔，跋桂林，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名山麗川之中，畫家那種如痴如醉的狀態，更是可想而知了。

勉力拉縴，藝術之船終於達到了一定的境界；有「衆裏尋她千百度」的努力，而終於「驀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陳政明的中國畫得到了廣泛的好評。

且看專家們的評語吧：

「陳政明的人物畫在繼承國畫的優秀傳統技法基礎上，吸取了現代西洋畫重造型、重色彩的長處，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形象優美，意境清新，筆墨簡煉，色彩淡雅。……」

「畫家作品大多取材於傳統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民族舞蹈。畫中人物眼神刻劃入微，衣褶則大都精練數筆，臻工筆與意筆結合之妙境，生動傳神，自成一格。」

燈火下，我再一次欣賞着《踏雪尋梅》圖，久久不捨離去。畫家在這一命題的畫面上，並沒有清晰地畫出雪地和梅樹，也不是畫少女手捧梅枝，而是在隱隱約約的雪光花影裏，着力表現少女臉上的驚喜、嬌憨。這裏就有畫家脫俗的構思。我自然而然地聯想起他受到高度評價的另一幅《黛玉葬花》。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畫這一題材的畫家幾乎以千百計，但通常的畫法，不是黛玉荷鋤、提籃，便是揮鋤葬花，畫面雷同。而陳政明却把鋤頭與籃置於一旁，着力描繪黛玉葬花後，坐在石上黯然傷神的形象，構思新穎獨特，而使黛玉的性格更爲鮮明，多愁善感的顰兒簡直呼之欲出。

我還在神馳畫間，陳政明拿着新刻的邊章，在《踏雪尋梅》圖的左側揿下一個鮮紅的印記。「寶劍鋒芒磨礪出」七個篆體字馬上又引出我腦海裏另七個字：「梅花香自苦寒來」。是呀！沒有磨礪哪來寶劍？不經苦寒哪得梅香啊！

告辭下樓，背後又響起雄渾有力的《船夫曲》。爲了祖國早日實現「四化」，願各行各業多多湧現奮力拉縴的「船夫」吧！

《海洋文藝叢書》十五種

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著	港幣三元五角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　惠著	港幣五元五角
塔爾卡的良宵	杜　漸譯	港幣五元五角
黑姑娘	李　昕譯	港幣五元五角
逆弟	金　依著	港幣五元五角
茶座文談	章　玉著	港幣五元二角
花葉絮語	一　葉著	港幣六元二角
西瓜成熟的時候	海　辛著	港幣五元四角
都市人	劉於斯著	港幣五元五角
國際作家風貌	何　達著	港幣五　元
愛情的俯衝	阮朗著	港幣六　元
名流貴	李輝英著	港幣六元五角
新中國文學流派	李汝琳著	港幣六元五角
當代外國作家與作品	葉如新著	港幣八　元
	杜　漸著	港幣七元五角

《海洋詩叢》一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秦　松著	港幣四　元

香港海洋文藝社出版

木石與鋼鐵

（外二題）

秦松

一雙一雙有力的手掌，一個一個木匠、石匠、鐵匠、泥水匠等的粗壯的手掌，不斷的把鋼鐵水泥種植在泥土上，種植在山邊、水邊、海邊、沙灘、曠野。

於是，從這許多不同的空間，長出鋼鐵的建築，伸出鋼鐵的臂膀，發出鋼鐵的聲音，鋼鐵的語言。

鋼鐵的語言，鋼鐵的聲音，金屬的歌，正是人的語言，人的聲音，人的歌。在高亢的唱，也有在低沉的吟。

林立的許多高大透明的玻璃身軀，也有低矮的殘破如侏儒的形體，吸收着光的熱，又凝集着黑暗的冷。冰冷的令我們去沉思，火熱的要我們去擁抱。

鋼鐵的骨格，鋼鐵的翅膀，乃是人以人的鋼鐵的意志，鋼鐵的力量所建造。如從海底生出的紅色的珊瑚林，如從沙漠移植的綠色的仙人掌，如到處可見的青松、翠柏、紅杉、白樺、棕櫚、椰子樹等，種種植物們，各展其生命的色彩與光華。

如放大千萬倍的金、銀、銅、鐵、錫的合金的熔火台，熔火台上升起的火焰，是人間的烟火，嬝

嬸亦熊熊。

自然以自然的木石山川給我們以美，亦以她的暴風雨的災害，來證明人們的生存意志與創造的能耐。人們必以人的心志與雙手，塑造鋼鐵的結構給美以力量，給災難以回擊，給生長以自由，給自由以秩序，給語言以實踐，給思想以行動，給生命以意義，給理想以執着不移。

自然的偉大造化，在於人類的相對的偉大創造，產生了彼此的意義。人的生命之美產生了自然的生命之美，如同木石與鋼鐵，花與齒輪，菓實與雲梯。

魚話

鳥在空中飛成鳥的形象，魚在水中游成魚的形象，人在大地直立成人的形象。不同的空間不同的形象，各有其應有的不同的姿勢。不同的姿勢各具備其不同的內涵，不同的內涵也必帶來不同的訊息。

在我的直覺上，我總以爲魚是鳥的同類，或者也是近親。鳥生蛋作爲生命的延續，魚產卵以作生命的延續，不同的生命的蛻變，由於空中之虛與水中之實的不同的生化環境。

或許，魚是鳥的祖先，好像原始鳥更接近魚，或者是魚更接近原始鳥。鳥的飛翔是存在的基本能力，從空中鍛練而來。魚的本能可能在游與飛之間。生活在水中的魚，又如像避難在水中，爲流動的但仍是實體的水所包圍。無從去飛翔，游泳的能力由此增長，飛翔的本能可能因而退化。

魚以全身體的力量與水搏鬥，是否如我們所想像的自由？實在也很難說。

魚用全身體與水搏鬥的結果，頭與身體已經不分，只剩下了一個尾巴如活葉的船舵。眼睛突出的張開，但並不能轉動，於是，她的動力與方向，都集中在她的尾巴上了。

無可轉動的魚目，有時候也會流淚，甚至是帶着瘀紅的血淚，當她失去了水被困旱在沙灘上。水

本來是她的阻力，此時，水又成爲她的保護體了。

當魚陷於困境，毫無求生的能力，仍有不絕的求生的意志。以她的尾巴的動力，企圖彈起又彈起，以所有的力彈跳了幾次，最後不是摔死，也注定要乾旱而死。

魚血也是碧亮鮮紅的，死在陸地上之前，血且回復了她的熱。她的淚也可能是熱的，她的不能轉動的眼睛，也可能有很多的語言，因爲她的嘴巴除了呼吸和吞食，再也不會說話。我想她們一定也是有語言的，一定也有很多的話要說。

魚在水裏發不出聲音，水的流域雖然很廣闊，只有一種水的聲音。故她們的語言與聲音，都在她們全身體的動勢上。

一九八〇，六，二十八，在紐約。

水仙與火神的由來

——不是神話，試釋美與力

一

一個女子，從她開始知道她是一個女子之後，就在一條水邊，一直不停的對着水流梳理她的頭髮。以銀色的月牙形的，如樂器一樣的能發出音樂的梳子。她聽不見，也不去聽日夜奔騰的水聲。

從她滿頭的青絲到飄飛的柳絮到飄落的蘆花，到與雪一樣的白，到與水一樣的無色到無髮可梳理，隨水流而去，才聽到奔騰的水流聲。

她從來不及嗚咽到無聲到無覺，到找不到名字稱呼她，我們只好叫她水仙。如果其他的女子也不反對，日夜奔騰的水流也沒有時間去反對。

二

一個女子，對着一叢樹默坐着。她的眼睛裏盛滿了樹的碧綠與枯黃，她的身影隨着樹影一起移動。她的長髮像茂密的樹葉一樣的茂密。

當樹葉因風起而歌，又隨着風而脫落，她的眼睛裏也滾動着枯樹枝的悲哀。她忍受不了脫落的悲哀而站立起來，像直立在風中的樹一樣。在她茂密的長髮還未隨風而脫落，捨棄了碧綠過的枯黃，拒絕了枯樹的悲哀與守望。

她狂熱的奔向風中與風一起奔忙。她飄垂在風中的長髮，飄動成紅色的火焰，如一株行動的樹，一株燃燒的樹。燃燒在風中也燃燒在雨中，燃燒成片片紅土，直到燃燒成黑色的灰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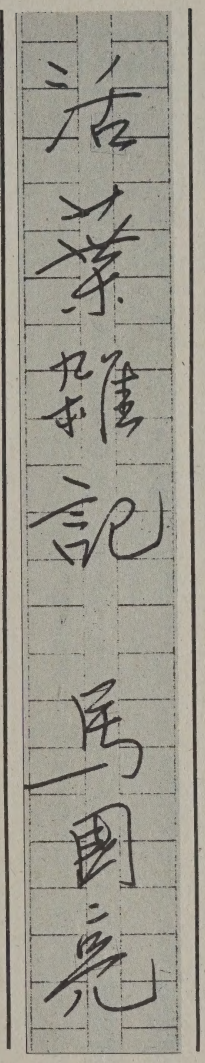
黑色的灰燼又復燃成紅色的泥土，永遠帶着那女子的熱烈的笑聲。於是，人們在火紅的笑聲中叫她火神。樹也不反對，泥土也不反對，風雨都不會反對。

一九八〇，七，三，在紐約。

下期特稿

《現代》雜憶（回憶錄）……施蟄存

《西遊記》第一部（電影劇本）……吳祖光



燦燦者未必是金

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一家專營拍賣古玩繪畫的商店，僅僅以三分四十五秒的時間，拍賣出一幅以二百五十萬美元成交，題爲《冰山》的油畫。這是十九世紀美國畫家腓特烈·愛溫·邱切的作品。售價之高，使當時聞者咋舌。可是到了今年，繪畫的喊價一天比一天高。五月十二日，還是在紐約，一幅畢伽索的《雜技演員》以三百萬元賣出；十三日，塞尙的《藍色工裝的農夫》以三百九十萬元售去；十四日，梵高的《詩人的花園》賣了五百二十萬元；二十九日，透納的《朱麗葉和她的保姆》以六百四十萬元脫手……這是截至此刻所能得到的行情。是否還續有高價的，且不去管它。

藝術作品，高價不足爲奇。鄭板橋在他的潤格裏早就說得清楚：「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但像美國那樣的天天看漲，如果你認爲這是藝術價值最有力的証明，就不一定對了。

年來各國通貨膨脹，尤以美國爲甚。有錢的人，都想把錢投進一些可以保存幣值與時俱增的物品裏。繪畫、古玩珍寶便成爲大家搶購的熱門項目。正像四十年代末期國民黨政府垮台前夕，有錢的人拚命買進棉紗、西藥一樣。

美國的消費品生產不虞匱乏，因此沒有人想到在消費品上投資。藝術品畢竟不像自動化生產那樣，可以用每小時出產若干的數量計算。有的可能一揮而就，有的可能窮年累月而成一幅。古玩珍寶更不消說了。人們把它作爲投資的可靠保証是可以理解的。

一件藝術品的評價，既有標準，也可以說沒有標準。同一張作品，有人讚嘆，有人搖頭。但當它變成商品，那就更多地從商業上論價，藝術價值往往被忽視了。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冰山》，現在是價值二百五十萬元，誰知道將來不會變成二百五十元呢？不是危言聳聽，這裏有前例可考。十九世紀法國的羅莎莉·寶納兒，是當年名重一時的女畫家。七十年代的一次巴黎陷落時，普魯士皇太子曾親自下令不許騷擾她的畫室，她的聲望堪稱冠絕一時。一八八七年她售出她的《高原侵襲》，得價四千餘鎊。到了一九五二年重新轉手時，所值不到二百鎊。跌價二十倍。另一個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畫家伯爾納—鍾士，是一位被稱爲介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豐富、給英國裝飾藝術有極大影響的畫家，他的一幅《愛情與朝聖》，在他在世時即一八九八年以五千七百多鎊售出。不到五十年後，只值二十一鎊。比前者跌價跌得更不像話。人們總認爲，繪畫珍玩的東西，愈古愈有價值。可是上面說的兩個例子，幾十年間，幣值跌了，畫的商品價值並未隨之提高，反而跌得更厲害，你如何解釋呢？這已不是什麼藝術價值問題了。同樣一幅畫，當年視同瑰寶，隨後却飽受冷遇。可見以幣值論畫是不公平的。如果說標準，那只是商人的標準。有人搶購便抬價，而非藝術本身的標準。就像黃金一樣，可以從每安士二百多元跳到八百多元，而後又跌回四、五百元。黃金猶是黃金也，成色並未增減一分。一幅畫的幣值變易無常，與畫本身的藝術無關。二百五十萬元的《冰山》，誰也不能保証它的幣值能長久保持。

因此在展覽會或畫店裏，震於一幅作品的定價高昂而另眼相看，或見某一作品的定價低廉而不屑一顧，都不能說是眞正評鑒藝術。標價千元的也有可能勝於萬元的。我們應有自己的看法，雖然難免會有主觀。但決不能以定價者的主觀作爲我的主觀。對任何事物都不應盲從附和。對藝術品尤其如是。首先要破除對它的貨幣價值的迷信。

衆生難渡

這些年來，全世界都在鼓勵戒烟，勸導戒烟，叫嚷戒

烟，還想出了各種戒烟方法。全國各地有不祇一種的戒烟糖，不祇一種的戒烟茶。報刊、廣播台、電視台都在不斷宣傳吸烟之害。最近我國還發行了郵票，上印「提倡戒烟」的字樣。美國則以郵戳蓋上宣傳的口號：健康或吸烟（任君自擇）。

說到國外提供的戒烟方法，更是不勝枚舉。有一本外國雜誌介紹了多種與烟癮鬥爭的戰術：催眠術戒烟法、靜坐戒烟法、把烟枝鎖在銀行保險箱的戒烟法、深呼吸戒烟法、嚼尼古丁香口膠戒烟法、體育鍛煉戒烟法等等，等等。還有一種據說是專門替人戒烟的小機器，讓你坐在機器面前，機器朝着你的臉不停地噴烟，直至你頭暈眼花，以後嗅到烟味便要作嘔爲止。美國納布拉斯卡大學醫學院的幾個醫生，經過一個時期的研究，最近發表了他們的心得，初步結論認爲：烟癮皆由人體內酸質過多而引起。理論根據之一是，檢查了許多吸烟者早晨起床的小便，一般是呈現酸性較重，因此上午吸烟最頻繁。隨着時近下午及晚上，小便的酸質逐漸減少，吸烟的枝數也遞減，於是總結一個戒烟之法：少吃肉及米麵，因爲這些東西都是酸性的。多吃水果蔬菜，因爲這是碱性的。這便可以減少烟癮發作，產生戒烟的條件。

眞是千方百計，苦口婆心。

今年四月間，世界衞生組織還發出了警告，吸烟已造成世界性的人口大量死亡。並說這種情況像流行病那樣蔓延着，有如瘟疫。

無孔不入的宣傳，大聲疾呼的恫嚇，但其收效却是使人十分沮喪的。

今年六月，美國農業部發表了一個數字：一九七九年全世界香烟的產量，比前一年增多百分之一點八。

人類力能移山倒海，上天入地，却對這一枝小小的香烟，束手無策。

一個老畫家，患支氣管炎多年。他問我，能治嗎？我說能，但首先要戒烟。他搖頭。吸烟之樂與健康之樂，他寧取前者。

一個女導演，心臟、支氣管、神經、胃，都有毛病。問我能治嗎？我說可以試試看。你什麼時候把烟戒了，我什麼時候開始給你治病。三年過去了，至今她還沒來找我。

還有這樣的一個人，一談到吸烟之害，立刻戒烟。爲了表示決心，把平時用的精致的烟盒、打火機，全送給別人。過了一兩個月，熬不住了，又重起爐灶，再買一套烟具，然後不久又「下決心」送人。循環不已。對於他，戒

烟不是難事而是易事。他已經戒了多次，以後還要戒多次。

有的人說，讓我抽完這一包香烟，我就開始戒了。有的說，下最期一，或下月一號，我就開始不抽了。說的時候確是十分眞誠，然後又背叛了自己。

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吸烟的人！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的。我見過這類成功者。他們並沒有什麼秘訣。唯一的方法是說戒就戒，指頭夾着的大半截烟枝立刻丟掉。不等到抽完「這一包」，也不等到下星期或下月。也用不着把烟具送人。烟盒可以貯放飯票，打火機可以作火柴用。覺悟了的人，任何誘惑都是動搖不了的。獨惜這種人太少了。

這說明什麼戒烟茶、戒烟糖、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方法都是無濟於事的，如果你缺乏一個最老的老生常談：決心。

偶然在泰納的《藝術哲學》裏看到幾句有關意志和力量的話。這些話很像是對戒烟成功者的讚詞：「我們佩服那種頑强的決心。不屈不撓，堅持到底。不怕肉體的劇烈痛楚，不怕長期糾纏的精神折磨……不怕誘惑，不怕軟硬兼施、擾亂精神或摧殘身體的任何考驗。不管支持這決心的是殉道者的幻象，是苦行哲學家的理智，是野蠻人的麻木，是天生的固執或後天的驕傲，決心總是了不起的。」

而沒有決心，將一事無成，包括和香烟訣別這樣一件對健康有大大好處的小小事情。

五十年或五百年後，人類的子孫將以驚訝的心情來談論我們今天不能戒烟的人，並認爲無法理解（正如我們今天不能理解我們的曾祖父抽鴉片，曾祖母纏足一樣），從而懷疑把生存在二十世紀的祖先們，說成是智能發達的人，是否允當。

當然更驚訝的將是，爲什麼自稱爲文明的人，居然能讓公認爲毒品的東西給予合法的地位，讓它肆意害人。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羅魯達詩選譯　沈眞如
魯迅著作中的「嗚呼」（雜文）　張向天
同情學校（翻譯小說）　錢歌川
蟬與蛩（詩）　方敬
三月的故事（詩）　秦松
我讚美花（詩）　田野
陽關三疊（詩）　韓牧
故鄉的溪（詩）　碧泙
關於艾青（詩）　徐剛
鐵啞鈴與鐵窗（小說）　陳不諱

魯迅與李叔同

張向天

李叔同是現代佛教中著名的高僧。他不獨在文化藝術方面造詣極高，即在佛教思想方面，佛理深湛，持律精嚴，也成爲現代最有文化修養的佛家上人。

李叔同一生的名號極多。幼名李文濤，入南洋公學時易名成蹊，又名廣平，號漱筒，又作瘦桐。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留學東京時改名岸，號叔同，又號息翁。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今所稱的弘一法師就是後來通行最廣的名號。此外，還有許多別署，如一音，曇昉，無畏，晚晴老人等等，不能備述。

現代文學家中名號、筆名最多的，當推魯迅；不意在現代佛教的高僧中，又有李叔同與之驂乘比駕，實在是很有趣的事。

現在再擴而大之，將兩人在幼年生活、家庭際遇以及讀書受教育、並事業成就等作一比較。

二人都是浙江同鄉。魯迅是紹興人，李則是原籍平湖。

魯、李生年，李生於一八八〇年；魯迅生於一八八一年，前後僅差一年。

魯迅原是生於小康之家，自一八九六年起家道中落，墜入困頓，因而影響他的一生：「走異路、逃異地」，進了洋務學堂。

李家在天津本是經營鹽業的鉅富，一九一一年家資數十萬盡爲票莊所倒，瀕於破產，遂自津南遷上海，先任報紙編輯，旋任杭州師範教員，後竟在杭州出家。

魯，李均早年喪父。魯迅十六歲，父卒。李則五歲失怙。

二人都是在少年時代、志學之年抱有愛國思想，醉心西學、傾向變法以救中國。後來魯迅參加了革命團體光復會；李則於少年時代即刻有印章一枚，文云：「南海康君是我師」。後在上海參加南社，到東京後，又參加同盟會。

二人同爲留日學生。

魯迅於一九〇二年以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先習醫，後改學文學。

李則於一九〇五年由端方以官費派送日本留學。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習美術繪畫、音樂。

魯迅在東京爲提倡文藝，謀創辦《新生》雜誌，未成。李則於日本提倡戲劇、音樂。獨力編《音樂小雜誌》。又首創春柳社，先後演出《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並自任劇中女主角。

在當時清末衆多留日學生熱中於升官發財，大都選習警察、法政、軍事；而魯、李則同於精神文化方面著力，在留學生中可稱爲獨具隻眼的先進者。

魯、李都曾任教於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二人是前後同事。魯迅在一九〇九年在該校任生理、化學教員；李則於一九一二年起教授圖畫、音樂。

在文學理論方面，魯迅是革命文學的奠基者，他主張「革命文學」首先是人的問題。他在《革命文學》一文中有這樣的話：

「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而已集》）。

李叔同雖出家做了和尚，但對文藝也持用同樣見解。一九四二年有《與晦廬論文藝書》云：

「……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於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

李叔同的文藝觀，和魯迅同，均着重人的品德思想爲第一義；否則所創作的文藝也不過是欺世媚俗、歌頌權威之作。

在交遊方面：李叔同二十二歲在南洋公學讀書，從蔡元培受業，爲蔡的得意門生。魯迅自一九一二年入教育部爲部員，和蔡有上司下屬的關係，後來又有學術上志同道合的交誼。

魯迅的好友，如錢家治、夏丏尊、葉紹鈞、柳亞子、郁達夫、豐子愷、內山完造……，也都是李叔同的至交或學生。

魯迅自入教育部供職，長居北方；李叔同自日本學成歸國，一度在天津工業專門學校任教，後來即轉而南來，任教杭州，從杭州虎跑寺剃度後，就一直在南方浙、閩兩省寺宇念佛修律。

就其精神境界言，兩人都是持極嚴肅的態度對待人生的苦幹實幹傑出之士。魯迅以其稜稜革命的精神，終成爲無產階級文化戰綫上偉大戰士；李叔同則以其出世的積極精神，宏律宣法，成爲佛教中修持最精嚴的大德上人。

魯迅的後半生，實踐了「俯首甘爲孺子牛」的教育青年的偉大任務。

李叔同則願以自己肉體送投江海「結水族緣」，和古代「捨身求法」的人，不稍遜其光輝。

在這方面說，在當年統治階級失去了自信力的時代，魯迅、李叔同都可說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再說，魯迅和李叔同二人有過往來沒有？應該是有的。

李叔同在東京習美術的時候，魯迅也在東京。大家同屬浙江同鄉，在中國留學生會館的諸多集會、演講的活動中，當有不少的碰頭交談的機會。更何況兩人所執的業相同，魯研究中外文藝；李則倡導戲劇、美術，出版《音樂小雜誌》，這對魯迅說，實無異於空谷足音，聞之要大感心喜的！

李叔同在東京組春柳社，上演西洋劇，魯迅不會不注意的。據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三分中《看戲》一條有說：

「還有一次是春柳社表演《黑奴籲天錄》，大概因爲佩服李息霜（叔同留日時的別字，又作惜霜——引者）的

緣故，他們二、三人也去一看，那是一個盛會，來看的人實在不少……。」

這是說，魯迅對李叔同的藝術實踐精神，他是佩服的；所以於他登台表演之日，也特去觀賞。

歸國後，兩人南北一方，從未晤面；在可見的文獻紀錄中，只有這一件事，值得大書。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魯迅日記》記云：

「從內山君乞得弘一上人書一紙。」

這是說，魯迅託內山完造向李叔同求得書法一幅。

按《弘一大師年譜》：這年二月，李叔同自溫州到寧波，住白衣寺。夏丏尊與顯念居士（錢家治）往訪話舊。不久李叔同又去上虞白馬湖。白馬湖有夏丏尊、經亨頤、豐子愷等共集資爲李叔同建築的「晚晴山房」，這次來白馬湖又在「晚晴山房」小住。

夏丏尊、內山完造和李叔同交往密，音問常通，故魯迅特託內山完造向小住白馬湖的弘一法師求題字，並於三月一日這天收到了字幅。

從這一條日記，可以證明魯迅和李叔同是相識的，雖這時各人所從事的工作不同，但二人間有相知、相敬的密契在。

弘一上人爲魯迅作字，題的是甚麼辭呢？

就李叔同爲知交舊友題幅作字來看，不外是佛家的勗勉人的話或名德的偈語之類，再就是錄自《華嚴經集聯》。按上人的說法，爲人題字也就是宏揚了佛法。

弘一上人雅擅法書，這是世所共知的。他又精於篆刻。金石書畫賞鑑之精，也異於尋常。上人的法書，作漢魏六朝分隸眞書居多，而極具恬靜、沖逸之致，蘊藉有味，爲求得者所寶愛。葉紹鈞有《弘一法師的書法》一文，對法師的法書至爲推崇。一九二九年夏丏尊曾將李叔同平時臨寫碑帖編成《李息翁臨古法書》，由開明書店印行。

魯迅的向弘一上人求字幅，當與敬仰其人，且寶愛其高超的書法、篆刻藝術有關。

今之保藏魯迅遺物的北京魯迅博物館，不知尚存李叔同的這幅墨寶否？

筆者過去曾寫有《魯迅向人求書作字故事》（收《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一九七九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文，曾遺漏了魯迅向弘一上人求書這一件史實，今補記如上。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關於短篇小說

（英）史丹·巴斯吐作　李昕譯

史丹·巴斯吐（Stan Barstow），一九二八年生於英國約克郡，是一個礦工的獨生子。他在當地一間機械公司的繪圖室中開始寫作生涯，第一部長篇小說《愛的一種》受到熱烈歡迎，並被改編爲電影。從一九六一年起，他就成了專業作家。他寫了不少短篇小說，許多並且經由英國廣播公司播出。

他的興趣還包括了音樂和電影。他曾爲電台、電視及劇院寫過劇本。

《人的因素》這一短篇小說集，收集了他的十二個短篇。現在選譯的《關於短篇小說》，便是他專門爲這一小說集的出版而寫的文章。

——譯者

一個對散文小說有興趣的作者，他寫作的第一步自然是短篇小說，他可能把短篇小說僅僅看作是小說的短縮，這種短篇相對於寫長篇小說所需要的馬拉松式的十二個月，也許花上幾個晚上就可完成。在這一方面，他最低限度也在學習用詞，同時，隨之而來的經驗也教導了他，使他認識到短篇小說並非長篇小說的短縮這麼簡單，而是有它本身的形式，具有本身特有的問題。

當然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對散文小說有興趣的。我有時這麼想，現代典型的年青作家是電視劇作家。那種五十分鐘的電視劇，或者在片集中一個獨立的情節，與一篇稍長的短篇小說具有同樣的份量和情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類作家是短篇小說作家，只不過他是以對話及鏡頭來使他的材料形象化，而不是用文字及散文式描述。當然，他也接觸到更多的觀衆。

我自己也寫過電視劇本，不過對我這種性格的作者說來，寫電視劇本有一種嚴重的缺憾，那就是，多數電視劇只播一次，然後就被遺忘了。我一向以來，都對文字的永久性懷有強烈的感情，而且，當我開始寫作時，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那個時候，電視還不是那麼普及的。不過，我認爲，就算當時電視已經普及了的話，我還是會成爲散文小說作者的。

我剛開始想學寫作時，就是這種感情——對文字的無限敬意使我氣餒的，而且，我的環境及背景也不是孕育寫作的有利基礎。我家裏沒有作家（事實上，讀書的都很少）；我在學時雖喜愛英文，但從未試過寫作，加上又沒有大學的教育以助我一臂之力。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到，所有這些都無關重要，而天才常常是從各種各樣的、表面上靠不住的地方湧現出來的。

情況是這樣的，那時我才廿歲左右，認爲自己選錯了終生職業，感到非常苦惱。我是個機械製圖員，從我所知道的標準看來，我的工作是不錯的。但是，這個工作却使我對這一行業異常不滿，而且一點也沒有在這方面爭取進步的雄心壯志。這種失意促使我尋覓一種創造性的業餘消遣，使我大胆地想到我在雜誌上看到的許多故事並不太好，經過練習，我也該寫得出來的。我並非爲收入而寫：我從未想過我自己有什麼嚴肅的話要說，也沒想過會有人嚴肅對待我的作品。後來，我發覺不全心全意的寫作是成不了事的，而且，也意識到，我所寫的應該是我親身經歷並了解的那種工人階級的生活。

可是，我很快就知道，沒有多少人要了解這種生活，

如果年青的讀者對此有所懷疑的話，我得指出，那個時候，像約翰·布雷恩，艾倫·西利托，基思·沃特豪斯，和大衛·斯托里等這些出身與我相同的作家還未出現，更沒有由他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而且像「加冕街」和「Z——車」這類以工人階級爲背景的電視劇還沒流行。因此，我在最初九年的寫作生涯中，只出售過四篇短篇小說（三篇由英國廣播公司廣播），直到一九六〇年，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愛的一種》出版之後，我才有了某種接觸觀衆的突破。隨之而來的就是《亡命之徒》這本短篇小說集。

現在，與長篇小說相比，短篇小說對一般讀者說來總是不那麼流行，這正是因爲短篇小說的要求更高。除了作者的寫作技巧之外，短篇小說的成功還得依靠小說本身引起讀者的共鳴，而共鳴只能產生於讀者本身的經驗及感觸範圍之內。實質上，短篇小說是一種經濟形式：它可以用隱晦方式進行描述，還可在字裏行間表達許多意思。至於讀者從中會得到什麼，那就得看讀者本身具有什麼經驗和感情來檢驗它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短篇小說的要求就比長篇小說高，可以說在要求上與詩歌相似。長篇小說可以固定描述某一組形象，而且通過長篇敘述使形象與讀者作伴；但短篇小說則不同，讀者必須在一個短篇之內適應不同的形象與不同的環境。

長篇小說家，可以引導讀者經過二、三百頁的故事，但短篇小說家却因爲空間受到限制而不得不迅速使讀者產生印象。長篇小說家可以描述人物的發展——人怎樣隨着本身的天性及環境的影響而改變——，短篇小說家就不可以；他只能抓住危機的一刻、決定性的一刻、一生中的轉折點來寫，而且，他還得一開頭就吸引住讀者的注意力。長篇小說家可以描述一系列導致危機的事件，以及危機發生後的結果，短篇小說家就不可以這樣；然而，無論如何，在結尾時，他總得讓讀者有一種完滿的感覺。正是這種不能說太多，也不能說太少，只能剛剛好的一種本能感覺，才成爲一位眞正短篇小說家的標記。一位大師把這種感覺稱爲平衡感覺，那就像是用火柴枝搭房子一樣，少一根搭不成；多一根又會倒塌。

關於這本選集中的故事，我看就用不着什麼特別的解釋了，這些短篇都是傳統形式，而且要點也不含糊。（雖然一提到故事的「要點」，我們就有點不安全了，一篇故事的意義只能包含於故事的整體之中，而不能像取核仁一樣從中抽出某種教訓或道德來的。）

常有人問作家是否取材於生活，我看，答案是：是也

不是。事實上，很多短篇小說的靈感都是來自生活中的某些細節或小事件的；這並不是說整個故事取材於生活，而是生活中某些事件使得作家停下來考慮：「怎麼樣？爲什麼？是什麼引起的？結果會怎麼樣？」這本選集中的一篇《小小宮殿》就是這樣引起我執筆的：有人向我講到一個男人，爲了向即將遷入的住客洩憤，把自己屋裏的牆紙用漆塗得一塌糊塗，而他的妻子面對他這種破壞行徑哭個不停。就這麼一點，再沒有更多的材料了，可就是這一點便足以使我提出問題：「怎樣利用這點材料來寫出二人世界中的有意義的行爲呢？」在我所寫的故事中，破壞行徑並不是故事的要點，而只是妻子對夫妻關係的那種感受的象徵。所有的內容都是我「安排」的，而且我也懷疑，眞正生活中的人是否都像這樣。同樣的，《演員》這一短篇（按：本刊八月號刊出）也是出自我聽來的一段故事：一個男人被人說服了參加話劇演出，就在演出第一天却發生了像《演員》那樣的事。我並不認識這個男人，亞伯特這個人是我發明創造出來的，這個人在我腦子裏與聽來的這一段有趣小故事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演員》這一短篇。亞伯特在台上成不了演員，可是在他私底下生活裏，他確實是一個用無動於衷的面具來掩蓋眞實感情的演員。在另一方面，很多短篇小說並沒有這類明顯的觸發就在腦中產生的。作家腦子裏儲存了過去的記憶與經歷，而故事似乎就在這下意識部份裏潛伏着，直等到它們準備好了才出現。這就是眞正天才的那種難以描述的創作過程，在創作的開始階段，可以說完全不是自覺的過程。

提一下作品風格的問題可能會有點趣味。一個作家的基本風格就像他說話的聲音和說話的方式一樣，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但是，在這一個範圍內，也可能爲了適應故事的內容而改變寫作方法的。例如，在《人的要素》這一短篇中，故事是由一個單純的青年講述的，他只是部份看到了自己的遭遇。這一點可以與《小小宮殿》的第一人稱方式作比較，這位女主角是受過更好的教育，而且也更自覺。《鼓》這一短篇則是對話式的描述。讀者也可以注意到《亡命之徒》的第三人稱描述方式與《賭者永不勝》及《一曲老歌的結束》相比較則是更平鋪直敘、更粗野一點，在《亡命之徒》中，煽情比報導引致最後悲劇的一系列情節更爲重要。

《亡命之徒》的這種毫不激情的報導使得一位書評家說我似乎是同情這些亡命之徒。我認爲對待這樣的指責，多數作家的答覆會是：作家的工作不是裁判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而是把他們寫出來，其餘的，就交讀者去思索了。

鄭愁予和他的詩

葉如新

在台灣詩人當中，鄭愁予有自己的獨特氣質。

辛棄疾有《菩薩蠻》詞：「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鄭愁予以「愁予」爲筆名，是偶然，還是取自辛稼軒的詞意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只有鄭愁予本人才最爲合適。

不過，我們從他的詩作中，也許可以揣摩到一點消息。讀他的《歸航曲》，不妨有此聯想。

飄泊得很久，我想歸去了
彷彿，我不再屬於這裏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戀的桅燈
摘下航程裏最後的信號

我要歸去了……

每一片帆都會駛向
斯培西阿海灣（註）
像疲倦的太陽
在那兒降落，我知道
每一朵雲都會俯吻
汨羅江渚，像清淺的水渦一樣
在那兒旋沒……

我要歸去了
天陽有幽藍的空席
有星座們洗塵的酒宴
在隨去雲朵和帆的地方
我的燈將在那兒昇起……

（註）斯培西阿海灣：雪萊失踪處

這首詩寫在一九五一年，當時鄭愁予只是十八歲，因此是他早期之作。鄭愁予原名鄭文滔，出生在河北，童年在大陸度過，而且因爲他父親過的是軍旅生活，他也隨着遍歷各地，相信這些經歷，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詩中出現「汨羅江」，這是其他只在台灣生活的作家或詩人，不可能有的。

同樣的記憶，在鄭愁予別的篇什中也多次地浮現，如：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錯誤》

何，北方
古老的磨盤
年年磨着新的麥子
——《編秋草》

來夜的河漢　一星引緯西行
回蜀去　巫山有雲有雨
——《一〇四病堂》

是誰向這邊馳來了呢
這裏有直立的炊烟
和睡意朦朧的駝鈴
——《黃昏的來客》

他在後期（一九六四年）所寫的《燕雲集》十首，更是集中地表現了詩人對舊遊之地的深刻懷念，如《燕雲之二》：

雲沉於丹墀

華表的蟠龍臥影於斯時
大風停息了
月乃昇自重樓氤氳的黃昏
於是萬家的飛簷襍着樹
浮滿整個的城池了

（註）自白塔鳥覽

能夠說這些詩句都是偶然出現的嗎？如果人們理解到詩人內心深處的不可磨滅的感情，是不難想到他和稼軒《菩薩蠻》詞有和諧的共鳴。歷史、時代、處境、情況儘管不同，而「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的慨歎，却是一致的，詩人怎能不「愁予」呢！

鄭愁予的感情，在台灣，恐怕不是個別的罷。他的詩篇受到歡迎，和類似的內容，不能說沒有關係。

當然，作爲詩人，更重要的是他所寫的是詩。就從前面摘引的片段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鄭愁予以形象思維的新穎生動，和節奏韻律的鏗鏘明快，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寫的是眞正的詩。

鄭愁予在把概念化爲形象上，用了很大的功力。你會看得出，他的創作絕少是「即興」的，縱使只是幾行，都做了刻意經營——而又努力於不落痕迹。他把一切思想感情的活動，變成了讀者有可能捉摸的東西，因而更精確地傳達了詩人的心靈。他用雨絲表現「戀」：

遺落在那裏的——
我們底戀柯，像雨絲，
斜斜地，斜斜地織成淡的記憶。

——《雨絲》

這實在是很巧妙的構思。設想在「戀」的過程中曾經漫步在雨絲中，這雨絲對於戀人來說就是難忘的經歷，每一點都飽和地溶解了愛情。爾後，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中，再看到雨絲，便「斜斜地，斜斜地織成淡的記憶」了。在這裏，確實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使人們千百次碰見過的雨絲，一種最最普通的自然現象，突然具有動人的藝術魅力。詩人善於抓住事物本質上的聯系。既然是斜斜的雨絲，便只能織成淡的記憶；但這一個「淡」字，正表現了內心感情的「濃」，意在言外了。用「織」來表現心情的複雜而細緻，原是中國詩人的傳統手法，我們會看到鄭愁予的詩，是從中國詩歌深厚傳統中融滙、脫胎而來的，正如楊牧所說，他是「中國的中國詩人」（《鄭愁予傳奇》）（鄭愁予詩選集代序）。且看：

看我——

「二十餘年成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
　　——《結語》

這是明顯地從姜白石《揚州慢》中變化出來的。詩人沒有諱言意念的來源，而且對古代詞人的創造表示了衷心的讚賞。當然有更多是在意境、句子結構和鑄詞上的接近，如：

客來小城，巷閭寂靜
　客來門下，銅環的輕扣如鐘
　滿天飄飛的雲絮與一階落花……
　　——《客來小城》

此時小姑弄罷　彩線自寬解
　倦於親粧的十指　弄些什麼都不是
　　——《花季》

不難發現傳統詩詞的用語以至格律對鄭愁予的影響。甚至用韻，他雖然有意地避免齊整的脚韻，以免束縛自己，可是句子內和句子間的和諧音節，是通過用韻來達成，是沒有疑問的。

特殊的構思，是鄭愁予凝成他的風格的主要因素。詞語的運用固然重要，但關鍵在於使它們具有色彩、音律和生命。讀他的詩，往往不能不驚佩於他的善於運用一切所接觸到的極爲平凡的素材，而賦予以詩的內涵。像——

歷史的鎖何沒有鑰匙
　我的行囊也沒有劍
　要一個鏗鏘的夢吧
　趙月色，我傳下悲戚的「將軍令」
　自琴弦……
　　——《殘堡》

沒有鑰匙的歷史的鎖，是解不開的歷史之謎；行囊沒有劍，大概是割不斷那纏繞的詩罷。於是詩人只好做鏗鏘的夢。用鏗鏘來描寫夢，很新鮮，是「夢回吹角連營」的變奏。但最突出的是「將軍令」，一首描寫戰陳指揮的樂曲，所以用「自琴弦……」轉折而下，留給讀者以不盡的悵惘。

曾經傳誦一時，被認爲是鄭愁予早期代表作的詩輯《船長的獨步》，即以這種新穎的形象受到詩壇的重視。紀弦說，「他的詩，長於形象的描繪，其表現手法十足的現代化」。關於現代化問題，下文將另行討論，但形象描繪的別有心思，却可說是不易之論。如：

你住的小小的島我正思念
　那兒屬於熱帶，屬於青青的國度

淺沙上，老是棲息着五色的魚羣
小鳥跳躉在枝上，如琴鍵的起落
——《小小的島》

「跳躉」顯然是詩人自造的語言，但正是這個詞組，使這一小節詩句的聲、色、形象都活起來了。詩人把概念化爲具體的形象，也可以把具體的形象灌注以更豐厚的內容，如：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離別磨亮
被用於寂寞，被用於歡樂
被用於航向一切逆風的
桅蓬與繩索……
——《水手刀》

楊牧認爲，「從此水手刀變成愁予的專利」。也許可以這樣說罷，因爲詩中所描繪的確實是一把在風與浪中鑄鍊出來的水手刀。詩人在充滿了驚險和傳奇的航海生活中不抓住別的什麼，而抓住一把刀子，難道不是別具慧眼麼？

但紀弦說這個時期（一九五五年之前）鄭愁予的詩是「現代化」而且是「十足」的，未免强作解人，因爲紀弦他們自己在提倡「現代詩」，便把鄭愁予拉進去了。其實到此爲止，鄭愁予的作品，仍然有濃厚的傳統中國詩歌的風格。

應該說，在此之後，鄭愁予才開始向「現代化」的道路探索。雖然對於「現代詩」的評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在創作上要嘗試新的天地，正是一切文藝家應有的權利。

一九五六年的詩輯《醉溪流域》可以看到詩人轉變的軌迹，這是從原來富有傳統風格的詩的基礎上，「現代化」起來。這主要表現在意境和形象的分離，表現在詞語運用上的有意生硬，因而把詩人的主題埋藏在更深的地方，要求讀者以更大的沉思去咀嚼。且看：

偶然間，我是勝了，造物自迷於錦繡的設局
畢竟是日子如針，曳着先濃後淡的彩線
起落的拾指之間，反綉出我倫傲的明暗
算了，生命如此之速，竟速得如此之寧靜！
——《生命》

這裏有不可强解的詞組，有不易捉摸的意念，但是仍然可以領會到詩人大致上要說的是什麼，便同完全在玩弄七巧板式文字遊戲的那種「現代派詩人」有有分別。

眞正可以算做鄭愁予「十足現代派」的作品，應該是

寫在一九六三年的《草生原》，這是一首六十八行的詩，在他的全部詩作中，是罕見的長詩，重要在於很大程度上和過去的鄭愁予分離了開來。我們可以看見詩人所追求的是分解、交錯、無機地組合的圖形和節奏，表面的散亂來自有意的經營。到這個時候，詩人似乎逸出了傳統的圈子，而醉心於在新天地的優遊了。

這裏摘引的是第一小節：

春　春　數落快板的春　春　猶是歌的更鳥
走着草的親女　白杜鵑跳過足趾
　紅杜鵑跳過足趾　那親女
便裸臥於歌懷中　便優遊素手於胸毛
　風一樣的胸毛　變奏一樣的風
把如笙的指節吹響

我們會覺得不容易捕捉作者在這一刻的造意。也許，正如所有現代派詩人一樣，是認爲作品使別人能夠理解是沒有意義的。詩人的快意，看來便在於扭曲了意象所組成的不協律的和弦。

再讀第二小節：

在今年　草木的植物都結雪
綠色的處子（無論那種膚色的處子）
皆被暗隅的松針嘲笑
於是　唇插白百合的那親女
雲一樣地沿着屋脊叫賣
（一束百合就能週遊世界了）
今年　最大的主顧
仍是烟囪中　烟一樣逸出的丈夫們
呵癢一樣的烟　妹妹一想的癢
叮叮噹噹笑在錢袋旁
使會錯意的紙一樣的百合以爲
爭購的丈夫是硬幣多的　其實
丈夫們的袋內響着
貞操帶的鑰匙

現代派詩人有他們的理論和創作實踐，鄭愁予的這些作品當然爲他們所欣賞。但在個人的看法，值得喜愛的是他「十足現代化」了的之前的作品。那裏有我們可以領略的文字美、韻律美和意念的美，有可以引起共鳴的感情。而當我們無法去忖測詩人的思想活動之時，讀詩便變成猜謎語，變成以好奇的眼光端詳混雜在一起的彩色積木，阻斷了詩人和讀者心靈的溝通。對於一位富有才華的詩人而言，實在是可惜的——我以爲。

詩人自己怎麼看呢？在朋友的讚譽中他怎麼看呢？楊牧說：「近二十年裏，愁予……在《草生原》中尋獲他心目中最圓滿的詩。這過程是壯烈偉大的。我們以史的平淡檢查他，認爲他在寫過《草生原》以後，應該有更冷肅更廣闊的作品產生……。」然而在寫了《燕雲集》十首（一九六四年）之後，一九六五年只創作了《邊界酒店》等不多的幾首詩，然後便幾乎是擱筆了。然後到一九七二年，才發表兩首作品：《秋》和《「暖和死」之歌》。這時，他寫的不再是現代詩了，回到較早的風格裏，而情緒是沉降的。《秋》結束時，詩人是這樣說的：

於是
你突然想死
那人就脫下彩衣來蓋你
天地多大
能夠容的也是這些些

是向詩的天地告別麼？爲什麼要向詩的天地告別呢？楊牧問：「他爲什麼停筆於一九六五年？」這也是我們要問的，似乎沒有人提供答案，包括鄭愁予自己。一九七三年，鄭愁予爲他的詩選集寫了簡短的後記，對此完全沒有提及。

是現代詩開拓了鄭愁予的詩的新路，還是現代詩堵塞了鄭愁予的詩的生命呢？

還是，如詩人在《浪子麻沁》中所吟的：

有的說　他又回城市當兵去了
有的說　雪溶以前他就獨登了雪峯
是否　春來流過森林的溪水日日夜夜
溶雪也溶了他
他那　他那着人議論的靈魂

鄭愁予是否介意於着人議論呢？不知道。但他並沒有「回城市當兵」却是眞的。他在一九六八年去了美國，到愛荷華國際寫作班做訪問作家，獲藝術碩士學位，其後是愛荷華大學東方語文系中文講師，現在是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中文講師。是工作的繁忙，是故鄉的懷念，是異國的羈旅，使他提不起詩的彩筆麼？

我們期望着，在新的時代裏，鄭愁予將醞釀出新的詩篇來。

有富

雙翼

一

自動化機器代替了許多熟練的手。二十年前，哪個行業不依靠熟練工人？現在情形不一樣了，許多行業都分成一道道很細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用機器，操作簡單，生手也能很快就坐上車位。

玉芬不受影響，她的一雙手，幹起活來，敏捷利落，賽過機器。

每年下半年，她這雙手就格外忙碌起來。常有熟悉的紙品廠、裝釘公司、印刷廠打電話問她有沒有空，甚至預早約好她，有各種各樣的裝訂工作等着她做。

昨天，她剛剛裝訂完一批傳統形式綫裝書，今天忙着完成一批月曆。

倒是因爲機器普遍，幫助她這一雙靈活的手吃香起來。機器一開動，速度很快。幾萬份的雜誌，今天送來，明天就釘好送出去。然而機器要吃大宗的貨，幾百一千的小數

字，花不來。這些小額的交易，還是要流到舊式機器那裏去，還是要熟練工人來做。

玉芬還不是做這種工。

有些特殊開本、特殊要求的印刷品，在裝釘上可難住了機器。不是機器做不來，因爲數量小，不值得特地去設計安裝這麼一副機器。於是這一類工作，幾乎全歸手工去做，最終的工序才由機器來完成。正因爲機器的普及，熟悉舊手工業方式的工人也少了，熟練工人難找，像玉芬這樣做得特別快捷準確的工人尤其少。她成了這一行中的超級自動機器。

眞是超級。什麼樣的特殊要求，她都能夠從容應付，完美交貨。老板們計算過了，即使給她特別高工資，也還划得來。

她的工資全是計件。特高。

高也值得，這本賬，伶俐的玉芬心頭有數，老板們也心頭有數。

今天她做月曆裝釘工。每年從這個城市印製和出口不少月曆，各種尺碼都有。同一家印刷公司，接下來的生意，可能有八開，十二開，四開，六開，三開，對開，都有。這些月曆，每份（一年）十二頁，加上封面，至少是十三張。印好後，一疊疊的放在那裏，一共十三大疊。玉芬的工作就是按着次序，每一疊上檢起一張，使之成爲一份（一年），待送去釘起來，切好邊緣，就成爲完整的月曆了。開本大，十三疊就佔不小的面積，還得安排成一個圓圈，好讓女工沿着圓圈走過去，一面走一面檢，檢到了第十二月份，放成另外一疊，然後周而復始，立即開始檢第二疊。

這是很佔地方的。在香港這地方，租金以每平方英尺來計算，誰都知道，佔地，就是成本。如果把這種工序設計爲機器來做，這機器就得佔很大的房地，而且是一年到頭佔着的。但是完全用人工，就靈活得多。什麼地方挪得出空間，就可以在那裏做臨時「廠房」，人一到，就開工；做完了這一筆生意，地方又派別的用場了，成本上可以省下很大的數字，即使因此付給女工較高的工資也花得來。

玉芬很明白這裏面一收一支的比較，知道老板肯在這上面出錢。雖然到底兩者之間的收支差別有多大她計算不出來，但她堅持兩個要求，一是計件，一是工資要比人家高一點。因爲她做得特別快捷，利落，不出錯。

按理，要是計件，甲和乙的工資該一個樣。然而事實上不一樣。幾千份月曆，讓一個手脚不那麼敏捷的女工來

做，做一個星期；讓玉芬來做，四天，（連加工，她有這耐力）。雖說付的計件工資數目一樣，可是交貨遲老板就得多付三天的地方租金、燈光設備等等的成本。要是讓玉芬做，同一地方，每月可以多出一倍的貨，還贏得交貨快捷的名聲。

她是這一行的狀元，老板們肯付給狀元的工資，計件，還比別人高一點。但並不是一年到頭都有這樣的機會。如果印刷廠接到一筆大生意，全是標準開度，那就交給機器去做了。只有特殊開度、特殊裝釘的印刷品，才需要用這樣的人工。

玉芬的手比機器可靈活得多了。任你什麼樣的要求，她能很快就掌握了規律，做起來就像機器那麼快，可機器沒有那麼優美的姿態，機器還有噪音，顯得笨重。

當她輕盈地走了一個圈子時，她手上也就檢好了一份月曆。她的手是那麼靈巧，從來不會多檢起一張，也從來不必因動作遲鈍而要停一停脚步。從窗口望進去，不大覺得她雙手在動，只像驗貨員走來走去在巡點什麼。

累嗎？「不累。」玉芬常這樣說。其實哪有不累的？青春的活力，使她能夠應付這種比機器還要靈巧的工作，天賦的敏捷使她做起來比別人又更快捷一些，然而這都要調動起全身的精力，手上每一根肌肉、神經，眼神注視，精神集中，腦子一刻也閒不得。這是生命中最富活力的年月啊。在這年月，她精力以最集中、最高度的狀態，按這樣的形式，以特殊高價格一分一秒地出售。誰說不累？每當休息的時候，比方停下來吃午飯，她就木住了。好像要以極靜來補償剛才的極度活動。木然地吃了飯，木然地坐了半晌，於是又站到那些印好的紙張前面，登時生龍活虎地做起來。每一分鐘都是錢呵。

晚上，回到家，她會感到說話的精力也已耗在工作上了。但她是快樂的。

她很以自己的幸運爲滿足。她讀書不多，不能找到理想的職位；她只能做一個普通工人；而在這一行中她成了狀元，她幸好夠靈活而又有精力。而且又恰好有這麼一些特殊的工作需要她這樣的人來做，並且願意給她優厚的工資。去年，最旺的季節，她曾經在一個月中得到四倍於平時一個月的收入。雖然那一批貨完成以後，她一連睡了五天，什麼都不願做。

能夠多掙點錢，而這錢對於家庭是極有用的，她自豪了。

明天出糧。她估計，這一期糧的數字不小。她會把一

疊紅色的鈔票，也許有二十張，輕輕的放到媽媽手心，外加一個甜甜的微笑。

二

玉芬的媽媽很高興，這個月供樓的款項又有着落了。

媽媽有一個宏大的理想：全家子無論怎樣咬緊牙根苦鬥，也非要買下一層樓不可。事實上在這個城市的一百多萬個家庭中，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個理想，不過有的家庭輕而易舉地完成了這個理想，不但有一層樓，而且寬大，屋子外面有空地，游泳地；郊外還有別墅。這一切都超出玉芬媽媽所夢想的。玉芬媽媽精細地計算過一家的能力之後，得到的結論是只能在樓價較便宜的地方，買一層三百呎到四百呎的樓宇，這個目標對於他們已經夠宏偉了，必須用巨大的氣魄和韌力來完成它。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有這樣的條件的。

他們一家，在等待分得廉租屋，不知怎地，陰差陽錯，多少年過去了，總輪不上。不能老等。玉芬媽媽決然做一個結論：一面等，一面努力供一層樓。如果自己有了屋宇，會失去居住廉租屋的資格，然而這總有法子解決，因爲大兒子到結婚年齡了，自置樓宇可以歸他名下，她丈夫的名字繼續等待分配廉租屋。困難不在這方面，困難在於每月要拿出一筆不小款項。她選中了遠離市中心區的一層樓，屋裏實際是三百呎不足，契上寫的是三百多呎。六百元一呎的樓價，二十萬元。她家裏全部的積蓄都拿出來付首期之後，分期付款，每月連利息仍然要三千多元，要連續供五年。在這個家庭裏面，四位數是天文數字，並不是經常用得上的。現在，每月都要跟四位數字打交道，而且是付出，這是一項巨大的考驗。全家中只有玉芬媽媽有魄力做這個決定。

玉芬的爸爸，一個泥水老技工，從長期的經驗而成爲熟練的技術工人。老實，永遠只知道面對着眼前的工作，完美地完成，不能容忍有什麼馬虎的地方。然而永遠不會動別的腦筋，連做判頭的活動能力都不足。他的收入穩定而不高，他這一行也沒有機會升級，她做什麼呢？這一輩子是那麼定了型。大兒子剛剛出師，修汽車，像他爸爸一樣老實而堅定，雙足在地球上踏得很穩，然而不會想到爬上金字塔頂。玉芬的媽媽自己，年輕時雙手也以靈巧出名，現在因爲家務等等負累，只能拿些家庭手工來做，但這方面她是很有辦法的，不知消息爲什麼那麼靈，總是很

快就知道近來做些什麼好。令她引以自豪的是女兒玉芬，她像她，機靈，巧手，充滿活力，心有七個竅。

要是就這麼四個人，全是勞動力，那就太好了。然而玉芬以下，還有三個小弟妹，太小，都在念書。還有個家姑，前幾年極能幫得家務的，現在開始顯得顢頇了，體力也在衰弱，個子本來就小，却好像還在小下去。

這麼一個家庭，收支本來只勉強平衡，怎麼能供一層樓？不能也得能！長期的生活經驗告訴這個城市的居民：你不能沒有地方住，而這個住的問題是一隻大口袋，你有多少錢投進去都永遠填不滿。人不能一生面對這麼一隻貪婪的大口袋，就如不能一輩子與一頭餓獅一起蹲在鐵籠裏。玉芬媽媽這樣心靈的女人更不會看不到。而且她有魄力。她像一個女首相那樣，決心從根本整頓一國的經濟狀況，準備面臨五六年的苦鬥。

家姑，丈夫，兒子，女兒，全以她爲中心。她是一個女强人。如果她受到良好的教養，誰說她不會是社會上的名人？叱咤風雲！現在，至少，她仍然以做女首相的氣魄做了決定。只要一家子照平日那麼勤儉，再加上一點點的努力，每天比往日都多努力一些，她相信，一定能夠打贏這一場百年戰爭的。

開始供樓以來，每天都像在搏鬥，每月就像面臨一場會戰。幸好有這麼一位指揮若定的女强人，總算一個月一個月應付了下來。不過每過若干個月，總會出現一次危險，家用像苦旱的河水一般乾涸下來。這個月就又面對這個困苦的局面。不過，玉芬那裏帶來希望，又是她最擅長的那些工作的旺月了。

果然，今天玉芬回來，把一叠鈔票交給了她。說：

「媽，這個月的供樓錢，凑足了嗎？」

媽媽把那一大叠鈔票接過來說：

「玉芬，媽年輕時，也能幹的。你比媽更能幹。」

媽媽很少誇人家的。她這話比國家的獎狀還有份量。

晚上，玉芬媽把這個月全家竭盡精力換來的血汗錢，集中起來。明天，可以按時交到銀行去了。三千八百塊。交出去，又打了一場勝仗。她充滿勝利的歡愉，全家的熱望，那個目標，又接近一步了。

三

銀行職員各自掌握着他們那一部門的新式設備，工精藝熟。收入一筆款項，那個部門的職員手指飛快地在電腦

終端機上按下了數字，就把這筆賬目記錄進電腦裏面去了。

玉芬媽媽好入數單，連同再三點數過的那筆款子，鄭重地從銀行的窗口遞進去，看到那位年青的辦事員熟練地按了幾個數字，把入數單嵌進那個電腦終端機中，不過三兩秒鐘就取出來，上面已經印上了什麼符號，算是把事情辦妥了。

每一次都是這樣。玉芬媽總覺得那張單子太簡單了，辦事的過程也太簡單了。經過全家那麼艱苦奮鬥然後得來那一筆款子，存入銀行時怎能沒有一番複雜一點的手續呢？那怕令人多等一會兒也好。只是那麼幾秒鐘的時間，手指在那部機器上按了幾下，一筆款子就那麼流到人家的口袋裏去了？事情眞是這樣就辦妥了嗎？

然而這種微微的不安，只維持很短的時間，她又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回家去了。如果他們一家奮鬥的目標就是在高山山尖，那麼，他們掙扎着，又向山尖爬近幾尺了。

銀行的職員們可沒有體會到她的心情。他們每天手指下按動過多少數目字。三千五千這樣的數字太平凡了，平凡到像你端起一碗飯決不會特別注意其中的一顆米粒。

每天，他們處理着繁多的來往數字。

四位數，五位數，甚至六位數。——六位數也不過是十萬廿萬以至八九十萬之類。對於整個銀行來說，六位數還是平常數目。

那位李先生，是他指頭一動，幾秒鐘間就把玉芬媽交來的幾千塊錢存入電腦機中去的。然而他一點也不會在記憶中留下這筆來往賬的印象。那太尋常。

一筆又一筆數字，他按動着鍵子，心頭在思考着，股市到底會走向上揚還是下挫呢？

銀行的工作使他們很自然地留意着這個城市以至世界上的經濟活動，也使他們對於力所能及的項目躍躍欲試。每天他們談論着各種傳聞的故事，一個財團與另一個財團之間怎樣合作或者怎樣鬥法。那往往牽涉到極其巨大的數字，前不久，一個財團能夠在極短促的時間內調動達二十億元的現金，來投入他們的商戰。他們談論着諸如此類的事情和數字，而且是那麼經常談論，這會使他們覺得這些巨大的數字似乎也很尋常。儘管他們玩不起這樣的數字，但至少，就在這個城市裏，有很多巨頭的手頭是經常玩着這樣的籌碼的。這種感覺帶給他們一種奇特的心理，彷彿他們自己的能力也隨之膨脹起來。十億元級的買賣他們固然玩不起，但是退十步，退百步，像一萬幾千，幾萬十萬那樣的買賣，總能嘗試嘗試吧。

有時候，他們甚至有點憤憤不平。當他們按着那些數字鍵子，把幾百、幾千、幾萬、幾十萬或更大的數字，往電腦裏輸送的時候，他們會想到，儘管這裏數字直接有關的是各個不同名稱的戶口，但是小戶口從屬於大戶口，大戶口從屬於超級戶口，說來說去，這個城市的經濟活動總是在若干個大財團影響之下。許多數字的終極還是以各種形式和途徑，輸送到各個大財團那裏；財富在那裏集中起來。然後，他們以這些財富左右着城市的經濟面貌，千千萬萬人的生活苦樂。李先生想，如果讓他手頭掌握着足夠的財富，他也能有這樣的威力。他也會知道，在當前這個城市裏，地少人多，形勢還容許發展，經濟活動會越來越頻繁，那麼，把土地抓在手心裏仍然是最奇妙的生財之道。（人們都叫做地產業）可是，他能夠做嗎？他只是一名平凡的白領。

那麼，跟着人們玩玩股票吧。

還是玩地產股頂熱門。

早幾天，傳說滿天飛，各種傳說都使人深信那兩個大財團的股票會大幅度上揚，因爲他們掌握着大量的地產，前途非常樂觀。後來，股票價位攀高之後忽然又呆住了，還有點下挫。同事們認爲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整個趨勢是一定要漲的。理由有一百條。李先生也能想出三五條。他和同事們經常合資買股票的，這一回，他們買了。

到底能在這上面賺一點嗎？

三位數，四位數，……

他打着那些來往單據的數字，心理在想：該有個結果了吧？他們商量定了的，如果這一筆交易，股票上漲了若干個價位，就放出去。今早開市就看好，也許，今天眞能達到那個目標，這回能分一筆意外之財。

三位數，四位數，他仍然忙着按鍵。

下班的時候，同事告訴他：已經在最有利的時候放了。

「得！」他像舒發了一點不平之氣。因爲自己終究得到了一點好處。雖然那與大財團的贏利比，零頭的小數點後的零頭也及不上。

他能得到五千元的戰利品。他輕鬆地在盤算怎樣花掉其中的若干分之一，和瑪莉去渡一個快樂的週末，但最後決定一文也不花，留起來，向着他的目標靠近。他決心積蓄一筆錢買一輛汽車，有了汽車，他和瑪莉的二人世界將更豐富，更多樂趣。

四

李先生心目中追求的寶物是一輛日本製的汽車。

日本汽車就像一個討人喜歡的小伙子。衣着整齊，款式新，顏色行時，站在那裏就展開親切的笑容，又能隨時從口袋裏拿出你恰恰需要的小設備：給你吸煙，給你打火機；你要解決什麼困難，他說行，給你想辦法。

當然車還是車，不是小伙子。車子型式漂亮，顏色又奪目又叫人親近，車子裏面什麼設備都有，座位挺舒適，冷氣、收音機齊全。要加一套音響設備易如反掌。如果你以行家的目光來挑剔，說機件沒有西德的紮實，那麼請考慮一下價錢，幾乎一半還不到。即使耐用的程度不如，以兩輛車子來比一輛車子，恐怕還是更划得來的。

還不到四萬元，就能得到這麼一輛車子。

李先生屬於幸運的人，他每月能存一點錢，距離這個目標已經不遠了。

然而這個城市中還有比他更幸運的人。當他和瑪莉叫的士到海灘去的時候，就能見到海灘上停着許多許多這樣的車子，認眞看一看，其中更多是比他所追求的目標更爲豪華的。事實上，同是車子，有的一輛等於人家二輛，三輛，大富之家的一輛車子，可以等於人家的一小層樓。

一輛嶄新的Ferrari跑車冷不防駛到眼前，好像一條條發亮的蛇，從什麼地方飛騰而來。那是BB512型，李先生曾在某處見過，印象深刻，所以竟然能夠記得它的型號，同時也記得它那高昂的售價。比他此刻心目中的目標要高十來倍。

BB 512驟看並不覺氣派嘛人。它簡直是太簡單，簡單到像個眞正極有錢的少女，只需穿一件純樸的運動裝，已經足以表示她是高貴的。此刻BB 512一掠而過。起步那麼迅捷，悄若無聲。奔馳快捷却好像一點也不費力。這都叫愛車人羨慕，而且覺得它的車主不可企及。因爲只有在很高層生活的人才配有這樣的車子，它需要安頓在超乎尋常的方活方式之中。

車子裏坐的是兩個女郎，也像車子那樣，穿着簡單而高貴。隨風飄來她們的笑語，可惜已經不完整了，像一陣風把池塘美麗的倒影吹得凌亂，成爲不完整的碎影。李先生把那些碎影拼起來，用自己的想像，組成她們兩人的對話：

「多麼美麗的車子。你喜歡嗎？」

「太喜歡了。當我手頭寬裕的時候，我也會買一輛。」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兩個女郎談的是：

「我想把這車子賣掉。」

「看上什麼新款車子了？」

「還沒有。」

「啊哈？」

「昨天在龍翔道上見到另外一輛。」

「你總想保持市面上唯一或者最新？」

「不說這個了。下一次的節目，還是到海上去吧。」

「你爸爸的遊艇什麼時候有空？」

「除了星期天，他總好商量。」

「……」

她們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了。就像她們的生活與一般人的距離那樣，很遠很遠，越來越遠。

五

每逢星期天，胡先生安排好他的假期，誰也不能打擾他。

遊艇遠遠開到海港靜處。他獨自一個在甲板上，躺在簡便的沙灘椅上，望着天，望着雲，望着浪花，海水。

船上除了水手，沒有別的客人。

起初，他曾邀請一些朋友、親人一起在海上渡這假日，但是很快就發現這不是他所想要的渡假方式。他需要有一段時間甚麼也不想，完全撇開他的事業。即使他的事業關係到把地球買下來，也得有不去想的時間。機器需要關一關，停止運轉。腦子也需要歇一歇，不能老糾纏在那些業務漩渦中。

如果他邀請一些地位相當的朋友，他們免不了三句五句之後又談到大家的事業；如果他邀請一些與他業務完全無關的客人，他們在好奇和滿心欣幸之餘，還是要想法子對他說到他的事業，他的計劃，用對待傳奇人物的態度來仰望着他。如果他帶了親人，他們更不會不借這個機會提出一些平日不容易提出來的問題往往還是談到他們的財務事業、計劃。

他不要接觸這些。

那只有讓自己一個，飄浮在大海上。

胡先生，六十左右的年紀。平日注意保健、合理的飲食、適當的運動，使他望上去精神飽滿。身材再不能如二十歲小伙子那麼矯健了，結實，胖，胖的原因彷彿不是積

聚了脂肪而是積聚了比別人更多的精力。

他的財產有多少？永遠是一個引人興趣的問題。人們傳說着個大概的數字，沒有人能準確說出來，包括胡先生自己。因爲，當他說出一個數字來時，他的財產又在這一分鐘間從各方面累聚起一個新數字了。

每天他必須認眞工作，每一分鐘都要有充沛的精力，以極靈敏的腦筋，高强度地活動着，判斷一切，以作出正確的判斷，一次錯誤的判斷可以損失一億也不足異。這種思維活動漸漸使他形成一種說不出的尊嚴。他不常動，而靜止的姿態非常莊重，令人感到在某一個世界（如果不是宇宙的話）之內，這是中心。這個中心穩定的時候，這個世界也穩定。而當他稍微有一點動作的時候，彷彿就將牽動這一個世界的一切。使這個世界之內起一陣清風或颱風，帶來晴天、陰霾或者一場地震。

胡先生自己並不體會到這一切，他不需要做作。需要做作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當他是一個普通富翁的時候，他是需要做作的。那時他內心並不感到自己是一個中心，是一個主宰，相反，他被人們牽掣着，影響着，必須努力在衆多的因素中找尋對自己有利的出路，拚命去抓住那個機會而又表演得從容得體。那時他的一舉一動反而是做作的。

但已有很長的年月，他從內心習慣於把自己作爲一個中心，某一個範疇內的中心。那不是表演，是實際的地位。

他就以那樣尊嚴的姿態臥在船上，這一刻他什麼也不想。沒有電話、電報，沒有待簽的文件，沒有一宗宗待審議的巨大計劃。海鷗飛翔，有時徐徐地從他遊艇邊滑翔而過，於是他就全神注視那優美的姿態，想像自己與那海鷗一樣也展翅飛去，自由自在。

天色晴朗，可以望到很遠很遠。遠遠的陸地上有山，有樹，山坡上有一列列的大厦。他不喜歡看。那是什麼？那不過曾經是他辦公桌上的計劃和草圖，現在變成了實在的物業而已。一個只有一座這樣的大厦的人（那已算巨富），會望着這美景陶醉。但對於胡先生，已沒有什麼足以觸動，不易使他心境受到影響。

他輕輕敲了敲甲板。向探頭上來的舵手做個手勢。舵手知道他想開船，往那邊繞過去，繞這個島一週。

到底他還是不能不回到他的現實世界中去。不知從哪一分鐘起，他開始在腦子裏浮起一個問題：

「下一步棋呢？」

年輕時他下得很好的圍棋，現在沒有空玩了。但愛把一切計劃當做下棋。

下一步棋，不是關心市面上哪一種股票的升降，哪一個公開招投的地盤值得去搶先投資，金價如何？利率升降。這一切，他自有經驗老到的大批助手去做。

他是創世紀的人。

要考慮的是：下一步，又在哪裏創造一個世界？只要把一片荒地，變成了有人居住、有廠房可以生產、有交通可以運送材料與成品、有起居生息的條件，那麼，荒地就會一天天變得有價值，用英尺來計算。

有什麼比這更有可圖的事業呢？

他，胡先生有足夠的力量，包括財力、人力以及種種配合的條件。

他深深地陷入這種思考中了。還是那麼尊嚴的姿態，某一個世界的中心。

船已經繞這個島走了一個大圈。他也深思熟慮，想定了一個主意。他心滿意足。緩緩地、緩緩地站起來，豪視週圍。船的行程，那一個繞島匝行的圈子，使他感到好似撒了一個口袋，把整個島裝在口袋裏。

他有了計劃。

今後的若干年，將會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口袋裏，努力，掙扎。各有各的目標，或者像李先生，或者像玉芬的一家，或者像玉芬那樣自豪地使盡十隻靈巧的手指，……。

六

玉芬又趕完了一批貨。

拿到了比誰都優厚的工錢，心滿意足，但也累極了，她想，一定每一個細胞都在叫疲勞，要不，不會這樣疲得要命。

走近家門口，一堆新上市的龍眼吸住她的視線。很便宜，她問了價，那個乾瘦的老果販說：「八元五角，沒多要你的，大家是街坊。包香甜，包爽脆。」

她買了兩斤，還沒有吃，就感到果肉的香甜，此刻她大概太需要補充精力，糖。

她浮過一個念頭：二斤，十七元。還有成本，運費，能賺得多少呢？一天能賺得多少呢？她覺得老果販很可憐。

於是，她想起她一天的收穫，覺得非常滿足，她是很幸運的。在這個城市裏，她富有，她不窮，她想。

（八〇・八・十二畢稿）

有一本詩集賣我七十八塊

——詩記一件眞實的事

原甸

有一本詩集躺在書堆裏
三十三年了 有一本詩集躺在書堆裏
黃黃的書頁蓋着厚厚的塵埃
三十三年了 黃黃的書頁蓋着厚厚的塵埃
有一本詩集躺在書堆裏
黃黃的書頁蓋着厚厚的塵埃
三十三年了
嬰兒都已經長大
最頑强的花朵也不復開
有一本詩集躺在書堆裏
黃黃的書頁蓋着厚厚的塵埃
哎！人類文明的世紀 詩第一悲哀
當我用興奮而顫抖的雙手捧起它來
當我用熾熱的嘴唇在它的書頁上發狂地印蓋
——書商笑了
——說這一本詩集要賣我七十八塊

七十八塊
儘管現在的物價在飛漲
七十八塊
足供我太太買三天飯菜
我們是四口人家
三天九餐
四九三十六

七十八塊
一個辛勤的建築工
一天艱辛勞動的代價
當然
如果就定價說

儘管拖上兩個零的尾巴
它們之間
還是兩個有差距的銀碼
但是
當我用興奮而顫抖的雙手捧起它來
當我用熾熱的嘴唇在它的書頁上發狂地印蓋
——書商笑了
——說這一本詩集要賣我七十八塊

在資本主義
有暴跌暴升的股票
詩只有貶值
詩歌漲價這還是頭一遭
單憑這一點
就值得詩迷們得意洋洋　嘮嘮叨叨

其實
這全然是應該有的驕傲
這全然是應該有的自豪——
一個時代的風雨
在這詩集間呼嘯
熱烈的理想
在這詩集裏燃燒
它是一則時代的心電圖
忠實地紀錄着一個時代的心跳
銀碼呵
你總能表得出
這本詩集的實價？

爲一百種理由
我抗議你　奸商！
但爲第一百零一種理由
我支持你　好商人
支持你——
賣給我這本詩集
七十八塊！

有一本詩集賣我七十八塊！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八日

夜

蔡其矯

湖上雨後的夜晚溫柔而神秘
低空靜懸着黑色的天鵝絨
水面燈光照射的薄霧宛如夢幻
濕漉漉的空氣
沉默的水
寂寞那麼深
黑暗好像在無聲無息中緩慢地濃重

在一片幽黯中睜着幾點不動的光亮
猶如漁火在朦朧的江上
油燈在深谷孤獨的小屋
停落在草上的流螢
一瞬不眨的林中野獸的眼睛
在沉思默想的子夜

荊棘中燃燒的心
是對生活火熱的愛的凝視

橋上高擎羣燈的花圈
深遠地方一片海港上空誕生中的黎明

和一綫橙色、藍色的寶石
那裏留有高樓大厦的電光

描繪出勝利日子的歡笑
滲雜着靛藍的曙色

酒杯上的紅唇
和顫慄的晨星

喜慶宴會上的蠟燭
萬有都爲即將到來的幸福屏息

旗幟上的金星
心頭在鼓動着：燃燒着

還有襯托着暗綠色的鮮花
一個渴望，一個幻想

黃昏池邊的罌粟

雨夜庭院的秋葵
寂靜在用奇妙的耳語

陰晦天氣原野上的藍鈴
講着不聲不響的一段心事

都是迷惑人心的在熱情中的瞳仁
迷亂的目光凝視面影

像夢裏一樣相對無言

烘托這一切的是閃亮的水
胸中有暗藏的快樂

夜在這裏有如垂到脚踝的黑髮
千百次的黯然相思

掩映着青銅色的肩膀
持久的夢

裸露的胸
難訴的秘密

光潔的肌膚
都在這一刻得到解放

恍惚的目光

旅途詩草

——蜀鄂長江遊之二

陳浩泉

桂湖・升庵祠

一灣碧綠
飄蕩荷桂花香
觀稼台上
升庵祠裏
彷彿仍聽到詩人在吟誦
紙殘墨迹仍在
樹老花也不凋
四百年的桂樹

青城山

與詩人業績同存
青城天下幽
這是一座青綠的山城
沿千級丹梯攀登
彷如在冰凉碧綠的海底潛游
細細的蟬聲是細細的清泉
我們被綠色包圍

被綠色融化

峩眉山被稱爲英俊美男
青城山則是幽美的仙女
過雨亭穿雲窠
山陰亭台引勝
進入天然圖景

過凝翠橋直上五洞天
踏集仙橋復進天師洞
飽嘗了青城的幽
飽飲了青城的綠

並非特地來找張天師
只是爲了青城的幽
青城的綠

都江堰

少年時——
從歷史課本上認識你
還有李冰父子
擲地有聲的響鐺鐺的名字
今天——
終於來到你身旁
看清你的廬山眞面

魚嘴　飛沙堰　寶瓶口
構成了你橫臥河山
橫臥歷史的巨大軀體
岷江被你馴服了兩千兩百年
你古老　你年青
今天你仍在造福人羣

「深淘灘、低作堰」
六字眞言是經驗陶研成的珍珠
李冰並沒有降服孽龍
是智慧、毅力和勞動
結下了千年不敗的花果

——一九八〇年六月，成都。

迷幻的夢

洪荒

公園即景

鋪下綠樹濃蔭
攬來大海清涼
小小波心亭
吸引昏眩的腦袋
沉重的脚掌
從廠房的鯨口吐出來
疲憊無力的女工
面對沉沒的夕陽
呼出滿腔燥熱
抖落一天繁忙
茫茫然看着
小孩追逐亂石中
老人蹣跚草徑上
一個徬徨的少女
數着脚下的波浪
盛夏的公園
是貧困的天堂
一張張綠漆長椅
成了流浪漢的寶座
露宿者的龍牀
也許　深夜裏

一聲凄厲的尖叫
會驚擾他們的夢鄉
睜眼看幢幢樓影
吞噬蒼白的月亮

失踪少女

飄然而去
一片流浪的白雲
在漠漠夜空
固執地找尋
一顆明亮的星辰

却被狂暴的風
撕成齏粉
化作滴滴清淚
灑向深幽的山谷
激不起一點回音
隨波而來

一條迷途的孤舟
在茫茫怒海
虔誠地祈求
一個平靜的港口

却被微笑的浪
誘入漩渦
剩下幾隻貝殼
躺在荒涼的沙灘
迴響着悽怨的歌

紅燈區

酒吧　夜總會
一半兒眼花一半兒醉
歌廳　舞苑
一半兒笑聲一半兒淚
公寓　妓寮
一半兒明來一半兒黑

黃澄澄的美酒
紅閃閃的燈輝
黑幽幽的目光
亮晃晃的玉墜
熱騰騰的音樂
輕飄飄的迷醉

分不出東西南北
認不清對方是誰
良心和道德
在夜的潮水中隱退
出賣永世的貞潔
購買一瞬的歡會

赤裸的肉身
陳列在玻璃櫥櫃
赤裸的靈魂
展覽在簾幕之內
赤裸的疔瘡
潰爛在文明的脊背

瘋婦

三條道路切割出
一個三角的孤島
那是她擱淺的家
任車輪的潮水
人流的浪花
將一顆破碎的心

來來回回沖刷
大紅大綠的衣褲
滿頭虬結的亂髮
整日木然跌坐
不見四週光影
不聞八方喧嘩
只盯着三尺遠的地面
喃喃自說自話

不再捶胸痛哭
不再破口大罵
時時見滿足的笑意
在她嘴角懸掛
迷幻的夢中
也許有輝煌的宮殿
芬芳的花

肯雅女小說家麗貝卡的《漣漪》

明華

《漣漪》（Ripples in the Pool）是個以描寫人類的暴力、瘋狂、貪慾爲題材的故事。故事發生於剛剛獨立時的肯雅鄉村，主人翁是塞利娜，外表上是個富有魅力的女性，她的丈夫是一位好醫生，與鄰村的近親卡路加開設了一間慈善醫院。這地方有一個充滿神秘氣氛的水塘，其初本爲家族死後的埋葬地，以後却成爲塞利娜殺人滅迹的地方。

由於塞利娜的野心不斷發展，用各種手段以達到統治整個家族。她當衆侮辱她的婆婆及侵吞她的土地；謀殺小姑；又像一個瘋狂的女巫在神秘的水塘中殺掉了卡路加。

塞利娜顚狂的性格令人難以置信，因故事最初描寫她是充滿魅力和富於世故的女人。同樣的，她的丈夫吉加爾最初也是誠實勤奮忠於事業的。但漸變爲一酒鬼，拋棄工作，拒絕爲病人醫治。

作者麗貝卡（Rebeka）的小說多以死亡爲主題，她愛嘗試模稜兩可的寫法，使讀者自己認識悲劇是由巫術或是巧合和精神的壓迫所形成。作者對造成塞利娜的滅亡的因素，是受現代生活的影響？或是出於對家族傳統的詛咒？觀點是令人迷惑的。

地球的搖滾樂

秦松

搖滾年代

老地球像一張
褪色的脫皮破鼓
搖擺在搖滾樂裏

俯下的無語的天空
如死去很久的冰冷的臉
窒息在人類的仰望裏

搖滾樂和炮聲之外
只聽到地球爲地球
在哭泣　呻吟

搖滾樂的年代
歡狂而來　哭泣而來
水上燃火　火裏游水

水火中　一種的赤裸
浮腫的水色　腐爛的火色
搖滾在色與空　空與色之間

倫敦的滾石　多倫多的糾紛
冰點下的阿拉斯加
也能聽到

阿富汗的爆竹
引來莫斯科的坦克
引來蝴蝶與坦克的拍殺

熊貓熱和布魯士李的流星雨
點亮沙漠上的神燈
點亮古老的一千零一夜

滾石的雲霧　與
黑紗與白花的搖舞
仍在爭吵

無語的天空

無語的天空
壓下來的冰冷的天空
壓下來的沉重的冰鐵蓋
壓在老地球的花白的頭頂上

壓在半昏迷的人類的頭頂上

地球衰老的躺下
半昏迷的人類也躺下
一半死亡　一半還睜着
死不瞑目的眼睛

月亮冷冷的貼在冰鐵蓋上
把冷冷的鐵蓋
打開一個圓圓的小窗
如死亡的臉上
張開一張呼吸的口

人把人的半隻尋找的眼睛
掛上半透明的圓窗
把封上封條的口開向
浮貼的月亮

人和人

人把人的衣服剝光
人把人倒掛起來
人把人的身體剖開
人把人關進囚牢
人把人頭割下　又吊起

在血染紅的刑台上
在鐵絲網的槍刺上
在沒有陽光的絞刑架上
像屠宰場上吊起動物的切片
像黑森林裏鑽出的原始野獸

森林和手臂

黑森林的手臂　人類的手臂
野蠻的手臂　枯萎的手臂
舉在那裏　垂在那裏

招喚在那裏　哭泣在那裏
被砍斷成一節一節

躺在那裏　腐爛在那裏

嫁禍給風　嫁禍給雨
於是血腥的風　血腥的雨
仇恨在那裏　獰笑在那裏

橋和路

通過獨木橋　通過鐵索橋
通過鋼筋水泥橋
通過炸彈　通過燃燒彈
通過原子彈　氫彈
血淚和土壤擁抱在一起
海洋和天空汚合在一起
橋和路倒臥在離散裏
倒下去　又站起來
站起來　又倒下去
文明的人　野蠻的人
從黃土路石子路水泥瀝青路
從縱橫的高速公路

碾成一條血肉橫飛的
皮骨枯瘦的路
雖然霜葉　紅似花的霜葉
雖然石榴　紅成火的石榴
紅棉黃麥青棵結成鹽
黃酒白酒紅酒爛醉如泥

風暴

三月　五月　七月的風暴
黑色的九月　血寫的風暴
三日　五日　七日的戰爭
馬場　賭場　運動場和戰場
人造冰場　人造球場和人造舞場
奔
跑
跳
躍
飛
逃

旗自旗竿升起
旗　隨　旗　竿　倒　下
運動場和戰場上
上升一樣的旗
一樣的演講　歌唱　叫喊
一樣的詛咒　哭泣　呻吟
一樣的沉寂　無聲　躺下
枯葉的聲音　枯葉的睡姿

播種和收割

誰以斧頭去播種
誰以鐮刀去收割
播種以白骨　收割成焦土

口念聖經　柯南經
手執鋼鞭　鐵鎖鍊
戴着面具的白髮長老們
如穿上聖袍的盛裝大猩猩
祈禱在腐臭的鐘聲裏
讚美在火藥的慈悲裏
把紅花插上修道院突起的胸房
把唾沫吐在沙漠的死面上
把手舉成V
把脚翹成Y
無數的信奉者
無辜的躺成大

蝴蝶殺手

無辜的木棍與火把
無理的水喉與催淚彈
無聲的槍手與蝴蝶殺手
混沌在歧路的廣場上
鎖靜在鐵窗裏

窗外是灰色的天　灰色的雲
永不停息的風暴
忍不住的風起雲湧

風起雲湧的少年們
陽光下的水流　滾浪
花的年華　霧色的眼睛
閃灼着仇恨與愛情的火焰，
憤怒的舉起來福衝鋒槍
從燃燒的荒林　曠野
從沸滾的沼澤　湖濱
衝向蝴蝶殺手

斷裂的翅膀

鴿子的翅膀斷裂在彈坑裏
人把人的血掌伸向天空
把炸藥像雨點一樣
飛灑在龜裂的地殼上
烙印在地球的黑磨坊
封起雪亮的眼睛
旋轉在滾石裏

受傷的心

哭泣的受傷的心
如沉在水底的哭泣的月亮
如遙遠的愛人的呼喚
爲野蠻的炮彈擊碎
爲反抗的槍聲驚醒
破碎的愛情的心
少年們開向陽光的心
人類最初的火種！
人類的最後一張臉

不死的信仰

人以人的血手
封住饑餓的人口
霸佔了起義的赤貧土地
哭泣的老地球
浮沉在雲霧裏
搖擺在搖滾樂裏

不死的信仰展開夢的翅膀
從紅色的火海中飛起
和平在戰爭與和平中
愛在仇恨與愛中
人類在搖滾樂與炮聲中
等待最後的消息

最後的消息

地球的搖滾樂
未完成的最後一章
最後的消息
存題在毛玻璃的落地窗上

一九八〇，一，六—十一，在紐約。

從果園裏看到的……

郭風

我唸書的學校，叫鳳山小學。是在一座古寺的舊址上建起來的。現在，這裏還留下一座木塔和一座鐘樓。

我坐在教室裏，看到木塔的影子，照在教室的玻璃窗裏，覺得很好看，很有趣。我很喜歡雕在木塔石柱上的那位佛祖，他的眉毛很長，他騎在一隻大象上；那石柱上還雕着一位肩上生出六隻手的佛祖，我也很喜歡。這些佛祖的影子，照在玻璃窗裏，看來更是有趣。從玻璃窗的反照裏，我也看見那座鐘樓的影子；它現在是我們學校的閱覽室，屋檐上還掛着小鈴鐺；風一吹，小鈴鐺便叮噹地響起來了。

從我們教室的玻璃窗裏，也會看到果園的樹枝在風中搖曳。有一天，我便從玻璃窗的反照裏，看到一隻小松鼠站在樹枝上，用前爪去抓一串龍眼，覺得很有趣。

這座果園和我們學校校園的一片草地，只隔一道土牆。那土牆上長着許多狗尾草，也長着蒲公英。有許多龍眼樹的枝幹從牆上伸過來。這道土牆，有幾個小土洞。我從洞孔裏看過去，能夠看到這座果園裏有一棵又一棵的龍眼樹。

下課的時候，我常常跑到這道土牆旁來，從小洞孔裏去看一下這座果園，呵，我越來越覺得，這座果園裏有看不盡的風景，眞是太好看了。

有一天，我從小洞孔裏看到果園裏的草地上，有好幾隻小松鼠在跳來跳去。一會兒，我看見小松鼠好像排隊一樣，一隻跟着一隻沿着樹幹爬上去；我往上一看，原來有一隻大松鼠站在樹梢上，等着它們爬上來，她說：

「吱！吱！——吱吱！……」

我聽了，便替自己把大松鼠的話翻譯過來：

「孩子們，趕快坐好！」

我果然看見那幾隻小松鼠一起爬上樹梢，便都坐在大松鼠旁邊的樹枝上。那大松鼠又說：

「吱吱！吱吱吱！……」

我聽了，又把它的話翻譯過來：

「現在，大家洗洗手，洗洗臉！」

我果然看見小松鼠們坐在樹枝上，眞是聽話，有的用前爪抹着鼻子，有的抹着嘴巴。有的把兩隻前爪擦來擦去，擦了又擦，這就是在洗手。

我看見這情景，非常高興。可是，我聽見上課的鈴聲響了。這一節是我頂喜歡的《生物》課。我一邊跑向教室，一邊想：這位大松鼠是小松鼠的媽媽嗎？恐怕不是。是幼稚園的阿姨嗎？小松鼠們也辦幼稚園——他們洗過手後，要準備吃點心了？

我喜歡跑到這道土牆前面來，從小洞孔裏往果園裏看過去。呵，我覺得這洞孔好像是一個萬花筒的玻璃鏡，從鏡裏看過去，眞好看呵。

有一天，我很早便上學。我到學校裏時，上課的鈴聲還沒有響起來。我便跑到土牆前面來，才跑到土牆近旁，便聽見果園裏傳來一陣鳥聲。我聽了一下：

「鵲！鵲鵲！」

知道是喜鵲阿姨在那裏叫起來，她好像非常高興。

我再聽了一下：

「吱咯——吱咯吱咯！」

我聽了，斷定是白頭翁阿姨的聲音。我還聽見有八哥阿姨的說話聲。

我趕緊從小洞孔裏望過去，果然看見有一位喜鵲阿姨站在樹梢——她家的鳥巢築在這棵龍眼樹的高枝上。她站在離鳥巢不遠的樹枝上，對八哥阿姨說：

「八哥嫂嫂！早上好！」

八哥阿姨說：

「喜鵲嫂嫂，早上好！」

喜鵲阿姨接着說：

「鵲鵲！我今天要飛到興化灣去。那裏有艘遠航輪船，要開到澳大利亞去。我準備和船長打個招呼，請他到澳大利亞時，抽空到那裏的大沙漠裏去跑一趟，邀請鴕鳥叔叔來我們果園裏作客——你們看，這好不好？鵲！鵲！」

只見喜鵲阿姨一口氣說下去，便從樹梢飛起來；我看

見八哥阿姨、還有白頭翁阿姨都飛起來，向她送行。她越飛越高，不一會，又在半空中，叫道：

「鵲！我已經望見興化灣了。那隻遠航輪船好大！船上有很多彩旗，好像過節日。——我飛去了，再見！」

「再見！」

只見八哥阿姨、白頭翁阿姨都飛回來了。八哥阿姨站在看守果園的老頭住的泥屋的屋頂上——她家的鳥窩便築在泥屋檐邊的小洞裏。她對白頭翁阿姨說：

「早上好！我今天也要出門去。我要到火車站去接客人。有一批從雲南大森林裏飛來的鸚鵡阿姨。她們昨天從昆明坐火車出發。火車已經走了二十四個小時，快到了！她們要移居到這裏的動物園，和一批從美洲來的鸚鵡阿姨一起居住。——唔，現在我就得動身了！」

只見八哥阿姨說着，便從屋頂上飛起來。白頭翁阿姨也飛起來，向她送行。八哥阿姨越飛越高，不一會，她在半空中叫道：

「吱咯！我已經看到前面一片大樹林後面，騰起火車頭的白烟——火車快到了，再見！」

「再見！」

只見白頭翁阿姨一下飛回龍眼樹樹梢——她家的鳥巢築在這棵龍眼樹的高枝間——正在這時，我聽見上課的鈴聲響了。這一節是我頂喜歡的《生物》課，老師已經告訴過我們，在這一節課裏，他要在課堂上，講英國一位大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故事，講達爾文老爺爺坐船到澳大利亞，到地球上許多地方旅行和採集生物標本的故事……我趕緊向教室跑，都來不及向白頭翁阿姨說一聲再會……

眞的，我喜歡到學校校園邊的土牆前來，從小洞孔裏去看隔牆果園裏的風景。

這一天，我在學校的閱覽室看到一本書。這本書裏講一個童話：一隻非洲的長頸鹿弟弟漫遊到印度的大森林裏來了。長頸鹿小弟弟才三歲吧？他長得好高，他長得有四米高了。他肚子餓了，便伸長脖子，在森林裏的樹上吃樹葉，又往前旅行。不久，他遇見一隻印度大象哥哥。他們二人一下就結成了好朋友。大象哥哥要到伐木場幫助印度工人搬木材，非洲長頸鹿小弟弟跟他一起到貯木場去了……

我把這本書裏的童話剛剛看完，閱覽室下班的鈴聲響了。我看看天還早，就跑到土牆前面來，從小洞孔裏往果園看過去，可好呵！

只見，今天果園裏眞熱鬧。果園的草地上，有好多蝴蝶在飛來飛去；呵，今天果園裏的蝴蝶，好像特別多；有

黃蝴蝶、白蝴蝶、鳳蝶……都飛來了，她們非常高興的樣子，開始跳舞了！還有很多蜜蜂、很多胡蜂……都飛來了，他們也顯得非常高興的樣子，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了。呵，我看見好幾隻小松鼠弟弟，跟着一隻松鼠阿姨在龍眼樹樹枝上跳來跳去；我以爲這是松鼠小弟弟們剛從幼稚園放學了，這會兒松鼠阿姨送他們回家去了……我正在這麼想時，聽見小松鼠們叫道：

「吱！吱吱吱……吱！……」

我聽了，馬上把他們的話翻譯過來了：

「看呵，採龍眼的師傅都來了！……」

這時，只見果園裏的蜜蜂、胡蜂們飛來飛去，唱得更加高興了；蝴蝶們飛來飛去，舞得更加歡樂了。不一會，我果然看見採龍眼的師傅，每人肩上都背着一隻竹簍，撐着一架竹梯走進果園裏來了；不一會，我看見採龍眼的師傅，把竹梯放在樹前，每人往一棵龍眼樹的樹梢爬上去……。

今年，這果園裏的龍眼樹上，長出好多好多的龍眼果呵。一串一串的龍眼果，好像一串一串黃瑪瑙雕出的小燈泡，掛在樹間；只見採龍眼的師傅一爬上樹梢，都忙不迭地把一串一串的龍眼果摘下來，放進竹簍裏……

我看見這情景，非常高興。忽地，我聽見喜鵲阿姨飛在半空中，大聲叫道：

「鵲！鵲！——鵲鵲！你們看呵！非洲的長頸鹿小弟弟來了！還有鳳山小學木塔上的兩位佛祖一同騎着大象，和長頸鹿小弟弟一起來了！」

果園裏的八哥阿姨、白頭翁阿姨聽見了，馬上飛起來，一齊向喜鵲阿姨問道：

「眞的嗎？他們來幹嗎的？我們歡迎呵！」

我一看，果然看見一位非洲的長頸鹿小弟弟，長得和我剛才在一本童話書裏看到的那位長頸鹿小弟弟，簡直是一模一樣，眞的走到果園裏來了；長頸鹿小弟弟的後面，雕在我們學校木塔石柱上的二位佛祖，就是那位有長眉毛的佛祖，和那位肩上出生六隻手的佛祖，眞的一同騎着大象走進果園裏來了！

長頸鹿小弟弟和兩位佛祖，現在開始在果園幹活了！

我看見長頸鹿小弟弟非常有本領，他長得高，他站在果園的草地上，不用竹梯，便能夠向樹梢摘龍眼。

我看見那位有長眉毛的佛祖，站在大象背上，也開始摘龍眼了；那位長出六隻手的佛祖也站在大象背上，六隻手一齊向樹上摘龍眼了……

我看見這情景，非常高興。

忽地，我聽見喜鵲阿姨飛在半空中，大聲叫道：

「鵲！鵲鵲！——鳳山小學的小朋友們來了！你們趕快看呵，他們排着隊伍來了！」

果園裏的八哥阿姨、白頭翁阿姨都飛起來，叫道：

「鳳山小學的小朋友們，也一起來採龍眼呵——？吱咯吱咯！」

只見長頸鹿弟弟，二位佛祖和那隻大象，還有果園裏的許多黃蝴蝶、鳳蝶，還有園中好多蜜蜂、胡蜂們都一齊向我們鳳山小學的小朋友們走過來，飛過來了。

我看見這情景，非常高興！……

呵，我唸書的學校，叫鳳山小學，是在一座古寺的舊址上建起來的。現在，我們學校的校園裏，還有一座木塔、一座鐘樓；我們學校的校園裏，還有一片草地，這片草地，隔着一道土牆，有一座很大的龍眼樹的果園，我喜歡從土牆的小洞孔裏，向果園裏看過去，看到好多好多的風景；我一邊從土牆的洞孔裏看望風景，一邊在自己的心中編童話、故事。上面便是我自己編的童話、故事，你們看了，覺得好不好？是不是有趣味？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福州

詩人坦尼森手稿以十萬英鎊賣出

童　曼

坦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桂冠詩人，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九二年。

七月二十二日，英國的蘇得比拍賣行以十萬英鎊（約一百一十萬港元）的價格賣出坦尼森的一册筆記本。這個筆記本記有坦尼森親筆寫的一首長詩。

據該拍賣行稱，這件英文手稿的售價，與上月在英國的克里斯蒂拍賣行售出的英國傳教士兼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寫的《塞爾納的博物學》（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rne）所售得的價格一樣高昂，創下了英文手稿拍賣價格的世界最高紀錄。

坦尼森那個筆記本記有詩人爲他的朋友同時又是他的妹妹的未婚夫阿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在維也納的逝世而寫的一首叫《悼念》（In Memoriam）的詩的最後草稿。

蘇得比拍賣行認爲該筆記本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中的最完備的手稿。」

坦尼森用了十七年的時間才寫成這首詩。這首詩於一八五〇年出版時，幾個月內就賣出了六萬本，從此奠下坦尼森榮獲桂冠詩人稱號的基礎。

外國文訊

遙遠的夢

陶然

傾訴

單調而固執地流動着，好比山澗溪水寂寞的淙淙聲，低語把黃昏拖進黑暗中。

潛藏在暗影中的秘密，失去了往常的拘謹；在昏黃燈光的慫恿下，强烈地盼望着表現自我。掙脫了最後的束縛，千年的壓抑便在排山倒海中傾瀉而出。

我夢見：

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延伸在清晨的氣息中，

一片鬱鬱葱葱的林木，舞蹈在初昇的陽光下；

微風中一口漣漣的湖水，輕搖着出水的芙蓉，
月光下兩條長長的人影，蠕動了整片的大地。
如意的夢境把心靈陶醉在溫馨的浪潮裏，橫亘的天險驀然消逝，邂逅的眼珠在默默中亮出了火花，幸福的發現却驅趕着無聲的淚水緩緩溢出。
在鹹味中，舌尖觸到冰涼的淚水，却無法分清源頭在何方。心律仍在固執地波動，單調却已經合奏成爲如影隨形的二重唱，在晚風中動情地相互致意……。

雨夜

綠色的屏風隔斷了塵世的喧囂，匿身在窄窄的天地裏，夏夜悄悄地銜走青春的煩惱。
雨點飄然打在梧桐葉上，我們傾聽那浸透着涼意的節奏，憑着一角屋檐，延續固有的憧憬。乍起的電光招來嚇人的雷聲，爆炸似的轟然震醒迷醉的心，我瞥見悚然的一驚。
隱隱約約地，潮濕的空氣傳來沉重的歌聲：
「親人哪，我日日夜夜地想念你，從夜晚直到天明；爲了你，親人，流乾了我的眼淚浸濕了我的花枕。」
綠葉在顫慄着，偶然吹過一陣風，便止不住嘩啦啦地放聲痛哭。
雨在夜色的掩護下，依然下個不停……。

河邊

理想中的城市，應該有一條大河穿過市中心。
我與你佇立在海河河畔，這古老城市的微弱燈光，透露河水波動的訊息。
你問：這河水流向哪兒？
我說：這河水流向渤海。
流水日夜不停，載着一個未卜的命運，恰似你我彷徨在這座著名的鐵橋下，滿懷一團無法排除的愁悵。
設想在心中纏繞，起伏洶湧與平靜流淌在山谷與平原之間穿插，一直瀉向東方。
相約着，你吐了一口水，我也吐了一口水；口水比鄰落在河面上，緩緩啓程。
你焦心地問：這兩口水會不會在中途失散？
我從容地答：這兩口水會依偎着流入大洋。
在笑臉後面，我隱然覺得躲藏着一股酸苦的味道。

海河在夜色下靜靜地穿過市中心，而我的心湖，却猛然湧起澎湃的洪流。

踐約

記得曾經相約：你要見我的大海，我要看你的戈壁。

日夜顛簸的西行列車，穿越山山水水，舒氣在終點的愉快中。我困倦的眼神驀地發光：你挾着塞外的風塵，含着一絲動人的微笑，俏然挺立在我面前，有如陽光下的天山雪蓮，令我眩目；我一身的疲憊，竟在盈盈一笑中消融。

站在凌空的紅山嘴，你格格的笑聲，指點着我俯瞰繽紛的市容；我的眼界開闊了，沉醉在別有風味的大漠情調中；

坐在西公園綠色的長椅上，你低低的聲調，牽引着我墜入凄涼的故事；我的心潮洶湧了，癡迷在落葉飄飄的深秋暮色裏。

漫天飛雪封住大地，千里戈壁化成一片白色原野。雪幾乎湧到膝頭，刻上兩排深深的足迹，在銀色的世界上；留下一個悲悲的分別，在冰冷的把握中。彷彿要預示不衰的青春記憶，晶瑩的淚珠凝結成固體，沉入封凍的心湖裏，不再融解。

戈壁連綿不絕、一望無際的黃色，氣象萬千有如大海洶湧澎湃、無窮無盡的藍色。

啊！我曾經看望你綿綿的戈壁，你何時踐約來看望我茫茫的大海？

絮語

每當海鷗圍繞船上的白帆飛舞，每當白霧沿着海灣的航道瀰漫，我的靈魂便被觸動着，再也不得安寧。

遙遠的過去在海鷗的哀鳴中重現，渺茫的未來在白霧的繚繞下朦朧。颱風呼嘯而來，竟像朔風似的震撼着我無主的心，榕樹古老的濃蔭，又讓我想起那一排排年輕的聳天楊。

我捧起插在壁上的塑料梅花，擲向愁悶的夏夜天空；它在雨中變成金色的閃電，雷聲響徹整個大地——

我那心靈交響曲的轟鳴，你能聽得到嗎？

我無力地垂下了頭顱，高山大河拋棄我在天涯海角，只有山谷與海峽傾聽我的絮語。

一九八〇，七，十七。

淺談曹禺劇作

憶揚

我相信，誰也不能否認曹禺在中國話劇史上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他的作品不只受到中國文藝界的讚揚，也極爲外國劇壇所重視。《雷雨》、《日出》等劇早已譯成外文，成爲外國人研究中國話劇的資料。

我在大學唸書時，曹禺的作品接二連三地出版，我們一羣同學受到很大的冲擊。有些醉心西方文化的智識份子認爲《雷雨》、《日出》、《原野》是師承挪威的易卜生Ibsen，俄國的契訶夫Chekhou與美國的奧尼爾O'Neill之作，但也不否認那些作品曾產生積極的作用，推動中國人民醒覺，注視當時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狀況。

我從事話劇編導三十多年，自問毫無建樹，假使曾對劇壇作過輕微的貢獻，也與曹禺的啟發有關。他的作品給我熱情與勇氣，同情心和正義感；此外，我還學到不少編劇技巧。

當然，任何成功的作品不會毫無缺點，外國名著不少也有可以疵議的地方。以下所寫的是我對曹禺劇作的意見，衆所週知的優點略而不談，較爲側重的是我認爲值得商榷的地方。文中必有錯誤，敬待指正、批評。

我看過曹禺的劇作共十三個，可分四期：

（甲）抗戰前：《雷雨》、《日出》、《原野》。

（乙）抗戰期：《黑字二十八》、《正在想》、《北京人》、《蛻變》、《家》、《橋》。

（丙）抗戰後：《艷陽天》。

（丁）新中國成立後：《明朗的天》、《胆劍篇》、《王昭君》。

《黑字二十八》是曹禺在抗戰開始後與宋之的合編的劇本，寫得不好，故論曹禺者多略而不談。

綜觀曹禺的劇作，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發展，亦可看到作者的思想隨時局發展而轉變。曹禺說：十二歲時聽媽媽談及農村破產，晚上聽見有人在街上賣孩子的聲音，心裏很難過。由於出身於官僚家庭，看過許多高級惡棍、流氓，周樸園、金八、焦閻王等人見得太多了，少爺汚辱侍女、小職員失業自殺等事又是時有所聞，於是寫出了《雷雨》、《日出》、《原野》等劇本。他曾對《於無聲處》的作者宗福先說：「我和你走的路子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發。」

可是，儘管曹禺要「發洩被抑壓的憤懣，毀謗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但作者當時只有單純的正義感，「覺得天地間的殘忍」，人們受着「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機遇的、或者環境的——捉弄」，落在「殘酷的井裏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見曹禺《雷雨》序）

如果以西方既定的界說來評論《雷雨》，它顯然不能算作上乘悲劇（High Tragedy），而該屬於下乘悲劇（或稱傳奇劇、通俗劇或煽情劇Melodrama）的類型。從結構上說，引導劇情上升的是一連串的「顯現」（Discovery）與「錯綜」（Complication），其中不少巧合。劇中人在兩股力量——不可抗拒的厄運與竭力逃避厄運——之間作掙扎，而終於不能倖免。很顯然，《雷雨》雖然引起人們對封建制度的强烈反感，但劇中所描敍的並不是封建的逼害與反封建逼害的衝突。魯侍萍並無反抗之意，大海亦無意與資方抗爭。第四幕將結束前，大海還希望富家少爺與妹妹結婚；魯媽知道兒女亂倫後，還想獨自承担罪孽，讓他們一走了之。可見劇中被逼害者只想逃避，並不反抗，只因周樸園突然出現，因誤會而要周萍認母，導致兩人瘋癲，三人死亡，其中二人——周冲與四鳳——最是無辜，他們並無過錯。

儘管《雷雨》所反映的是封建制度下的悲劇，也可說

是那個時代必然產生的悲劇，劇裏引致悲劇的，不是基於劇中人的性格，而是巧合、偶然。儘管劇裏描述封建家庭的罪惡是實情，但假使四鳳不是工作於乃母曾被汚辱的家庭，他們不是可以逃出厄運嗎？又或者即使這種巧合不能避免，如果樸園不是及時出現，他們還不是可以倖免麼？基於上述各原因，我認爲《雷雨》是屬於通俗劇或傳奇劇的範疇。可是，我們不能認定傳奇劇比不上西方所界定的「悲劇」，而低估《雷雨》的價值，悲劇與傳奇劇是各有不同的作用的。

由於篇幅所限，我不能詳談曹禺諸劇作。簡單地說：我覺得作者寫《日出》、《原野》與《北京人》時，仍抱有宿命論的意識。劇中人希望逃避來自「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厄運，而終於失敗。《日出》裏只有方達生可以逃脫，作者並用工人的歌聲來暗示未來的曙光。《原野》中，金子或可倖免，仇虎却因內心的幻覺而死亡。《北京人》的瑞貞可以逃走了，但以「北京人」來作象徵，是往後看而不是向前瞻。在上述的各劇裏，不少角色不能逃過大難，有些無望地等待死亡。

可是，在抗戰期中，曹禺開始轉變了。他經過「正在想」（《正在想》閉幕前，主角慚愧地說：「我……正在想。」也許是作者說出自己的心聲）而「蛻變」。《家》裏的覺慧說：「我的敵人不是一個馮樂山，而是馮樂山所代表的制度。」作者在思想上的發展是明確的。

在後期的三個作品中，我喜歡《胆劍篇》，却不大欣賞《明朗的天》。至於《王昭君》，我同意劇裏所表達的「民族團結、文化交流」的主題思想，但關於發揮這一主題思想的具體細節，却認爲頗有值得商榷之處。說到寫作技巧，如果說有什麼突破，那只是在過去一貫的現實主義裏，加插浪漫主義的手法而已。我不反對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寫作方法，我還認爲大可加插其他風格，如表現主義、象徵主義、劇場主義、布萊希特的離間效果等等在反映現實的劇作中，使其多姿多采，更具吸引性。問題是各種風格的結合是否恰到好處，更能表達主題，是否爲觀衆所接受？恕我直言，我認爲《王昭君》一劇的運用浪漫主義，是過份誇大而違反眞實的。浪漫化的人物、浪漫化的事件，當然可以誇張些；但浪漫劇不同荒謬劇，（Absurd Theatre），而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戲劇又不同純浪漫劇。如果我們去看一個基本上是反映現實的戲，而覺得某些事件、人物不可入信，內心總不以爲然的。

《王昭君》裏有許多獨白、旁白，這種訴說心聲的手法，近來已很少出現在現實主義的戲裏，雖然布萊希特還不時採用。曹禺在《家》裏覺新與瑞珏新婚的場面中，常用過這種手法。我在多年前導演那個戲時，因爲觀衆吃不消而不得不刪去。這次《王昭君》到香港演出，我很担心觀衆對這麼多的獨白、旁白會感到不耐煩。希望這只是我的過慮。

劇裏的最後一幕，發生的事件很多，劇情急劇發展，經過轉捩點而又急劇下降，直趨一個所謂「必要戲」的喜劇收場。這種手法與《胆劍篇》有點相似。因此，我並不覺得曹禺在《王昭君》裏有什麼創新的地方，劇裏的苦伶仃一角，是曹禺劇作中第一次出現的，但並不算創新，莎士比亞的劇作中常有這類角色，姚克在《秦始皇》一劇中也用過。

說到人物，不知曹禺先生是否受舊戲曲過多影響，所有人物都相當「臉譜化」，忠奸分明，是扇形人物（Flat character）而不是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劇裏的昭君只有十九歲，遠適與本國風俗習慣懸殊的異地，嫁給一個年齡比自己多出一倍的丈夫，而又遭遇諸多阻力，困難重重，竟然如此堅定，內心並無矛盾、衝突，這是我們所期望的女幹部而不像古代的少女。

當然，我們在《王昭君》一劇中可以學到不少技巧。曹禺對於對比的運用，氣氛的營造，懸疑的處理，台詞的精煉，人物的直接、間接的多方刻劃，是非常高明的。至於他寫作態度的認眞，經過調查、研究才下筆，更足爲我們學習的榜樣。

最後，我期望曹禺的到港與《王昭君》的演出能在香港引起話劇界對中國戲劇的關心。我知道香港的話劇工作者常把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比較而認定中國話劇遠比西方落後。我也認爲中國的話劇傳統而落後，但從近來出現的「闖禁區」諸劇作，我看到這傳統而落後的情況已有轉機。儘管編劇技巧還未有革新、意識已較開放。最值得慶幸的是一大批年青劇作者的湧現，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戲劇會在世界劇壇放出異彩。

由於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地區，我們有很多機會參觀外國劇團來港演出，而本港的舞台工作者又經常上演外國翻譯劇，再加上話劇界的朋友大都懂得外文，閱讀外國原著沒有多大困難；我覺得我們更該抱着「洋爲中用」的精神，負起發揚中國戲劇的責任。我雖學淺質愚，亦願追隨友朋之後，爲中國劇壇效勞。

眞情的詩篇

——吳晟的詩集《泥土》

夏雲（寄自瑞士）

吳晟是台灣衆多新詩作者中的一個，他沒有余光中的鋒頭，也沒有葉珊的名望。他，也許太平常，你不會想到着意地去接近。然而，有一天不經意地，或者偶然地你碰到他，你一定會不自覺地由驚喜而感動，讓他的詩篇牽引你走進台灣的農村，俯下身去重新認識踩在脚下的大地。那時你也便深深溶入他的詩情裏。他的詩不瑰麗也不奇幻，但風格獨特，含蘊雋永，流露自然，橄欖似的耐咀嚼，澀中帶甜，溫厚裏隱藏着推動的力量，細緻中不失堅韌。洋溢着對泥土的熱愛，生命的肯定，勞動的禮讚。自開天劈地以來，泥土孕育着生命，人們又用汗水豐美了它。泥土和人的關係從來就是密切而不可分的。但是現在許多人已看不到這一點，只有生活在

吳晟出身農家，少小離家到城市求學，在屏東農專畢業後，又回到家鄉定居。他中學時就對文學發生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寫詩。所以雖然他的年紀不大，却已有了相當長的詩齡。《泥土》是他新出的詩集，這本集子中他的詩分爲三部分。卷一：一般的故事；卷二：吾鄉印象；卷三：向孩子說。

農村中的人還固執着這種信念。吳晟正是如此，因爲他也生活在農村中。他寫詩，把這種信念編織在詩裏，用詩的魔杖點醒了我們一身沉睡的觀感。

他教我們讀母親勞動終身的雙手：

母親的雙手，是一層厚似一層的
繭，密密縫織而成
沒有握過鉛筆、鋼筆或毛筆的
母親的雙手，一攤開
便展現一頁一頁最美麗的文字
那是讀不完的情思
那是解不盡的哲理
——《手》

他教我們從土地、從稻草、從節令上去理解農村人民純樸的生命過程。他細緻地寫出鄉下人生命的本質。他們的生死容或平常，但絕不卑微，雖然沒有人把他們稱做烈士。

不掛刀，不佩劍
也不談經論道說賢話聖
安安份份握鋤荷犁的行程
有一天，被迫停下來
也願躺成一大片
寬厚的土地
——《土》

一束稻草的過程和終局
是吾鄉人人的年譜
——《稻草》

吾鄉的人們，拜祭着祖先
總是清清楚楚地望見
每一座碑面上，清清楚楚地
刻着自己的名姓
——《清明》

他這種對鄉土的熱愛，源自對生命的感激。所以他的鄉情絕不只限於一鄉一村，他心上映着的是整張海棠葉子。他的內心堅實而不恬淡，他有激情、有怨懟、甚至也有一般庸俗生活中的困惱，當然也更有期望。生命在他的內裏一直流動不息。他不仙風道骨，他不飄逸脫俗。他，這個詩人，屬於我們，屬於時代。

當他看到留學生眞成了「留」學生，一批批去而不歸，或歸來只做短暫的逗留，他的心激動了。在《過客》這首詩中他說：

殖民地時代
已經結束很久了啊
如夢如幻的塵霧中
一批一批現代的過客
竟然忘了
這是我們自己的土地
並且如醉如痴地唱着：
我不是歸人啊我是過客……

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有解不開的結，像我們一樣地煩惱着。那種無可奈何的心境是我們熟悉的。他在《日落後》這篇詩裏輕嘆着：

即使循例的做愛
也是這樣凄涼
靠近我吧！靠近我吧
既然不能決定自己，又不能
相忘，讓我們以生命中的
餘溫，相互取暖

他的期望在那裏呢？當然是在未來。他期望他在下一代的身上建立起我們失去的自尊。在《晨讀》裏他向孩子們說：

每天清晨
迎着朝陽趕去學校
和你們互道了早安
和海棠葉地圖互道了早安
和中山先生互道了早安
慢慢踱到教室門口
我就會想起——
「我們所以學英語
是爲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必學英語」

他嘉許在眞誠環境中成長的鄉下孩子不會把人當做玩具。這裏也反映出他對現實中人際關係的看法。

在沒有玩具的環境中
辛勤地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不會將別人
也當做自己的玩具
——《成長》

最後提一下他寫詩的技巧。多年來台灣新詩所受最大詬病在於文詞的艱澀，意象的支離。有些詩人辯稱，因爲詩是貴族的。似乎天經地義地有了理由，該當叫人讀起來艱難困苦，不得要領。可是，吳晟却用極淺白的文字和口語來寫詩。奇怪的是竟然無損於他詩的意境，在樸實而不單調的文字中，他的詩反而被襯托的更加晶瑩。

他對藝術的誠意，對人的愛心，對週遭細緻敏銳的觀察力，使他能不趨尚時髦，逐漸在詩壇崛起，樹立了自己的風格，唱出自己的歌。我們也因此相信在未來的創作路途上，他會走的更深更遠。

女作家版稅收入壓倒羣雄

米一葦

美國女作家朱迪·克蘭茲（Judith Krantz），今年九月將從她的近作《戴絲公主》（Princess Daisy）獲得三百二十萬八千八百七十五美元的收入。她壓倒了《教父》和《愚人之死》的甫索而榮登收入最高的寶座。甫索從該兩書中只獲得了二百五十萬餘美元。

克蘭茲另一作品是 Scruples。

她的新作最大的收入是從巴東書局所印行的平裝本的版稅而來的。

她的丈夫史蒂芬也是作家，他的新作 Laurel Canyon 也使他獲得六個數字的收入。

讀文雜寫六題

東瑞

咖啡室談心

有一種文章，讀着彷彿置身於咖啡室裏，聽一種又陌生又熟悉的聲音，在向您推心置腹地傾訴他對社會和人生的各種感受。

它，不激烈，因而容易接受；平易，所以親切；眞實，往往撥動您心弦，引起共鳴。

有時，你或許會覺得它太俗，因爲他所論多半有如家常，都是咖啡室裏的談資：既無高調，也無偉論；但兒女情、家務事，廣角鏡下的一角、都市屋簷的一滴水……總是那樣關切和牽動着無數人的心！

文章作者縱使不認識，却成了個平等的老朋友。這種文章看來平凡，其實大不易做。多一分僞飾，少一分眞誠，就要失去魅力。

我們把它的不成熟見解都當着可原諒的；甚至那純樸的、幼稚的東西，也變成可愛可貴。

當一個人把私心解剖坦露於您之前，您是嘲笑責備，或者感動並敬佩呢？

高調

高調，常常使我想起：尖淒而刺

耳的高聲喇叭，雪糕車上招徠顧客的嘈雜廣播聲，劃痕處處而走了調的唱片聲，還有歇斯底里歌者的呼喊！

它，是相當激烈的，激烈到刺痛您的神經，弄得您不思眠食；你且常常會驚呼上了當，覺得那慷慨激烈、狂呼猛喊的高音，原來不是順發自喉嚨，却全都是鼻子裝出來的。

高調，通常是易唱，但很難實行；易做，只要每天把自己關在玻璃窗裏，練練嗓子就行；有時也練得頗美妙的音色，但欣賞者祇有自己而已。

我對高調的態度是：先聽聽幾句，辨辨音色，倘覺調門太高了，趕緊取棉團塞兩耳，笑一笑。

高調者的不可饒恕，在於它亂唱一氣，不僅沒有眞、善、美，也脫離了實際。其作用只有一個，引導你在社會的牆上碰壁。

口吃文章

天生的口吃者，屬於生理缺陷，叫人同情；後天的口吃者，大體上是說話過急，以致結結巴巴，聽者不清，也使人憐憫。

最難明白是文章的口吃者，大半却是人爲的。你說它語句欠順嗎？非也。它用詞深奧且典雅；你說它語法不通乎？更非也，主動賓各語齊全。問題只在於，他想表示他頗有文采，頗懂修辭，頗能創新……把普普通通的一句話，拐彎抹角、自覺頗爲「藝術」地寫出來，可是讀者呢，讀了總感到別別扭扭，佶屈聱牙，十分痛苦，十分費勁地才弄清楚那個意思。

祖先們造字，是用於表達，萬不會是文字遊戲；千字文也能寫出好文章，是不是？

口吃文章，製造的不是藝術享受，是痛苦！

無技巧

創作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乍聽起來，不可理喻。但我們不妨將天生麗質、容貌絕代明艷的村姑和塗脂抹粉、却掩飾不住歲月痕迹的醜婦來比較，那就很容易明白；前者雖無化裝、打扮，但純樸自然，有股撩人魅力；後者乍看引人，但還其本來面目，則蒼白得駭人。於是聯想到：內容充實率眞的東西，不需要太多的裝飾，已夠感人；而缺乏眞情實感、毫無生活氣息的散文、小說一應的作品，往往乞求人工雕鑿來幫助；高明者偶可用它藏拙，一時頗也能使人炫惑；低能兒呢，却叫人覺得不過矯揉造作，好似那個醜婦，塗成斑駁七彩

的臉，一旦卸了粉裝，徒剩又皺又粗的蒼白臉皮。

所以說，創作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刻意雕鑿的工夫）；正恰如美人胚子般，可貴處在於天生的自然美麗。

無「技巧」而能造最高境界，其實正是一種最高技巧；只不過不是人人容易達到罷了。

文藝味

這酒味濃不濃？那咖啡味濃不濃？香水、花兒、菜餚……皆有味，都有個味道濃不濃的問題。徐志摩有篇散文，乾脆叫着《濃得化不開》。文藝作品，就也有個文藝味濃不濃的問題。

過去對文藝之「味」濃或不濃看法頗偏狹。以爲用字平易淺白、文風率直樸實的作品，其文藝味就不濃；而辭藻華麗、形容詞多的；其味就濃。其實這是很片面的。

那麼，文藝味是什麼？按我理解，就是濃馥生活氣息的巧妙而精緻的安排；人性的戲劇化和典型化的最美善或最醜惡的披露；至靈至性的人情味的記錄；平凡小事物中被挖掘的感人部分。等等。所以：爲文者大致上都要是性情中人，才能寫出文藝味濃厚的東西。

抽象是它的大敵；感情麻木、缺乏生活經驗的廚師，怎能炒一碟香噴噴的文藝小菜？

思想的閃光

喜歡讀點書。喜歡讀那些給人以思想啓迪的生活小品，不管它用的是什麼題材。

讀書的第一步，便是要讀明白。如果不能先弄明白，談得上什麼啓發？不明白，一是讀者欣賞及理解力奇差；一是作者寫得晦澀難懂，或者純粹玩弄文字遊戲。

前者，應努力提高自己；後者就牽涉到寫者的品格和風格了。

象徵主義手法乃文藝創作的一種高級手段，魯迅的《野草》將這一手法發揮到淋漓盡致。

《野草》內每一篇皆寓意豐富，必得多次玩味，方能領悟個中深刻含義，拍案叫絕。

而今有種文章，文詞優美，硬抒情；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不明白他說的什麼！

缺乏思想閃光，缺乏灼見卓識，缺乏含義，縱有枝生花妙筆，寫下一手錦繡其表的文字，也難有引人魅力和感人力量。你信不信？

傣家少女

（外一首）

周良沛

兩頰，若艷陽
落在椰林一樣光艷；
赤脚、坦臂，像水底芙蓉
伸出肥嫩的藕蓮；
豐盈，似待噴的泉，
却似含羞草似地，低頭、羞怯、寡言；
她從江邊走來，
水罐像對椰子担在一肩；
走動，轉忽綠紗的筒裙，
像水上飄似地在江面；
聽她重担起肩挣挑子的笑聲，
像渴悶時聽椰汁幌響在椰殼裏面……

傣寺

這傣寺，像香爐，還有塔似地尖頂，
門樓，廊沿，雕的花都像棕櫚樹上刷金，
佛幔前，跪拜的沙瀰像乾黃的螞蚱，
椰林太陽火紅，寺裏香燭似滅似明。

沙瀰合十，望着樑上燕子雙雙穿飛，
教識字頌經，老和尙是半閉眼睛，
送子求佛，望賜福的人正是不幸，
孩子跪撲、窒息，是給佛爺踩住背脊心。
人在門外，冲洗了脚，輕輕走進，
施飯的女鄰，笑看沙瀰袈裟一身，
沙瀰敲鐘，低頭覷他，又點一點心。
鐘聲悠悠，愁思悠悠，
沙瀰也是點綴俸家秩序的風景，
他幾聲嘆息，染暗了寺裏的銀燭金頂……

臨江仙

許峨

喜晤老友張問強兄，別已三十三年矣。

憶昔因緣結文字，意氣道義相傾。一生事業爲人民。慷慨誓許國，金石見交情。　三十三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滄海回槎笑相迎。松筠凌冰雪，老態兩縱橫。

一九八〇、六、十，作於汕頭。

古文體自由詩試製四題

歐外鷗

伐紂

武王伐紂
其誓曰：「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註）
此紂之罪也
惡貫滿盈不伐何待
紂之後
如紂之罪者
亦紂也
超紂之罪者（有過之無不及：）
紂中之紂也
比紂更紂
民將如之何
如之何
而後可乎

註：武王伐紂時，誓師的話。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一日中午

友情

羣蠅相處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義不相顧
仁不及彼此
言不經心語不出肺腑
杯上杯落爾詐我虞
各懷鬼胎
精神分裂
一面笑聲朗朗一面暗暗咬牙切齒
白髮知交猶按劍
數十年友好
不過如是如此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三日下午

虫蛀之樹

夫榮妻貴

富及兄弟姊妹
潤澤至於裙帶褲帶
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
古有先例
女總理之子
總統之弟
甚而首相大臣自己
普天之下豪門富庶
王侯將相誰家無敗葉枯枝
無虫蛀之樹
利令智昏倚權仗勢
壞我社稷之門楣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四日下午

伏爾加河解凍

白熊眈眈
冰雹霏霏
出波斯灣
下紅海入印度洋
金蘭灣
已落魔掌
北方四島
堅持不放
東望太平洋
西望大西洋
垂涎滴滴
濕伊朗
伏爾加河泛泛頓河蕩蕩
禍水正縱橫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六日零時

我又看見海了

田野

我又看見海了
雲在天上
船在水上
我的心呀飛向了遠方

我又看見海了
薄霧迷濛
太浪排空
我飲酒一樣飲着海風

我又看見海了
我又想起了那航海的生活
想起了那水手的歌
大海她也正在呼喚着我

我又看見海了
雖然——
我的頭上已有了白髮
雖然——
我的額上已有了皺紋
我永遠——
永遠像初戀那樣鍾情

黃貓

（童話詩）

襄汀

綫球滾落地上，
黃貓看得心裏發痒，
擺好捕捉的架勢，
來一個「餓虎擒羊」。

綫球——「小羊」，
放了再捉，捉了再放；
黃貓——「老虎」，
洋洋得意，得意洋洋。

黃貓越想越覺了不起，
似乎已是獸中之王，
瞟一眼蹲在牆角的黑貓：

「黑老弟，請看我這老虎模樣！」

黑貓一點也不感興趣，
黃貓就自我欣賞：
看姿態完全是一隻虎，
論顏色比虎毛還要黃。

牠正陶醉得忘形，
一陣話聲使它萬分驚慌，
再無心玩弄綫球了，
把顫抖的身體移到黑貓後方。

「走，大胆跟我走，

這回定把貓飯吃光；
不要怕，黃貓是一個草包，
黑貓嘛，有老娘我同它較量！」

老母鼠帶着小鼠穿過客堂，
大搖大擺走進厨房，
黑貓氣得直咬牙，
黃貓嚇得緊閉雙眼，一聲不響。

黑貓趕跑了老母鼠，
把咬死的小鼠拖到門旁，
捋一捋鬍子洗一洗臉，
把剛才發生的事全都遺忘。

黃貓起身伸一個懶腰：
「這一覺睡得又甜又香！」
好像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看那綫球仍是一隻「小羊」。

聽到一陣熟悉的脚步聲，
知道歸來的是主人王大娘，
牠趕快騎在死鼠身上，
高聲叫來大聲嚷：

「你偷吃大娘多少油糧，
咬破大娘多少衣裳？
你這個壞東西呀，
看我給你算總賬！」

看到大娘笑容滿面，
黃貓像是吃了蜜糖，
平時就是一個寵兒，
今日更應該大得獎賞。

牠又瞟了黑貓一眼，
再把眼光投射到地上，
「天啦，誰把綫弄得縱橫交錯，
把大綫球變成小乒乓！」

一九八〇年七月

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故事

（星加坡）CATHERINE LIM 著　林　桐譯

很好，太太。您放心，太太，一定讓您趕得上到那兒開會。走這條路好一點，車少，不擠。半個鐘頭準能到，太太，您甭擔心。

您說什麼，太太？啊，哈哈！我當計程車司機，已經二十年了。早年間，新加坡可不是這種樣子——這麼擠，這麼忙。從前，安靜得多，沒有這麼多計程車司機，也沒有這麼多汽車和公共汽車。

是的，太太，生活還可以維持。勉勉強強罷咧。有什麼辦法呢？在新加坡，要活下去，就得苦幹。像我這樣的人，沒受過教育，又沒有資本作生意，那就得出汗賣力氣，掙錢養活老婆和孩子。

對了，太太，我家人口不少，——有八個孩子：六個兒子，兩個女兒。人丁興旺!?哈哈！可糟心啦，太太。那個年月，新加坡哪兒有什麼「家庭計劃指導會」呀？人人都大生而特生，一年一個。現在好得多了。兩個，三個，夠了，停止。政府說停止。

幸虧我的孩子們都大了。四個兒子都有了工作，——一個作小買賣，兩個是職員，一個在小學教書。還有一個在服兵役，一個在念書，中學二年級。大女兒，二十出頭了，在家裏幫母親作事。還沒呢，還沒出嫁，——她臉嫩害臊，身體也不大好，可是是一個很孝順的好姑娘。那第二個女兒，——唉，太太！女兒要是不聽話，跟父母作對，這個爸爸可不容易當啊。很難過，好像是老天爺在罰我。現在的年輕人，不像我們年輕的時候那樣了。我們聽話。父母說不行，我們就不幹。否則就挨籐杖。我父親用籐杖打我。我已經很大，可以娶老婆了，可是還挨籐杖打。我父親很嚴厲。父母還是嚴厲點好。要不然，年輕人都變成廢物了。不肯念書，成天想往外跑，去夜總會，吸毒，搞戀愛。您同意我的話，是不是，太太？現在的年輕人，簡直是父母的一塊心病。太太，您看見那兒，那間咖啡店外

面的那些青年嗎？這下子，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們不過是些乳臭未乾的男女中學生，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爲却好像大亨一樣：花錢，抽煙，穿最流行的時裝，還搞戀愛。啊，太太，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個計程車司機，我知道他們和他們的習慣作風。太太，您說您是一位教師？您也許不知道：那些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她們早上穿着制服去上學，放學之後却不回家；書包裏有預先帶出來的衣服，跑到公共厠所或旅館去把那些衣服換上，臉上塗脂抹粉，化上粧。她們的父母完全蒙在鼓裏。她們會對母親說：學校開會呀，體育運動呀，比賽呀，這樣呀，那樣呀，其實是在外面胡天胡帝。太太，您嚇了一跳？可是我的確知道，我知道她們那些把戲。她們坐我的車子。她們經常在保齡球場、咖啡室或是旅館那些地方等着，然後走上前去，於是朋友、朋友、歐洲遊客、美國遊客……這就是她們的娛樂，並且還能賺外快。太太，我告訴您她們賺多少錢，您信不信？就是昨天晚上，一個年輕女孩子，很好看，化了粧，穿着性感的衣服，叫我送她到「蘭花大廈」去，——太太，這個地方的四樓是很出名的，——她打開皮包付錢給我的時候，嘩！全是美鈔，全是十元的，她抽出一張來，說：甭找了！她趕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太太，我跟您說，我這部計程車，每個月從這些女孩子和她們的美國男朋友、歐洲男朋友們那裏賺的錢，比從別的客人那裏賺的多得多。別的客人愛講價，不愛按計程表給車錢，還等着你找回一毛錢給他。嘁！有的人簡直讓我生氣。可是這些女孩子和她們的男朋友們，從來不講價，就給錢，照給。他們在車子裏親熱，從不計較你把車子兜來兜去，最後按計程表向他們收錢！我跟您說，太太，他們有些人一點也不在乎花多少車錢。是這樣的：深夜一點鐘以後，計程車的收費是加倍的。我喜歡在這個時候兜生意，因爲，當然嘍，多掙很多錢嘛！我把車子開到「愛羅旅館」，或是「東苑」，或是「蘭花大廈」，在外面一等，那就夠了，太太，那就可以兜到很多生意了。上星期六，我可不是說笑話，太太，只一天，我就掙了將近一百五十塊錢！其中有些是服務費。有些遊客不認得路，我就告訴他們，並把他們送到那裏，得！小費就到手了。嗐，太太，我要是把事情都說出來，那簡直說不完。不過，太太，我還是要跟您說說這件事情。比方您要是有個女兒，她對您說：媽，今天學校開會，我得晚點回家；您可千萬別說：好吧，好吧；您必須要問她在哪兒開會？開什麼會？都有些什麼人？等等。然後親自去看看是不是眞的。現在的青年可信

不得，他們不像從前的年輕人。太太，我跟您說這個，是因爲我自己有一個女兒，——太太，我是非常非常愛這個女兒的，她非常好，而且念書很用功。她的成績報告書上，老師給的評語，總是「優良」、「優異」什麼的。太太，她簡直就是我的心肝寶貝。我問她念完書想作什麼，她說她想念大學。我家的幾個孩子都沒念大學，只有這一個，她又伶俐，又聰明，——太太，我可不是吹牛，——她的老師在她的成績報告書上，總寫「優良」、「優異」什麼的。她在家作功課，也幫忙母親作點事，雖然有時候懶一點。她說老師要她回學校去，給她補習。太太，她的數學不太好，需要補習。我就讓她留在學校裏，從此她每天傍晚才回家，作完功課就去睡。於是有一天，噯！太太，我現在想起來還生氣，——有一天，我開着車子到處兜生意，嘿！居然看見一個女孩子很像我的女兒麗珠，正跟一些別的女孩子和歐洲人在一間咖啡店外面。我想，那決不會是麗珠，怎可能呢？麗珠這個時候在學校啊！而且，這個女孩子穿得花里胡哨的，塗脂抹粉，舉止放浪，一點兒也不像我的麗珠。他們都進了咖啡店。可是我的心啊，——太太，我不知道您用什麼字眼兒來形容它，我的心，是非常非常之「痛心」的。我對我自己說，我要盯着這個麗珠，看她搞些什麼鬼把戲。就在第二天，她又出現在那個地方了。我把車子停下來，太太，當時我眞是無名火起，我朝那個臭丫頭衝過去，抓住她的肩膀和脖子，抽了她一個大嘴巴子。她大聲哭叫，活該！我不理。我把她拖進我的車子裏，一直開回家去。到了家裏，我用棍子打她，用手打她，用掌摑她，揍得這個小混蛋死去活來。我的老婆和隣居們把我拉開了。要不然，我想我一定會把她打死的。我把她鎖在她的房間裏，鎖了三天。我沒有臉把事情告訴她的老師，只好說她病了，請原諒她不能來。唉，太太，您要是我，您怎樣呢？她爸爸整天開計程車，辛辛苦苦攢下錢來給她上大學，她可是把自己弄得那樣下賤，不要臉！您說什麼，太太？哦，是的，現在已經沒事了，謝謝您惦着。她現在除了到學校去，不准離家一步。我還叫她母親經常檢查她所作的每一件事，和她來往的朋友是些什麼人。唉！太太，現在的年輕人，多麼令人頭疼啊……您說什麼，太太？哦，眞對不起，我可不能等您把會開完，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請您原諒。我得趕時候，太太，得趕到「愛羅旅館」去，——那兒可以接很多客人，所以對您不起了，太太。十分多謝您！

（譯自Singapore Short Stories Volume Two）

天一的命生記

君紫竹

晨早，六時未到，天色已大白了。

躺在床上，心境是那麼的蕭索；生活的大小紛結，需要自己親手解決，然而，又苦於欠缺智慧與魄力。日夜冥思，還是枉然！

除去失眠的時間，在困頓中進入睡鄉依然被噩夢嘲弄、折磨共也只不過是三個小時。自忖自己一旦撒手塵寰，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活紛結不但不能帶進墓穴一起被埋葬，恐怕連同新增添的一大堆要壓在幼子和年邁的母親身上。「珍惜自己的生命，義不容辭！」這是發自內心的吶喊。

「拋開煩惱，閉上眼睛，再睏一會兒吧，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保証！」可是，屋外一大羣不知名字的小鳥啁啁啾啾的喧聒聲，欲使我無法入睡。這些曾在我筆下，被我讚頌的大自然的傑出樂手，今早的演出爲何如此焦躁，如此煩亂，如此逆耳！「唉，還是早點起來給一家大小弄點

早餐吧！」從牀上爬起，腦袋昏脹，搖搖晃晃入廚。

※　※　※

送完兒子回校，路經街口，遠遠聽到賣報紙的老婆婆在咄咄嗟嗟地罵個不停。我行近報檔，老婆婆顫巍巍地遞給我一份日報，面露愠色。

「阿婆，什麼事不開心？」我逗着她，問道。

「我鄉間阿妹來信呀，叫我寄幾枝人參回去給她補身喎。」老婆婆生氣地說。

「寄人參？」看着這位年已古稀，抱病也要出來開檔的老人，就會覺得鄉間人的要求太過份了。

「我姨甥說要偷渡來港，叫我準備幾千元領他回來呀！莫說我沒有幾千元，就算有，我也沒個地方安置他啊！我隻身租一個床位，哪能多容納一個男子漢？況且食的呢，穿的呢？來到香港，連話也不懂一句，我可沒有本事給他找到一份工作！」老婆婆越講越激動，眼角滲出了老淚。

「乾脆不理他們吧！」我一邊遞給老婆婆一元五角，多要另外的兩份日報，一邊安慰她說。

「人參可以不寄，但姨甥眞的來到香港，可以不理嗎？」老婆婆提出了難題。

「哪，立即寫信回去，陳述困境，叫他不要來。」

「早就這樣做了，他們不聽，有什麼辦法？」沉默。我用沉默來表示對老婆婆的同情。

※　※　※

挾着報紙，看看手錶，距離辦公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其實，也不算是辦公，學校因爲決定停辦，早些時候已考完了大考，舉行過最後的結業禮。所謂上午九時至十二時的辦公時間，同事們只不過是回去碰碰頭，執拾執拾東西罷了。

踱步回到學校，看到的盡是一片凋零景象和那一副副沉重的面孔。L見了我，問道：「有沒有回覆？」前天，L陪我去見工。

我搖搖頭，說：「再看看下午有沒有電話吧。」

經L一問，心裏頓然湧上一股辛酸滋味。一位中文中學會考合格生，十五年的教齡，檢定女教師，一旦要轉業，到工廠應徵個小文員，又是要簿記証書，又是要打字夠快，工資八百元，還要和其他年青的應徵者逐鹿。想到如此坎坷遭遇，兩顆委屈的熱淚不禁奪眶而出。

一大叠報紙，一張張的翻過，世界新聞，沒有心情理會。名家散文，喪失了品賞的興趣。兩眼盡徘徊於聘請文員的廣告欄上。然而，却找不到一則可以作爲下筆寫應徵

信的對象。不是自己要求太高，而是被人家的條件難倒了：不拘經驗的，只限十八至二十八的年青人；不拘年齡的，却須有工作經驗，能獨立處理全盤帳的會計員。

中午十二時不到，帶着一份失意，提早離開學校。

※　※　※

回到家裏，媽媽老是嘮叨個不休，說什麼買火水用去多少錢啦，買米又用去多少錢啦，買菜又用去……。哎，比早晨的鳥兒還聒絮。本要央她閉閉嘴，但想想，既然她可以在嘮叨中取得一點兒發洩，就讓她嘮叨去吧，七十三歲的人了，那能再有多一個七十三？

下午，電話啞得令人煩悶。

兒子做完了功課，躺下來午睡。天氣燠熱難耐，我坐在床邊，機械地爲他搧涼。

「媽媽，媽媽。」兒子細聲呼喚。

「什麼事？」我睨着他問道。

「你上文藝社，伯伯對你說了些什麼？」兒子問道。看來，這些話兒他已藏在心頭好久了。

「伯伯鼓勵媽媽有空多讀書，多寫稿。」我頓了頓，說：「還問你乖不乖哩！」

「你怎樣說？」

「我說，你很乖，讀書成績很好。」

「那，伯伯怎樣說。」

「伯伯微笑着點點頭。」

兒子很滿意這樣的答覆，末了，他帶點兒衝動地說：

「我也要給伯伯寫稿！我已想到了題材！」

「什麼題材？說來聽聽。」

「我要寫《一個痛苦的人》。」

這小鬼，話裏蹊蹺，腦裏不知想些什麼？我故意說：

「這題材不好，伯伯一看就知道你說假話，小孩子會有什麼痛苦的？」

「爲啥沒有痛苦呀？劉浩鐵告訴老師，說我沒有父親呀！現在，全班都知道我沒有父親！」兒子很激動。

「劉浩鐵什麼時候告訴老師？」

「昨天作文堂呀，老師叫我們作《我的父親》，劉浩鐵就問老師，說我沒有父親，是不是不用作文了。」

「老師怎樣說？」

「老師叫我作《我的母親》。」

盡管百感交集，也不應在這時淌淚。我强顏微笑，親親兒子，柔聲說：「沒有父親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不應該感到痛苦。你知道世界上有位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嗎？」

「是不是坐在樹下讀書，看見一個熟了的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的那一個？」兒子收斂了激動的情緒，小聲問。

「就是他了。」

「他發現了地心吸力！」

「對極了。」我稱讚了他的記憶力，繼續說：「牛頓年幼時不但沒有父親，連媽媽也離開了他，他只跟老祖母過活哩！」

「他的爸爸媽媽去了哪裏？」

「爸爸死了，媽媽改嫁了。」

「嗯。」

「你和牛頓比一比，不是比牛頓幸福嗎？」我問

「是。」兒子小聲應着。

「況且，劉浩鐵告訴老師說你沒有父親，並不是取笑你，而是關心你，他怕你交不出作文哩。他是你的好同學，好鄰居哪！同學知道你沒有父親，也不要緊，很多人都沒有父親哩！」

「也有很多人沒有母親。」兒子補充說。

「對，也有很多人沒有母親。」

兒子在母親的甜言蜜語下，安靜地睡着了。

看着這身體瘦弱，臉色青黃的孩子，要他過早地在感情的漩渦裏受折騰，我感到無限歉意。

※　※　※

晚上九時許，電話鈴鈴地響起來，這個遲來的電話，母親和兒子都顯得有點雀躍，都等着讓我去接。我却清楚地知道，這一定不是我期望了大半天的電話。拿起電話筒「喂」的一聲，果然，對方傳來了稚氣却帶着哽咽的小男童的聲音：「叫冲冲聽電話。」

「冲冲聽電話。」

我把聽筒交給了兒子。

這個電話很長，收綫後，我問兒子：「誰打來的？」

兒子應着我說：「是曾志光。他有一個玩具，收藏在嬸嬸的房裏，嬸嬸說什麼垃圾都堆在她房裏，丟了出來，摔碎了。他很悶，給我打電話散散心。」

※　※　※

煩惱，似乎殘忍地不放過任何人，包括老年人、中年人、小童。也許，這就是生活的考驗！

好像周圍都存在着空氣的壓力却感覺不出壓力的存在一樣，這一晚，我的情緒出奇地平靜，躺下床不久，竟然呼呼入睡。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

福爾摩斯探案中的中國古代傳說

枕書

（一）

由於京劇《搜孤·救孤》的深入人心，趙盾的故事，在民間，幾乎是盡人皆知。這故事正式編寫成的戲曲，是元人雜劇中頗負盛名的《趙氏孤兒大報仇》（簡稱《趙氏孤兒》）。在紀君祥的這一名作的《楔字》裏，淨扮的屠岸賈，有如下的一段道白：

> 後來西戎國進貢一犬，呼曰「神獒」，（晉）靈公賜與某家，自從得了那個神獒，便有害趙盾之計，將神獒鎖在淨房中，三五日不與飲食，於後花園中紮下一個草人，紫袍玉帶，衆簡烏靴，與趙盾一般打扮，草人腹中，懸一付羊心肺，某牽出神獒來，將趙盾紫袍剖開，着神獒飽餐一頓，依舊鎖入淨房中，又餓了三五日，復行牽出那神獒，撲着便咬，剖開紫袍，將羊心肺又飽餐一頓，如此試驗百日，度其可用，某因入見靈公……某牽上那神獒去，其時趙盾紫袍玉帶，正立在靈公坐榻之邊，

神獒見了，撲着他便咬，靈公言，屠岸賈你放了神獒，兀的不是讒臣也。某放了神獒，趕着趙盾繞殿而走，爭奈勞遶惱了一個，乃是殿前太尉提彌明，一瓜搥打倒神獒，一手揪住牆杓皮，一手拖住下嗑子，只一劈，將那神獒分爲兩半。

這個蓄意訓練猛犬謀害人命的神獒故事的最早出處，就目前所知，似見於《左傳·宣公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鬥且出，提彌明死之。」

《史記》卷四十三的《趙世家》、卷三十九的《晉世家》都記有趙盾的故事。《趙世家》沒有提到神獒，《晉世家》顯然取材於《左傳》。重要的歧異是「提彌明」，《晉世家》中作「示眯明」。《晉世家》的原文是：「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

通過對照，可以看出，故事的情節，在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中，有了較大的發展。

對這個故事感興趣的，僅朱明一代，便有繼紀君祥之後出現但藝術上的成就反而不及元人的《八義記》（《六十種曲》之一，徐元著）。出名的小說家馮夢龍又將這故事的基本情節，寫入了《東周列國志》，由於這書數百年來所起的普及作用，《趙氏孤兒》的內容，流傳的範圍，愈來愈廣泛，儘管在細節上，《東周列國志》也作了某些點竄，不過，縱犬咬趙盾這點，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所述，基本相同。（原文見《東周列國志》第五十回，這裏從略）。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神獒的故事，始見《左傳》。司馬遷採入了《史記》。後又被寫入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崇高地位的元人雜劇《趙氏孤兒》，繼這一名作而問世的文學著作，有明朝的《八義記》和《東周列國志》。

（二）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出名的文學巨著《金瓶梅詞話》中有個「西門慶摔死雪獅子」的故事（《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九回；《古本金瓶梅》第六十回）。

在荒淫縱慾等方面，西門慶與潘金蓮固然是如魚得水、

如膠似漆。但「五娘」畢竟沒有生孩，李瓶兒雖比她後來，却順利地爲西門慶生了個兒子，並且又是個獨生子；母以子貴，李瓶兒的地位自然大大超過了潘金蓮。潘金蓮「必欲譖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於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

潘金蓮是怎樣進行的呢？

既然生活在一起，潘金蓮當然知道：官哥兒這孩子「只是害怕，猫狗都不敢到他跟前」（《詞話》三十九回中西門慶語），《詞話》五十二回，還記有李瓶兒在花園中將官哥兒托付了潘金蓮，而潘金蓮却溜進雪洞中去與陳敬濟鬼混，丟下「孩子便躺在席上，登手登脚的怪哭……只見旁邊一大黑猫，見人來，一滾煙跑了」。事後，潘金蓮矢口不承認是猫嚇了孩子，硬說是「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

以西門慶的富貴和官哥兒在家庭中的地位，孩子平日的穿着、打扮，當然是大紅綾緞爲主，《詞話》三十一回描繪這孩子「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衆人睜眼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緞毛衫兒，生的白面紅唇，甚是富態」。有時，這孩子還披着大紅氅衣兒。

有了這些細節，我們便不難看出《詞話》第五十九回中看來平淡無奇的幾句話的深刻用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怕猫，（潘金蓮）尋常無人處，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那頭「雪獅子」（猫）經過這樣的專門訓練後，結果：「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面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玩耍，只當平日哄喂它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見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搐起來……那猫還來趕着他耍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

潘金蓮這一毒計，果然得售，官哥兒一下就給嚇死，李瓶兒不久也一命嗚呼。

潘金蓮是蓄意圖謀，早有充份的準備，所以事後追查時，她可以振振有詞地聲稱：「俺猫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們亂道，怎的把孩子誵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們這屋裏是好纏的！」

那頭潘金蓮訓練得她可以指揮如意的「雪獅子」被西門慶「提溜着脚，遠向穿廊，望石台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響喨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滴碎玉」，結局

與屠岸賈的神態一模一樣。

《金瓶梅》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所受《趙氏孤兒》的影響，經過梳爬，可以清楚地看出。

（三）

李青崖譯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中有一篇《一個哥爾斯方式的復仇》。故事的梗概是：

寡婦撒維里尼和她的獨子安端以及一頭名叫「快活」的雌狗生活在一起。「快活」本是一頭牧羊犬，「身子高而瘦，毛長，力大。」

在與人一場爭論之後，安端被木匠辣伏拉狄一刀殺死了。

母親當然要復仇，並且要用「哥爾斯方式」去復仇。對此，譯者特在文末作了如下的說明：「哥爾斯是地中海北部的一個大島……至一七六八年讓與法國遂爲拿破崙一世的故鄉……他們的復仇方式就是由被害人的親族挺身而起去担任實行報復的任務，有時缺乏親族則由較疏的族人担任，絕不求援於家族以外的任何人。」

安端家中就只剩下他的老母親一人，此外，便是「快活」。誰來實現母親應允安端的「用哥爾斯方式去復仇」呢？

母親終於找到一個辦法。

把「快活」關在木桶裏，餓牠幾天。

弄來兩束麥稭，紮成一個草人。

「老婆子到肉店裏買了一長條黑的血香腸，回到家裏，她在天井裏生好了一爐柴火，靠近狗窠去烤香腸，「快活」竟發狂了，跳個不住，口角流涎，雙眼盯住那份香氣鑽入肚子的燒烤美味。」

「隨後，老婆子用那熱氣騰騰的香腸給草人做了一條領結。她把它在草人的脖子上用繩子纏了多時……她才解開了狗的鏈子。」

「那畜生駭人地跳起來一下就撲着草人的脖子了，接着雙脚伏在它的肩上開始去咬脖子……」，

這樣反復訓練了三個月之久，老婦人可以「用一個手勢教牠撲到那草人身上。」

「她使牠受好了訓練去分裂那草人，痛咬那個草人，竟無需乎在草人的脖子上藏甚麼食物。」

經過這樣的過程後，老婦人打聽到了仇人的地址，帶着餓了兩天的「快活」和一條大香腸。

「老婆子推開了店門，就叫他（仇人）：

『喂！尼可拉！』

他回頭一望，於是她就放鬆了她的狗，並且高聲喝道：

「去，去，咬，咬！」

那隻發瘋的狗撲過去，咬住尼可拉的嗓子了，那漢子伸起了兩隻胳膊，箍住了那條狗在地下打起滾來。經過了幾秒鐘，他扭着身子，兩隻脚在地上亂踢；隨後他便不動了。這時候，「快活」正搜索他那條被牠咬碎了的脖子。」

莫泊桑筆下這個「哥爾斯方式復仇」的故事，與《趙氏孤兒》中的「神獒」，特別在訓練方法上的運用，相信任何人看了，均不免感覺到有雷同的地方。

這樣的故事，在西方，就只見於法國莫泊桑的作品嗎？

（四）

一九〇二年，英國的柯南道爾把一個聽來的達特摩爾（Dartmoor）的傳說，寫成「福爾摩斯的早期探險故事」：《巴斯克維爾的獵犬》。柯南道爾開始寫這篇小說時，福爾摩斯本已「死去」，《巴斯克維爾的獵犬》的出現，再次激發了讀者和出版者對福爾摩斯的熱情，人們公認《巴斯克維爾獵犬》是福爾摩斯探案的重要代表作。這故事的主要情節是：

英國德文郡有個巴斯克維爾家族。這富有的家族在沼澤地人烟稀少處有座「巴斯克維爾莊園。」

自從十七世紀以來，有個恐怖而神秘的傳說籠罩着巴斯克維爾家族。內容是有頭碩大、兇猛的惡犬，出沒於沼澤地帶，每逢這惡犬出現，巴斯克維爾家族中，總有人（往往是遺產的繼承人）喪生於它的爪牙之下，因而當地的人稱這頭神出鬼沒、令人見之毛骨悚然的孽畜爲「巴斯克維爾的獵犬。」

案件落到福爾摩斯手中時，一頭暗中被人飼養着的大獵犬已經將當時巴斯克維爾莊園的主人查爾茲·巴斯克維爾嚇死了，他留下的遺產是七十四萬鎊。

這份遺產和莊園的合法繼承人是遠在美洲的亨利。亨利來到莊園後陷入一片恐怖，因爲有人打算繼續利用「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一可怕的傳說來謀害他。

設下這一毒計的是亨利的誕生在南美洲的遠房兄弟羅傑，他利用人們都不認識他的這一有利條件，化名斯台普吞，在巴斯克維爾莊園附近住了下來，他暗中養了一條「不是純種血猩，也不是純種的獒犬……外貌可怕而又兇暴，

並且大得像個牝獅」的惡犬，牠的大嘴竟會噴射出藍色的火焰，兇殘的眼睛的週圍有一道火圈，一條這樣從來沒有人目睹過的猛犬，不要說是被牠咬着，就是看見（尤其是冷不防時），任何人都不免被嚇得半死，何況牠所追逐的正是被那個「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傳說攪得半信半疑的莊園主人。當傳說中的惡犬果然出現在他自己眼前時，首先，思想上便被懾服住了，以爲自己的末日眞的已經來臨。

策劃得如此縝密，連一向不輕易流露自己的感情的福爾摩斯都不免讚他一聲：「這種佈置多麼狡猾啊！」

羅傑的陰謀被徹底揭穿了：狗是費了很大的勁特地找來的，又曾加以專門的訓練，屠岸賈當年，不過要「神獒」經常去看「紫袍玉帶」，而羅傑却一再要「巴斯克維爾獵犬」去嗅亨利的衣履，並且在牠的嘴和眼睛四週塗上磷，讓它噴射出「藍色的火燄」，十足是個以現代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屠岸賈！

（五）

雖然英國文學史的作者認爲，柯南道爾的這一名作，眞的是英國民間故事的演義，因爲英國的德義郡，確實有個地方，名叫達特摩爾。（不妨順便插一句：德文郡似乎特別與偵探小說有緣，所寫偵探小說數量上已超過了柯南道爾、出名的《尼羅河慘案》的作者·阿克莉斯蒂，也是德文郡人。）不過，任何一個不戴有色眼鏡的讀者，肯定都會承認：《巴斯克維爾的獵犬》與《趙氏孤兒》的關係，着實耐人尋味和值得推敲。旁的不用說，下面指出的一點，便很能說明問題：從趙氏的孤兒到西門慶的官哥兒、莫泊桑筆下的安端以及巴斯克維爾家族的亨利，不是孤兒，便是獨（生）子，要不，便是唯一的合法繼承人，上述幾篇外表截然不同的文學作品，實質上，是圍繞着一個基本類似的核心（孤兒的故事）在開展活動，它們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國家的文學領域中出現，看出了這點，我們便完全有理由將這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表面上毫無干係的中外古今的故事，串連在一起了。

況且，到了晚年，柯南道爾不但本人成了一名狂熱的神秘主義者，還公開地以他所特有的不怕鬼、不信邪的福爾摩斯的創造者的身份，替神秘主義、唯靈主義作宣傳（關於柯南道爾這方面的活動，可參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讀者文摘》揭載的有關文章）。他的終於走向極端「唯理」的福爾摩斯的反面。這，是否是他平日耽溺於東方古老傳

說受到某一片面的影響而發展起來呢？

無論如何，從中國的《趙氏孤兒》到英國的《福爾摩斯探案》，其中的類似、相似或神似之處，筆者決不簡單化地看成是偶然的巧合。

（六）

至今還在出版的巴黎《水星雜誌》，一七三四年，發表過一封未署名的信，信中附有幾節中國戲劇的法文譯文，它們是本文多次提到的中國元曲《趙氏孤兒》，初次出現於歐洲讀者眼前。一年後，這一中國戲劇的法文全譯本，揭載於杜赫德主編的《中國通誌》。譯者是在中國多年的傳教士馬若瑟。

當時，英國的上流社會雖以使用法文爲榮，但畢竟不是太普遍，兩名英國出版商便開始了一場出版這書的英文譯本的比賽：一七三六年出版的是個節本，五年內共印了三次；全譯本直到一七三八——四一才出齊，這是兩個《趙氏孤兒》的最早英譯本。兩名出版商，相互指摘，競爭得很劇烈。一七六二年，英國又出現過一個譯本。

一七四一年，英國有了《趙氏孤兒》的改編本。這個劇本，固有影射之嫌，未獲准上演。

一七五五年，法國文豪服爾德（即伏而泰）的改編本在巴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同年十一月，英國出版了服爾德改編本的英譯本。

服爾德的改編，導致了另一英國改編本、墨爾飛本的誕生。改編者在《獻詞》中聲稱：「觀衆對這個劇本的歡迎，遠遠超出了我的奢望。」。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德國名詩人、大文豪歌德，也對這一中國戲劇發生過興趣，打算將它改寫成一個獻給他的密友（一位貴婦人）的德國文學作品。

總而言之，傳入歐洲、傳入英國的中國文學名著中，《趙氏孤兒》是較早的一個。

（七）

柯南道爾（一八五九—一九三〇）與莫泊桑（一八五〇—一八九三），在時代上，相隔不遠，他們之間，有無嬗遞關係，姑不置論，但莫泊桑曾經仔細閱讀，認眞研究過服爾德的著作，應該是肯定無疑的。我甚至還有理由相信莫泊桑曾經讀過馬若瑟譯的《趙氏孤兒》，有了這樣的事

實，從莫泊桑的《哥爾斯方式的復仇》，我們便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元曲《趙氏孤兒》對這位法國文學家的巨大影響。

至於福爾摩斯探案，究竟是法國莫泊桑的小說，爲柯南道爾演義時提供了素材，還是這位作家本人，親自從種類繁多的《趙氏孤兒》的英譯本中汲取了資料，雖很難斷言，但如說，柯南道爾對《趙氏孤兒》一點也不了解，《巴斯克維爾的獵犬》與《趙氏孤兒》半點不相干，徵諸英國文學史的實際情況（特別是《趙氏孤兒》改編本，當年在英國上演時所引起的轟動、受歡迎的盛況），似難令人信服。

前面曾經指出，《趙氏孤兒》的故事在中國本土流傳的經過及其演變的軌迹，這一中國名劇，在外國傳播的途徑，今天也不難按迹尋踪，在充份掌握了有關的具體事實的條件下，似乎可以放心地聲稱：無論法國的莫泊桑還是英國的柯南道爾，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元人雜劇《趙氏孤兒》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尼日利亞小說家阿米迪

馬利

阿米迪（Amadi）的小說總是描寫一些關於生、老、病、死的情節，並沒有某種社會抵觸或什麼不調和的生活變革出現。《奴隸》（The Slave）是阿米迪的第三部小說，正如他的前兩部小說，《情婦》（The Concubine）及《巨大的池塘》（The Great Ponds）一樣，都是描述故事主人翁的狹窄生活，不論這種生活限制是命運的安排，抑或是愚昧，貪婪所引致，作者並沒有詳加分析，因此使他彷彿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奴隸》講述一個名叫奧路馬蒂（Olumati）的人，他家族的世仇導致他要離鄉別井居住於 Amadiohu 的一間神殿內，雖然他仍擁有一些財產，但別人總以爲他已經是命中注定一個不快樂的無家可歸者，因他長期以來都是在神殿中作一名奴隸。

這故事發展至奧路想重返家園，不幸天災人禍接踵而來，其初他因家貧而未能結婚，又需他人教導他如何耕種，這使他懷孕的妹妹因工作過勞而死亡。接着，他在一場摔角賽中殺害了對手，連那個想娶她結婚的女孩子，終於離開了他另嫁別人。整個故事中奧路總是心神不安，種種的痛苦與死亡像與他結下不解之緣，迫使他終生離開家鄉過着奴隸的生活。

現實總是與奧路作對，這並未顯示出是神的安排或是奧路本身的愚昧怯弱影響了他的言行，作者對此都沒有作出明確的分析。但，阿米迪筆下的角色其實也並非全出虛構的，書中對白也簡潔適貼。阿米迪是一個人類學者，一個歷史家及小說家。在尼日利亞只有阿芝巴（Acheba）能與他爭一日之短長。

漫談稱謂

錢歌川

現在中國上自主席總理，下迄人民大衆，一概都稱同志，夫妻之間彼此都稱愛人，實在是再簡便沒有的了。但在解放以前，對人的稱謂，實在複雜紊亂，沒有一定標準，使人無所適從，甚至因稱呼不當，而得罪人的事，也常有發生。對人稱兄道弟，固然可以表示親熱，但有時不免使人感到冒犯，還不如遵照前人說的「親人論輩，友人論歲」，比較不至於出大的毛病。《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記載明末那位亡國之君，在死前教導他的兩個兒子去逃難時說，「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這樣的稱呼，確是最概括而又實用的了。

中國古來有周公、孔子兩個歷史人物，都沒有說出他們的名字，而只稱「公」或「子」。周公的「公」，指的是國君的後代，今一般稱人爲「公」，只是對老年男人的尊稱而已。至於孔子的「子」，原是對有德性的人的尊稱，近代早已不這樣用了。「子」字古代用途很廣：《曲禮》上說的「子於父母」，即指兒女對於父母，而不是單說兒子的。又「處子」也是男女兩用的，晉人束晳的詩「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李善注中說明處子指的處士，男性。莊子《逍遙遊》上說的「肌膚如氷雪，綽約如處子」，便是指未婚的處女了。《漢書匈奴傳》上說的「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這個驕子也是男女都可以說的。此外，學生對老師稱子，如《論語公冶長》上說的「願聞子之志」，老師對學生也稱子，如《論語述而》上說的「二三子以我爲隱乎」。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夫婦互相稱子，如外子、內子。子又可作普通的稱謂，正如現代語中的你一樣，如《論語季氏》上說的「子亦有異聞乎？」

女兒的丈夫稱爲子壻，即一般說的女壻，可見這個子

字也是女性。在周朝的時候，女兒的丈夫只稱壻，壻字的結構，是合士字和胥字而成，據《彙苑》所載：「壻，女夫也。胥字，釋作聞一知十，是聰明男子也。故壻者，有才智之稱。」古人擇壻，重才而不重財，由此可見。子壻和女壻的說法，是漢代才有的。漢高祖的長女魯元公主嫁給趙王敖，高祖經過趙地時，敖親爲高祖進食，執禮甚恭。《史記陳餘張耳傳》載：「禮甚卑，有子壻禮。」這是子壻一詞最早的記錄。《後漢書楊震傳》有「留意少子，乞還女壻」的話，女壻反比子壻出現爲遲，但二者都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女壻又稱爲女倩或倩，也是始於漢代的，師古曰：「倩士之美稱也。」《方言》上說，「東齊之間，壻謂之倩。」段玉裁說，「壻謂之倩，亦以美稱加之耳。」《表異錄》云：「女壻稱倩，出自漢書。」到了近代，倩字的用法又擴大到妹夫等人，而有妹倩、姪倩的說法。世俗稱女壻爲半子，來源也是很古的。據《茶餘客話》所載：「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唐朝皇帝云：『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今壻，半子也。」在唐朝國勢漸衰的時候，西方民族常來犯境，難以抵禦，只得謀和，每年以金銀玉帛送給他們，不稱君臣，而以平等的兄弟稱呼。後來他們更加跋扈，唐朝進一步與之和親，當時稱爲和番，是以公主嫁給西番以謀取和平，所以他們由兄弟而變成半子了。

女壻又稱驕客，是從宋朝開始的。據《通俗編》所載，「蘇軾和王子立詩有句云：『婦翁未可撾，王郎非嬌客』。王子立乃蘇轍之壻也。」又《老學庵筆記》上說，「秦檜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又名半子。」

子字上冠一小字，在周秦以前，是對幼弱者的稱呼，如《詩大雅思齊》上說，「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疏云：「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周武王成王都自稱爲小子：如「予小子其承厥志。」周公也自稱爲小子：「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極言他攝政的責任重大。太史公也自稱小子：「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昭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後來，小子愈降愈低，竟成爲一種輕蔑的稱呼，如《世說方正》中說，「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倔強的王爽不甘被侮，拿出家世歷史來炫耀一番，可見在東晉時已經拿小子來罵人，現代語說的，「那小子太可惡了！」也是淵源有本的。

國王既可自稱爲小子，與小子相對的大家，自然也可拿來稱呼皇帝了。東漢蔡邕《獨斷》上說，「親近侍從官稱天子曰大家。」唐玄宗時宦官李輔國專權，後來李豫立爲代宗，輔國更爲驕橫，常奏道：「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分。」《宋稗類鈔》：「宋仁宗遊後苑還宮，索漿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大家的家字如讀成姑時，便成爲對婦女的尊稱了。《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載：「班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宋代以後，大家就降級爲大衆化的一般人了。

上面說過女壻的稱謂，現在不妨來談談老丈人的叫法。女壻通稱丈人爲岳父或泰山，原是有來歷的。唐元宗時，派大臣張說做封禪使，前往告祭泰山，張說便趁此機會，拉他的女壻鄭鎰爲陪祭官，並將鄭鎰由九品提升到五品。鄭鎰得到丈人的援手，一下子連升四級，穿上了五品官服，洋洋得意。元宗看到大爲詫異，便問那是怎麼一回事。當然，鄭鎰惶恐萬狀，不敢啟齒。在旁的另一位大臣黃山綽知道其中底細，便巧妙地代爲回答說，「此泰山之力也。」從此人們就稱丈人爲泰山或泰岳與岳父。又傳是由泰山的丈人峯而來，《歸田錄》上說，「今人呼妻父爲嶽公，以泰山有丈人峯。」

丈人原是老者（因爲他扶杖）的意思，進而指妻父，但爲什麼女嫁的夫也要稱爲丈夫呢？這和丈人的丈就完全不同了。原來古人所用的尺，比今日的尺要短得多。男子將手掌盡量伸展，其中指與拇指間的距離就是一尺，女子則爲一咫。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因爲當時離開「搶親」的陋習不遠，女子選擇對象，以體格高大的爲尚，普通要有十咫高才夠標準，足任護花之責，不至爲人搶走。十咫爲一丈，女子嫁人，便要擇這樣的丈夫。這便是夫字上冠一個丈字的來歷了。

丈夫稱自己的妻室，除上面提到的內子外，還有內人、賤內、室人、荊室、拙荊、山妻、細君、糟糠、老婆、黃臉婆等等。《西溪叢話》云：「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會稽人言家裏，其意同也。」清末嶺南詩人梁佩蘭贈人新婚詩有句云：「鳳女名鄉里，擅郎字棄砧。」鄉里謂妻，棄砧謂夫，《古樂府》「棄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妻對夫還可稱爲夫子、夫君、良人、外子、拙夫等等。在清朝稱呼男人爲老爺，現早由先生取代，稱呼人妻爲夫人或太太，現在還是

通行的。各省方言又有不少不同的說法，如在湖南一般稱妻爲堂客。台灣稱妻爲牽手。《恆言錄》：「稱妻曰渾家，見鄭文寶《南唐近事史》。」《稱謂錄》云：「亦曰渾舍，見昌黎詩。」對別人的妻子稱尊夫人或尊閫。令正、令政是指主持家政說的，所謂主中饋，也就是煮飯婆的意思。

兒女對父母的稱呼，因時代改變而有不同，而且大都已不用了，現略舉一些出來，以資認識而已。

外甥稱母親的兄弟爲舅，兒媳稱丈夫的父親爲舅，但在春秋時代，晉國人稱父親爲舅，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大夫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妻子稱丈夫爲夫子，學生稱老師爲夫子，但在春秋時代，魯國人稱父親爲夫子，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成與疆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又《檀弓》曾子將死，曾元爲其易簀後說，「夫子之病革矣！」以上都是稱父親爲夫子的例證。

兒子稱父親爲家君，從漢唐開始，沿用至今。《後漢書袁隗妻傳》：「馬倫曰：家君獲此，亦其宜耳。」唐初四傑之一王勃作《滕王閣序》中說，「家君作宰，路出名區。」古代甚至有稱別人的父親爲家君的，例如《世說新語》上說，「有人問陳元方，足下家君何如？」又謝安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家君尊？」但這是不足爲法的。

關於對母親的稱謂，最特別的莫過於稱社了。江淮謂母曰社，見《淮南子說山》：「東家母死，其子哭之哀，西家子見之，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云：漢朝江南人稱母爲社，係鄉里間方言。」

北方人呼父爲爹，呼母爲娘，雖屬俚俗語，由來亦最古，《古樂府》：「朝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杜工部《兵馬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可見晉唐民間早已有此稱呼，耶是爹音之轉，孃即古寫的娘字。至於呼父母爲爸爸、媽媽的，就更爲原始的了。媽是漢語各種方言中最普遍的稱呼。上古讀母爲媽，正如上古讀父爲爸一樣，由於口語與文字的分歧，父與爸、母與媽便成爲不同的字了。

爺爺、奶奶，也和公公、婆婆一樣，是對祖父母的稱謂，但奶奶在唐朝，又是對主婦的尊稱，如柳永詞：「願奶奶蘭心慧性。」

解放以前中國對未婚的女子稱爲小姐或姑娘，對已婚者稱女士或女史。女史原是官名，由懂文墨的婦女去担任的。最早見於《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

貳，以詔后治內政。」她不但是治內政的副手，而且負有指導王后的責任，地位是很崇高的。在古代女士和女史是有分別的，凡有學識的就可稱爲女士，但必須既有學識又有品德的才可稱爲女史。到了清代已經沒有這種分別了，對任何既婚的婦女都稱女士或女史。到鼎革以後，對女性的稱呼，比以前更爲複雜了。《詩大雅既醉》上說的：「釐爾女士」，原是指品德善良的婦女，現用作一般女子的通稱，比小姐顯得更爲文雅。富家小姐又稱千金，是有掌故的。據說春秋時代吳王夫差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十，嬌生慣養。夫差對她，寵愛非常，凡是各地進貢的珍珠寶物，時鮮果品，都要揀出最好的賜給女兒享用。有一天，太湖上一個漁民，網得一條金尾白魚，差役看到便要他去送給縣老爺，縣老爺又連忙拿去獻給吳王夫差。夫差十分喜歡，立刻命御廚烹調呈上，以佐晚膳。他一嘗果然鮮美無比，自己吃過留下一半，命宮娥馬上送去給他寵愛的公主。當時公主正因菜餚不合口味而大發脾氣，把碗碟摔得粉碎，忽聽到父王送菜來，濃香撲鼻，正要去取食時，發現魚已被人吃過，以爲是宮女偷吃了，更爲生氣，後得知是父王吃了的，便放聲大哭，說父王把吃剩的魚賜給她，是有意對她加以羞辱。一時想不開，回到房裏就自縊死了。吳王聞耗，悲慟不堪，傳旨把金鑾殿佈置成靈堂，並命文武百官及全城百姓都來祭奠。官員奉旨，不得不來，老百姓因有工作關係，少有來的，夫差以體面攸關，便傳令下去，凡老百姓來弔孝的，賜錢千文，藉以補償他們放下工作的損失。於是大家聯袂來祭。喪事辦完後結算一下，一共竟花了一千兩金子。老百姓知道了此事，便叫吳王的女兒爲千金。這故事留傳至今，近年蘇州文聯所編的《民間文學》上，也載得有這個故事，可見流傳的久遠了。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九期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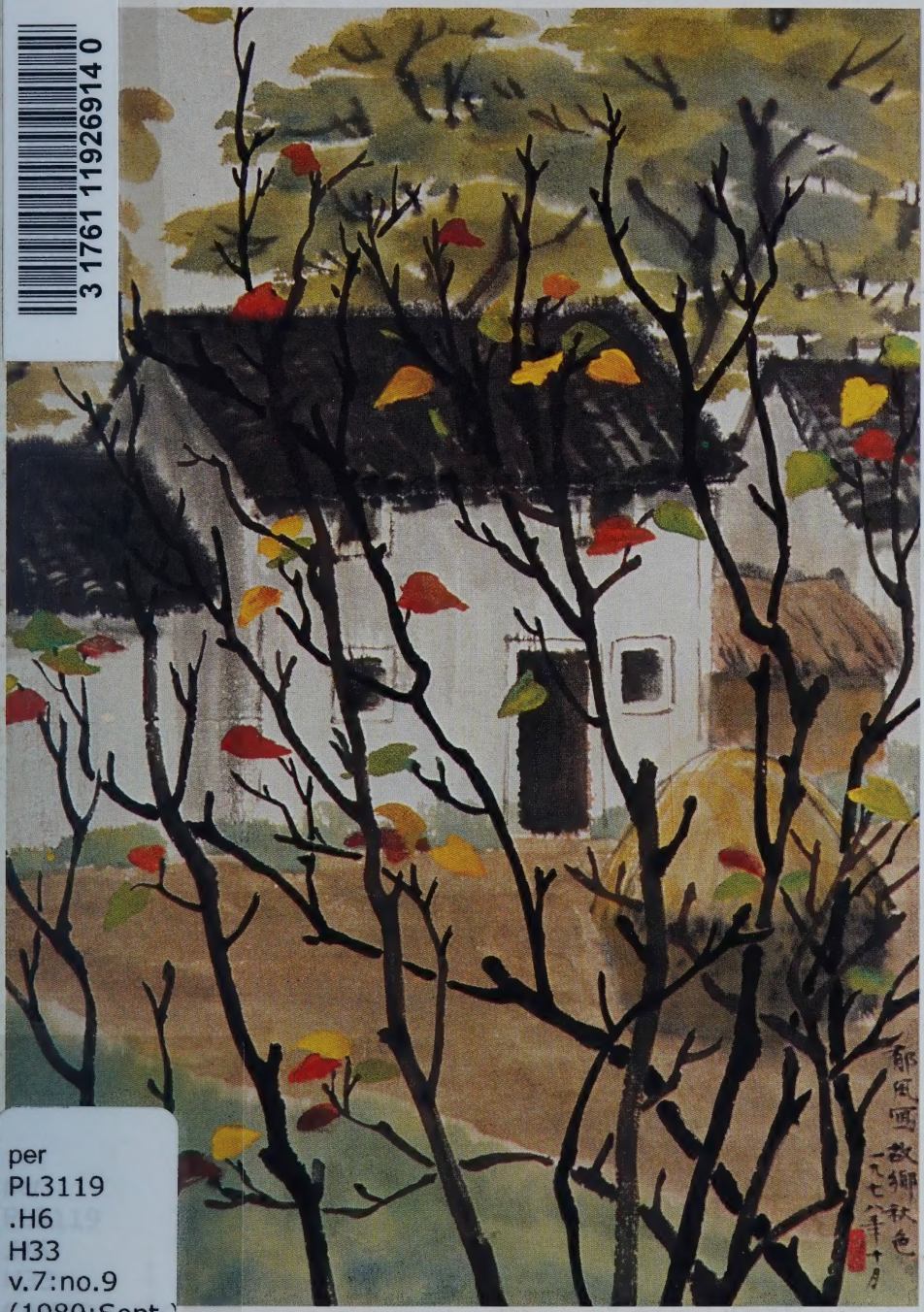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 2.50

暗香（國畫）　張綬蓀作

3 1761 11926914 0



per
PL3119
.H6
H33
v.7:no.9
(1980:Sept.)
CANADA_HK

（墨彩）　（一之鄉故的我）葉秋